花　束　集

〔捷〕爱尔本 著
劳　荣等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K.J.ERBEN

KYTICE

诗集的第一部分根据世界语转译。第二部分根据布拉格文学音乐艺术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捷文版译出。附录民间童话故事选由俄文转译。

花 束 集

Huashu Ji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170,000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9 1/4 插页3

1986年1月北京第1版 1986年1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书号 10208·218 定价 1.65 元

目　次

第二部分　歌儿一束

附　民间童话故事选

第 一 部 分

民间传说叙事诗

劳　　荣译

花　　束

妈妈死了，被送进坟墓安息，
　孤儿们留在世间。
　他们天天早晨去到墓地，
　探望妈妈想再见一面。

妈妈心疼亲娃娃，
　魂儿悠悠返回啦，
　妈妈的魂儿呀，
　化成坟头丛丛小叶儿花。

凭着花香认亲娘，
　孤儿亲吻喜洋洋；
　人人称它“母亲魂”，
　小叶儿花儿百里香。①

①这种小叶儿花就是麝香草，俗称“百里香”。斯拉夫民族都称这种小叶儿花为“母亲魂”。

母亲魂呀，民族的神话，
祖国的传说呀，小叶儿花！
从古老的坟头我把你采撷，
带给谁呀，小叶儿花？

我要把你扎个朴素的花束，
一根缎带闪闪飘；
我要带你走遍茫茫大地，
去把自己的亲人找。

也许女儿闻到百里香，
找见亲娘喜欲狂；
也许你会找到亲生儿，
他的心儿向着你——亲娘。

宝　　库

一

小山上长满了山毛榉，
　中间有个小教堂。
　矮矮的塔楼上钟声响，
　传遍丛林和村庄。
　那不是悠扬的钟声
　飘荡在近坡山旁；
　那是木梆钝钝响，
　召唤人们进教堂。

善男信女一群群，
　从四方奔来上山岗：
　今天是耶稣受难日①
　礼拜上帝来教堂。

① 复活节的礼拜五。

教堂里面空荡荡，
圣坛上盖着黑帷幔；
帷幔上挂着十字架，
唱诗班唱着‘耶稣在受难。”

瞧！小河边，树林黑沉沉，
你可瞅见一个白色的人影？
她双手抱着什么，
好象是个乡下人。
那妇人穿着节日的衣裳，
三步并成两步走得匆忙。
她胸前抱着个幼小的孩子，
从小河后面奔上山岗，
又从山岗顺坡而下，
急急忙忙奔向礼拜堂。
山岗就在眼前，
上面就是那座教堂。
她走到小河前面的山谷，
精神振，脚步紧，
微风轻轻地吹，
传来合唱的歌声阵阵。
歌声来自教堂，
唱着‘耶稣基督在受难。”
她沿着山岩把路赶：

“什么？难道说我眼睛花了？
难道说我感觉的是虚幻？”
她站住了，四下里瞧，
急忙向后把身转；
她站下了，又转身向前：
“那边树木森森,这边荆棘丛丛，
一条道路穿过田野间，
难道是我走错了方向、迷了路？
天哪,我该怎么办？
我不就站在大石旁吗？
这儿的变化怎么这样大？”
她一忽儿站住，一忽儿向前，
满心奇怪又惊讶。
她用手揉了揉眼睛，
继续向前大步走，
“天哪,这儿的变化可真大！”

长满荆棘的丛树旁，
离教堂三百步的地方，
有块大石路边躺，
什么景象在她眼前晃？
她瞧见了，瞧见了：
小山敞着一扇门，
她弄不清这里的情况。

一块石头横在路中间，
整块山岩把去路挡，
仿佛自古以来就这样。
她瞧见了，瞧见了：
地下的走廊长又长，
水晶的石壁闪闪亮；
圆形屋顶看不清，
山肚里的黑暗地方，
有堆火儿吐光芒。
火焰发出青白光，
好象夜空的月亮；
火焰发出紫红光，
好象西沉的太阳。

女人瞧着吃一惊，
直奔大门来闯一闯。
她手搭凉棚朝里看，
正瞅见那发光的地方。
“上帝,那儿有多么亮,”
她用手揉揉眼睛，
脚步更向前移动。
“啊 好奇怪的光亮！
那是什么光？”
可是她不敢再往前去，

在门外伫立观望。

她犹豫不定呆呆站，
目光不停向里看；
看着看着忘了恐惧，
好奇心推着她走向前，
她一步一步向前进，
好象有人把她招引；
她一步一步向前走，
岩洞里那脚步的回声大。
她越是向里走，
奇怪的火光越发亮。
眼看走到山洞的尽头！
可是她已晕头转向，
双手捂住脸庞，
受不住刺眼的强光。
瞧着，瞧着，她这儿瞧见的，
有谁曾经在人世间看到
那么富丽，那么堂皇，
她想那只能是在天上！

这儿敞着两扇大门，
直通大厅，无比辉煌。
四壁金光闪闪，

红宝石的天花板下，
一根根水晶柱通明透亮。
大门的两旁，
有大理石的地板，
谁没有见过就不会相信这般景象。
两个火堆吐着熊熊的火焰，
两个火堆烧得正旺。
这是不灭的神火：
左边是一堆银火，
闪着月亮般银光；
右边是一堆金火，
闪着太阳般金光。
火发光，房发光，
上下四周亮堂堂；
只要这儿有宝库，
火光炎炎多久长，
神火不灭烧得旺。

女人站在门槛上，
好象瞎子一个样；
她睁不开眼，
不能凝望火光。
左手抱着孩子，
右手想把眼睛揉亮。

她四下瞅瞅，
如梦初醒胆子壮。
她深深地叹息，
心里豁然亮堂：
“ 啊 ,老 天 爷 我 活 在 这 世 上，
吃过多少苦，挨过多少饿！
我还得挣扎，还得活。
这里的金银财宝这么多！
又是白银又是黄金，
全在地底下白放着。
只要拿上一点点，
我就成了有钱人，
我和我这个孩子啊，
就是最幸福的人！”

她默想着，她呆站着，
心里的恐惧慢慢消失了；
她在胸前划着十字，
走向白光闪闪的火苗。
她伸手拿了块银子，
又放在原来的地方；
她又拿起来端详一番，
瞧它的成色和重量。
她会不会再把它放下？

不，她已经把它藏在怀里。
成功给了她更大的勇气：
“这是上帝指点的，
指点我到地下宝库里，
他要叫我过过好日子。
要是我不听指点，
一定会违背天意！”

女人这样跟自己商量，
就手把孩子放在地上，
她跪在地板上,铺开裙子，
贪婪地抓着白银，
一个劲儿向裙兜里装：
“这是上帝指点的，
他要叫我们发财！”
从银堆里她拿着，拿着，
裙兜里装得满满腾腾。
她几乎直不起腰来，
还是往裙兜里塞，
银子已经把她迷坏！
她刚想从这儿离开，
啊呀，这儿还有个小孩！
小宝宝已经两岁，
这一切她怎么拿得过来？

能放过到手的运气吗？
岂不有点儿太傻；
可又不能两样一起拿！

瞧啊，母亲拿了银子！
孩子向她颤声喊叫：
“妈妈，”他喊着“妈妈，妈妈！”
他用小手拉着妈妈。
“别嚷，好儿子！别嚷，别嚷，好宝贝！
你在这儿乖乖地等一会，
妈妈立刻就回来！”

她说着就跑，穿过大厅，
一忽儿就把他抛在背后；
她脚步如飞，喜在心头，
穿过小河，沿坡直向树林奔走。
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
她又匆匆赶回，空着双手，
浑身是汗，气喘不休，
又站到了宝库的大门口。

微微的风儿轻轻吹，
教堂的歌声四下传。
那儿呀正在合唱

耶稣基督的受难。

她奔过大厅的时候，
只听得“哈哈，妈妈，妈妈！”
孩子狂欢笑嘻嘻，
向她拍着小手。

但是妈妈没有理他，
自管自向内厅快步走。
如今她更爱金属的光，
最爱的黄金使她昏了头。
她又跪到地板上铺开裙子，
贪婪地向大堆黄金伸手，
大把大把装进裙兜。
装得满腾腾，简直站不起身，
还是一个劲儿塞个没够！
她的心呀，跳得多么凶，
鸿运高照，她多么欢欣！

妈妈抱着黄金满兜，
孩子吓得浑身发抖，
大哭大叫拼命吼：
“妈妈！妈妈！啊，啊，妈妈！”
小手抓住她不让走。

“ 别嚷 ,小儿子 ,别嚷 ,别嚷 !好宝贝 !
你在这儿再等一会儿！”
她向孩子俯下身，
把手伸到裙兜里，
拿出两块小金币，
金币敲得响叮叮：
“ 你瞅瞅 ,妈妈有什么 !
叮叮 !你听听 ,多好听 ?”
她的心呀多么欢腾，
孩子却在哭个不停。
她又伸手到裙兜里，
抓出一大把金子，
放到孩子的怀里：
“ 瞅瞅，妈妈给你拿了什么来。
别嚷 ,小心肝 ,别嚷 ,别嚷 ,好宝贝 ,
叮叮 ,你听听 ,多好听 !
你在这儿再等一会，
妈妈立刻就回来。
玩吧 ,好好儿玩 ,小宝贝 ,
妈的娃儿呀，再等一会 !”

她跑了，跑出大厅前，
没有再把孩子看一眼；
大厅已经抛在她后面，

她走近了小河边；
揣着财宝,喜气盈盈，
穿过小河，沿坡朝着树林奔，
转眼来到她自家门。
“唉,小木屋啊,寒伧的小木屋，
现在最好快一点离开你！
对你还有什么舍不得？
你没有一点迷人的东西！
我要离开这阴郁的树林，
离开这间祖传的寒伧的小屋。
到别处我也会得到幸福，
在别处将会有我的院落！
我要快快活活走上坡路，
我要到繁华的大城市，
我要去福地仙乡，
我要为自己买地买城堡，
人们会把我看成贵夫人。
现在，再见吧，小木屋，
我再也不想在这儿生活！
我已经不是那个穷寡妇，
不会再日夜受冻又挨饿。
瞧我这裙兜,”—— 说着这些，
她洋洋得意，向裙兜里瞧瞧，
啊，要是她不瞧该有多好！

她吓得面孔象一张白纸，
她吓得浑身直打颤，
差一点儿要瘫痪。
她瞧着，瞧着——啊，瞧见了什么？
连她自己也不能相信。
她撞开破旧的木门，
直朝屋里箱子那边冲。
那口箱子存放着白银。
她打开箱子——啊，瞧见了什么？
皇天不佑善良人！
不见银子，只有石头，
当头一棒多么狠！
头巾里，裙兜里，
只见黄土满满腾腾，
不见了黄金的踪影。
竹篮打水啊，
全部好运一场空！

横财不富命穷人，
她呀没有这个福分。

二

她垂头丧气，

痛苦消沉，
万箭穿透颗母亲的心，
她惊慌恐惧失声叫，
叫得小木屋战战兢兢：
“啊呀，孩子！我的宝贝儿子！
我的宝贝儿子！—— 亲爱的！亲爱的！”
郁郁森林，隐隐回声。

她意乱又心慌，
脚步踉跄，不是在跑，
象鸟儿在飞翔，
飞向树林，飞在山坡上，
山岗上有个礼拜堂，
她在那儿上了当。

教堂吹来微微的风，
为什么听不见歌声？
唱诗班已经唱完了
耶稣基督的受难。

她再回到地下宝库的时候，
哎哟哟，她看到什么景象！
哎哟哟，离教堂三百步的地方，
在长满荆棘的丛林边，

有块巨石站在大路旁！
大厅在哪儿？——无影无踪！
那拦路的岩石，
也好象从来没有站在路中央。

哎哟哟，她多么肉跳心惊，
她怎样惊慌，叫唤，找寻，
徘徊在丛林和山岗，
面色苍白象死人！
哎哟哟，一对绝望的眼睛，
嘴唇比尸体的还要青！
瞧，她奔过黑憧憧的灌木丛，
拼命朝下边儿闯！
“唉，唉，可惜不是这个地方！”
她的皮肤被树枝划破，
两腿被荆棘刺伤。
白费了许多劲，
找不到那扇大门！

她满心恐惧惊慌，
又满肚子忧愁悲哀：
“啊，谁能把我的孩子送回？
啊，你在哪儿呀，在哪儿呀，我的宝贝？！”

“我在这里,在深深的地下!”
微风轻轻送出孩子的话声:
“肉眼是看不见我的啊,
谁的耳朵也听不出我的声音。

“地下的生活很舒服,很舒服,
我不喝水也不吃饭,
大理石的地板上,
金子叮当响得欢!

“这里分不出昼和夜,
永远不用闭上小眼睛:
我在这儿玩得多喜欢,多喜欢,
叮叮!您听,这声音多好听?”

她来回把孩子寻,
可是呀白费劲!她只有肉跳心惊,
绝望中扑地趴下,
一个劲儿扯自己的头发,
血污的面孔死人般苍白:
“啊,我该死,该死,真该死!
啊,你在哪儿,在哪儿,好宝贝?
上哪儿去找你呀,我的好宝贝?
心肝儿宝贝呀,宝贝——宝贝!”

附近的森林只有回声萦回。

三

一天过去又一天，
　一个星期如箭飞，
　一周过去一月完，
　夏日炎炎又到来。

山毛榉长在小山上，
　中间有座矮塔楼的小教堂；
　每天钟声𠳐𠳐响，
　传遍丛林和村庄。
　早晨山上钟声响，
　召唤村民做弥撒，
　上帝的圣坛前，
　虔敬的村民跪地上。

唉！谁认识这个女人，
　她低头跪地情绪低沉？
　圣坛上的蜡烛烧成了灰，
　她跪着，跪了很长一段时辰。
　仿佛呼吸已经停顿。
　瞧她那发青的面颊和嘴唇！

啊，她默默地祈求上苍。
她是谁,我不认识,但猜得准。
做完了礼拜，敬完了神，
一把大锁锁了教堂的门，
山毛榉林子里有个女人，
从山岗走下，踽踽独行。
她慢慢地走呀走呀，
绕着丛林的小道来回转，
寻找那块灰色的山岩，
那儿有块巨石站路边。
她在这儿深深地叹气，
额角埋在手掌里：
“啊,我的孩子!”
眼里淌着串串珠泪。

那是小木屋里的苦命女人，
整天悲伤，满面愁容，
沉沉的忧思千万重：
从清晨直到黄昏，
眼里不露一丝笑影，
黑夜忧伤难入梦。
黎明又来临，
离床就哀泣：
“啊,我的宝贝,我的儿!

啊，我该死！该死！真该死！
饶恕我吧，慈悲的上帝！”

整个夏季转眼过，
秋冬跟着也消逝。
抹不去心头的痛苦，
流不尽滚滚泪珠。
太阳当空照，
大地又回春：
阳光照不醒笑影，
寡妇整天泪涔涔。

四

听啊！长满山毛榉的小山上，
那矮矮塔楼的小教堂，
响出木梆的钝钝声，
传遍树林和村庄。
看哪！一队队村民
从四面奔向教堂去，
他们是敬神的乡下人——
今天是耶稣受难日。

柔和的春风轻轻吹，

　送来歌声悠悠转；
　教堂又在合唱
　耶稣基督的受难。

树林里来的那个妇女
　从山坡走近小河边。
　为什么今天脚步蹒跚？
　啊，回想起去年今日，
　她悲伤得寸步难移！
　她一步步向前，向前，
　走到了那块山岩边。

瞧啊！她眼前有什么景象？
　这儿，树林里荆棘丛丛，
　离教堂三百步的地方，
　有一块大石站在路旁。
　小山敞着一扇大门，
　一块石头站在路中央，
　石头和那整个山岩，
　好象自古以来就是那个样。

女人毛发根根竖，
　一阵阵胆战心惊；
　她的悲痛和过失

重重地压着她全身。
她战战兢兢——但是呀，
带着恐惧和希望，
纵身跳进熟识的大厅，
穿过大厅跑向长廊。

瞧啊！大门敞开，
通向最富丽的殿堂，
墙壁闪着黄金的光，
天花板镶嵌红宝石，
水晶柱儿放光芒。
大门的两旁，
在大理石的地板上，
两个火堆烧得多么旺：
左边是白银的火光，
火舌熠熠象月亮，
右边是黄金的火光，
象是永远燃烧的太阳。

一半儿恐惧，一半儿希望，
她战战兢兢走上前，
把屋子里四下看一遍。
黄金白银可能又把她诱骗？
不，她给金银的是白眼！

“哎呀,妈妈!哎呀,妈妈!”
瞧,孩子,她的孩子,
整年为他双泪流,
如今他拍着小手!

女人顾不得透口气,
浑身上下直打颤,
狠命奔过去,
双手把孩子抱胸前,
奔过长廊出大殿。

砰啪,砰啪!嘭嘭!
只听得背后山肚里声声狂吼,
狂风怒号,地裂山崩,
神号鬼哭,大地震动,
一座座殿堂倒在她身后!
“啊,圣母呀,求您保佑!”
女人气喘喘向神哀求,
丧魂落魄回头瞅。

瞧啊!又变了什么花样!
万物宁静,在这儿,丛林旁
有块大石站在大路边。
一切都是原先的模样,

那令人怀念的大门已不见：
现在教堂里正好唱完
耶稣基督的受难。

女人气也不敢透，
吓得浑身颤抖，
她没命地奔跑，
把自己的孩子抱走，
把他紧紧抱在胸前，
好象现在还为他担忧；
虽说她已经远远离开山岩，
还是上气不接下气地奔走；
她跑啊跑啊，跑过林边山坡，
她总也不回头，
又是惊慌，又是高兴，
站到小木屋寒伧的家门口。

啊，如今这个妇女
该怎样热烈地感谢上帝！
她流着泉水般的眼泪，
把孩子抱得多么紧。
她吻他的额角、小手和小嘴，
又把他紧紧抱在胸前，
她真是快乐无边！

瞧啊！他胸前什么在闪光？
　什么东西叮叮响？—— 道地的金币，
　那是去年的黄金，
　为了哄孩子玩儿，
　她留给他的碎金。

可是现在它已打不动她的心，
　它曾使她多么痛苦酸辛！
　她为它流了多少伤心泪！
　不过她还是感谢上帝，
　更紧更紧地搂着小孩。
　她得到了一个痛苦的经验：
　黄金有什么可贵?!
　孩子才是超过一切的宝贝！

五

小教堂早已倒塌，
　钟声已经喑哑；
　山毛榉丛生的地方，
　树根已经在腐烂。

老爷爷们有很多故事，

大部分已经遗忘，
但是人民至今还记着
那些有名的地方。

严寒隆冬的黄昏
青年人围坐在一起，
老爷爷总爱讲那个
寡妇和宝库的故事。

新　郎衫*

钟敲十一点，
　灯儿依旧燃，
　小灯在神前，
　光亮忽闪闪。

矮小茅屋的墙壁上，
　挂着一幅圣母像，
　圣母怀抱小耶稣，
　他象玫瑰带有小骨朵。

万能的圣母前，
　跪着一个少女：
　双手合在胸前，
　低头瞧着地面；
　泪水滚出眼眶，

捷克斯洛伐克旧时民间风俗：乡村姑娘在出嫁前要给未婚夫缝制一件结婚衬衫。

悲痛搅动在胸间。

泪珠象珠链断了线，

雪白的胸脯湿一片。

“上帝可怜！我的爸爸在哪儿？

他的坟头一片青草！

上帝可怜！哪儿有我的亲娘？

她躺在那儿——在爸爸身旁！

妹妹不到周岁就把命丧，

哥哥战死在疆场。

“我满心悲伤，有个爱人，

我可以为他献出生命！

他在国外飘零，

至今没有音信。

“他到国外去漂流，

临行前给我擦泪，叫我不要担忧：

‘种点亚麻，亲爱的，种一点，

每天把我记在心间，

第一年纺点儿线，

第二年漂白布匹，

第三年缝两件衬衫；

待到缝好了衬衫，

就把芸香的花冠编。

“我早已把衬衫缝就，
在箱子里放了好久，
我的芸香已经凋谢，
爱人呀，还在国外漂流，
他在辽阔无边的世界，
象是投进大海的石头。
三年没有一点信息，
是死是活，只有上帝知道根由！

“马利亚,全能的圣母！
啊，只有求您保护：
保佑我的爱人从国外回家，
他是我唯一的幸福之花；
叫我的爱人从国外回家，
要不就让我死了吧！
有了他，生活是春天的花，
没有他，世界使我愁煞。
慈悲的圣母马利亚！
保佑我摆脱苦恼吧！”

墙上的神像动了，
姑娘吓得尖声叫；

凄凉暗淡的灯火，
毕剥一阵熄灭了。
可能是风吹神像动，
可能是 —— 不吉利的预兆！

听！门槛外响着脚步声，
有人敲窗 笃，笃，笃！
“好姑娘，你睡了吗？
嗨，好姑娘，我已经回来了！
嗨，好姑娘，你一向可好？
你是不是还记着我，
或者心里另有了情郎？”

“啊，天哪 我的情郎！
此刻我正在把你想；
日思夜想不能忘，
正在为你祷告上苍。”

“啊，别祷告啦，快快跳出屋，
跳出屋来伴我走远路；
月儿亮亮照路途，
我来接我的新媳妇！”

“啊，我的天哪！你说什么？

我们往哪儿去，夜这样深？
狂风怒号，黑夜沉沉，
哪儿也不能去,只有等太阳升。”

“ 啊,黑夜白天何必分，
白天里我也在梦境。
趁公鸡还未啼明，
我应该和你结婚。
别迟疑，快动身，
今天你要做我的新人！”

黑沉沉呀，夜茫茫，
月儿高高挂天上，
村落无人静悄悄，
只有风儿在呼啸。

他一直走在前面—— 一跳一跳，
她放开步子跟在他脚后梢。
村子里的狗盯着这两个行路人，
一起发出了汪汪的吠声；
对奇怪的事儿汪汪叫，
也许是死人走近了。

“ 今夜多美好，正是美景良辰，

死人正从坟墓里起身，
不等你思忖，已经和你挨近，
你一点儿也不害怕,我的亲爱的人？”

“有什么可怕？你陪着我，
何况还有上帝保护。
请你讲讲，我的哥，讲一讲，
你的父亲是否还在世，身体可健康？
你的爹和你的娘，
见了我会怎么样？”

“你问得太多了,我的小亲亲！
快点儿走吧——你自会看得清。
快点儿走吧——时间不等人，
我们的路途可不近。
你右手拿的什么,我的爱人？”

“我带的是一本祷告书。”

“把它扔掉 这种祷告书，
它比石头还重。
把它扔掉！
你要跟上我,走路得轻松。”

他扔掉了她的祷告书，

他们一口气赶了十里路。

一路上跋山涉水，

经过茫茫森林、重山乱岩；

在柳树丛,在山崖上，

野狗嗥叫声汪汪；

猫头鹰把消息传报：

灾祸就要临头了。

他一直走在前面—— 一跳一跳，

她放开步子跟在他脚后梢。

那双雪白的脚，

踏着荆棘,踏着危石；

荆棘上，石头上，

留下殷殷的血迹。

“今夜多美好，正是美景良辰，

死人们又伴随着活人；

不待你思忖,已经和你挨近，

你一点儿也不害怕,我的亲亲？”

“那有什么可怕？你陪着我，

何况还有上帝保护。

请你讲讲,我的哥,讲一讲,
你的住房怎么样?
房间可整洁?可漂亮?
是不是在教堂旁?'

"你问得太多了,我的小亲亲!
可是今天你就会看得清。
快点儿走吧——时间多紧,
我们的路途又不近。
你腰里带着什么,我的爱人?"

"我带的是一串念珠。"

"啊,它象一条毒蛇,
会紧紧地缠住你!
缠住你,缠得你断气。
扔掉它,我们赶路还得加把力!"

他夺过念珠扔在地,
他们一气赶了二十里。

道路引向低洼的地方,
经过水乡,沼泽,草场,
在山洞,在沼泽,

忽闪着点点绿光：
九个一排成两行，
好象把死人送上坟；
小沟里的青蛙叫咯咯，
竟唱着送葬的歌。

他一直走在前面——一跳一跳，
她已经脚步蹒跚，东晃西摇。
多刺的野草啊，
刺伤了姑娘的两脚；
碧绿的羊齿草啊，
被鲜血染红了。
“宾客和婚筵等着我们哪，
时间飞去象支箭。
那是什么挂在你的飘带上，
在那绕着你脖子的飘带上？”

“那是妈妈留给我的十字架。”

“哎哟！这该死的金子，
它的棱角好尖利！
它刺我也刺你。
把它扔掉，你就会象鸟一样飞！”

他夺过十字架扔在地，
　他们一跳就是三十里。

瞧啊，辽阔的平原上，
　有一所高大的楼房；
　窗子狭长又狭长，
　姑娘的鲜血染在窗子上。

“今夜多美好,正是美景良辰，
　活人们正在奔向荒坟；
　不待你思忖，已经和坟墓接近，
　你一点儿也不害怕，我的亲亲？”

“啊,一点儿也不怕,始终有你伴我，
　何况还有上帝保护！
　只是请你稍微慢一点儿，
　只是请你让我缓一口气。
　我喘不过气来腿发酸，
　心儿好象挨刀砍。”

“快点儿走吧，我的心肝，
　我们很快就到那边。
　屋脊上的塔楼挂着铃铛。

"喂，好姑娘，我们已经到了这里！
我的好姑娘，难道你什么也没看见？"

"啊呀，上帝！那可是教堂？"

"不是教堂，那是我的城堡！"

"那不是坟地和一排十字架？"

"不是十字架，是我的花园！
喂，我的好姑娘，瞧着我，
高高兴兴跳过这墙垣！"

"啊，放开我吧！放开我！
你的目光那么凶恶可怕；
你吐出的毒气熏人，
你的心象块坚冰一样阴冷。"

"甭害怕，别担心，我的心肝！
我这里喜气盈门，万事如愿。
有的是肉，就是没有鲜血，
今天第一次两样俱全！①

① 这是说，墓地上有的是尸首，但是今天来了一个活人。

你的提包里是什么,我的心肝?”

“我自己缝做的衬衫。”

“多了没用，只要两件，
一件给我,一件你穿。”

他夺过提包，哈哈大笑，
把它向墙后的墓地一抛。
“甭害怕,瞧着我，
跟着提包跳过这墙垛!”

“可是一路上你总在前面走，
坑坑洼洼我都跟在你后头；
你始终在我的前面走。
跳吧,再给我指路,你在前头!”

他一跳跳过了围墙，
没有想到她变心了；
他一跳就是五尺来高，
墙外的姑娘不见了。
只有她的白衣裳
在逃跑中闪了闪光。
她躲藏的地方近得很，

她的恶客没有料到这一层！

这里有所小黑屋，
黑屋里有一扇带闩的门；
门儿在姑娘身后吱呀一声，
门闩就成了她的保护人。
屋子简陋没有窗，
只有裂缝洒进明月光；
屋子坚固似铁笼，
一个死人躺在铺板上。

哎哟！屋外何等喧闹，
鬼魂结队好逍遥；
它们叫嚣又哀呼，
抽抽噎噎唱着一支歌：

“肉体归于坟墓，
可怜啊,谁不珍惜灵魂!”

啪,啪,啪!有人擂门在门外，
她的伴侣吼声如雷：
“起来吧,死人,起来，
给我把门闩打开!”

死人两眼睁开，
　死人揉揉眼睛，
　他翻过身，抬起脑袋，
　向四下里窥探。

“神圣的上帝！请您保佑，
　别让我落入魔手！
　死人呀,躺下来,不要站起，
　愿上帝让你永久安息！”

死人又把脑袋放平，
　照原样闭上了眼睛。

啪,啪,啪，又有人在叩门，
　姑娘那伴侣把门儿叩得更紧：
“起来吧,死人,起来，
　给我把你的小黑屋打开！”

跟着这阵喧闹，跟着这个喊声，
　死人又从铺板上抬起身来，
　他伸出僵硬的胳臂，
　要把那门闩打开。

“救救我的灵魂，耶稣基督！

大祸临头，可怜可怜我！
死人呀,你躺下,不要起来，
上帝会保佑你我避祸消灾！”

于是死人又挺在铺板上，
象原先的那个模样。

外面又在敲门 啪,啪,啪！
敲得姑娘耳聋眼花！
“唉嗨！死人,起来呀，
把那个活人给我吧！”

啊呀,可怜的,可怜的姑娘！
死人第三次抬头探望，
对她转着半死不活的眼睛，
那对深陷的眼睛呀，暗淡无光。

“圣母马利亚！请您站在我一边，
替我求求情，在您儿子的面前！
过去我向您祈祷的都是错误，
啊，请您饶恕我所犯的罪过！
马利亚,慈悲的圣母！
把我救出这场灾祸。”

听！就在附近的村庄
　雄鸡已经开始歌唱；
　它刚叫出第一声，
　满村雄鸡齐呼应。

那个站起来了的死人，
　一头又栽倒在地板上，
　屋外静悄悄，没有一点儿声音，
　鬼魂消散，也不见了她那凶恶的爱人。

早晨，人们去做弥撒，
　他们在路上吃惊地站下：
　有座坟头开了个大天窗，
　死人的棺椁里坐着个姑娘，
　每一座坟墓上
　新郎衫的布片儿飞扬。

你做得对呀,姑娘，
　你符合上帝的意愿，
　让可恶的伴侣见他的阎王！
　要是你不那么办，
　你早就到了黄泉：
　你的洁白的身体
　早就象那些新郎衫的碎片！

午 间 女 妖

一个娃娃站在板凳旁，
他放开喉咙高声嚷。
“哎呀,你少给我嚷呀，
静静吧,你这个小茨冈①！

“一忽儿太阳升到中天了，
爸爸就要完工来吃饭：
可是炉子里的火熄灭了，
小冤家呀，都是因为你把我死缠!

“静静吧,瞧,骑兵和小车在这里。
玩吧！这儿还有大公鸡!”
可是乒乓! 一下子
玩具都飞到了屋角里。

孩子又发出吓人的叫声。

① 茨冈，又译吉卜赛，是欧洲流浪民族。旧时受人歧视，“茨冈”一词常作为骂人的名词。此处为“小邋遢鬼”之意。

“冤家呀,小冤孽!
你真是我的大灾星,
叫个午间女妖来吃了你!

“午间妖精呀,捉他去!
快来呀,捉走这个讨厌鬼!”
瞧啊,真的来了一个人,
妈妈把门儿轻轻地打开。

进来一个女妖怪,
棕色面孔矮身材;
拐杖支着罗圈腿,
说话好象大风吹。

“把你的儿子给我吧!”
“饶恕我吧,老天爷!”
妈妈吓得半死啦,
瞧啊——真是个午间女妖怪!

妖怪悄悄走来象影子,
步步来到桌子边。
妈妈吓得出不来气,
抢过儿子紧紧抱胸前。

妈妈抱儿四下里瞧，
　哎呀，哎呀，把儿叫！
　午间女妖偷偷向前靠，
　向前靠，伸手就要碰到了

妖怪向孩子伸出魔手，
　妈妈紧抱着孩儿不肯放：
“天主呀，救救我们！”
　她失去知觉倒在地上。

听哪，一，二，三，
　钟儿正敲十二点；
　门钩喀嚓响，门儿飞一边，
　爸爸走进门里面。

妈妈昏倒在地上，
　儿子紧抱在胸前。
　爸爸拼命唤醒了妈，
　但是儿子啊，离开了人间。

金　纺　车

一

森林边，大平原，
　马蹄铁，响得欢，
　贵人骑匹大黑马，
　驰出森林声哒哒，
　他是单人匹马。

茅屋前，他跳下马！
　叩着门 :啪，啪，啪！
“喂，喂！给我开开门！
　我是个打猎的迷路人，
　给我弄点儿水喝吧！”

走出个姑娘花一般，
　不是凡人是天仙；
　她从井里打来水，
　羞怯怯坐在纺车前，

纺着线呀纺着线。

贵人站着发了呆，
忘记了口渴要喝水；
他赞叹细线匀又软，
眼睛一转也不转，
盯住美丽的纺线女看。

“如果你还在闺中待字，
你就该嫁给我做妻子！”
贵人把姑娘拉到身边。
“啊，大人！此事我不能自己定。
只能听从我母亲。”

“可是你母亲在哪里？姑娘呀！
我在这儿没有瞧见她。”
“啊，大人！我的后娘进城啦，
她带着自己的亲闺女，
明天才能回到家。”

二

森林边，大平原，
马蹄铁，响得欢；

贵人骑匹大黑马，
又出森林声哒哒，
直奔茅屋前。

茅屋前，他跳下马，
叩着门 啪，啪，啪！
“喂 好人们，开开门，
让我的眼睛
早一点瞧见心上人！”

走出个皮包骨头的老婆子：
“喔唷唷，贵客，您有什么事？”
“我要叫你们全家大欢喜，
我要娶你的闺女做妻子，
娶你的继女。”

“啊呀，好老爷，稀奇真稀奇！
这样的好事儿谁敢想呢？
我要好好招待您，高贵的客人，
可是我还没有请教您尊姓大名？
您怎样找上了小户寒门？”

我是当今的君王和元首，
昨天偶然经过你的家门口，

请把你的女儿给我做王后。
我说的是那位美丽的纺线女，
我给你金银当报酬！”

“啊,国王陛下 稀奇真稀奇！
谁敢把这样的好事儿想？
我们真是不配啊,陛下！
但愿我们这一家，
永沐王恩春浩荡！

不过我有个建议，有个建议：
我不嫁继女—— 让我的亲闺女来顶替。
她们长得一模一样，
象一对眼睛难分上下，
她纺的线呀象丝一般细！”

“老婆子,你的建议要不得！
不要违背我的旨意，
明儿天一亮，
你就伴送你的继女
到我的王宫里！’

三

“是时候啦，起床吧，好闺女！
国王大摆筵席等着你。
我从来没敢有这种奢望。
但愿你进宫去，
把荣华富贵享！”

“打扮吧，我的姊姊，准备动身！
王宫里将喜气盈盈。
你将高居贵门，
留下我守着穷户。
唔，且受我的祝贺！”

“动身吧，我的小桃洛地亚，动身吧，
别让你的丈夫发怒啊。
你走到森林里，
就会忘记这个家。
动身吧，快快动身吧！”

“妈妈，您说说，好妈妈，
您带这把刀子干什么？”
“刀子有用处—— 在阴冷地方

我们可以挖毒蛇的眼睛。
动身吧,快快动身!”

“妹妹,你说说,好妹妹,
你为什么把斧头带?”
“斧头有用处——在丛林间
我们可以把野兽的四肢砍。
动身吧，快快动身吧。”

她们走进冷清清的丛林，
妈妈和妹妹大喝一声：
“你就是毒蛇，就是野兽！”
两个女人谋害了可怜的姑娘，
高山峡谷为她哭泣哀伤！

“现在去跟你的陛下快乐吧，
尽量去跟他寻欢作乐吧!
去抱他年轻力壮的身体，
去吻他容光焕发的额角，
美丽的纺线女!”

“娘,您叫我怎么安排?
哪里藏这对眼睛、胳膊和大腿?”
“不要把它们留在尸首边，

免得旁人又给她把眼睛四肢来添，
倒不如把它们带在你身边！”

她们走进针叶树的树林：
“我的闺女，不用吃惊担心！
你和她长得一个模样，
好象一个人的两只眼睛，
你不用吃惊担心！”

她们走近宫墙，
国王早在窗前盼望；
看到她们母女两人，
率领群臣出来欢迎，
没想到她们叛逆的罪行。

婚礼举行——阴谋得逞，
新娘满面飞笑影，
婚筵欢庆夜连夜，
笙管歌舞闹盈盈，
一直闹了七个晨昏。

第八天，天色刚微明，
国王亲征带兵行：
“祝你平安，我的妻！

我要去参加残酷的战争，
抗击敌人。

“待我得胜回，
我们爱情的花儿会重开！
暂时为了忠诚的怀念，
在家辛勤来纺线，
且把纺车勤摇转！”

四

灌木丛深邃荒凉，
被害的姑娘怎么样？
六处创伤敞着口，
生命缓缓向外流，
碧血染青苔。

命运竟突然给她这额外的宠爱，
如今死亡之夜又把她威胁。
身体僵冻血瘢干，
唉，这时间，多可叹，
但愿国王能来把她看一看！

一个陌生的小老头，

出现在林间岩石后：
灰白胡子垂到膝盖前，
他把姑娘扛上肩，
一直扛进山洞里。

“起来，童儿，时间紧，要跑得快，
拿着这架金纺车，
王宫前面去变卖，
不要金银宝贝，
只换两条大腿！”

童儿在大门里坐着，
手扶着金纺车。
王后从窗口瞧见了他：
“我要有那架纺车该多好，
它是黄金制造！

“娘，您去问问看，
金纺车卖多少钱？”
“买下吧，太太！它不贵，
爸爸不要大价钱，
只要两条大腿。”

“换两条大腿，啊呀，真稀奇！

可那金纺车我实在欢喜。
娘，您到小屋去走一回，
去拿我们小桃洛地亚的腿，
把他的金纺车买回！”

童儿接过两条腿，
匆匆赶回森林来。
“童儿,快给我活命水，
别让她的身体受伤残，
保她快复原！”

他把伤口对着伤口，
两腿又有血液畅流，
又和身体长在一起，
好象本来就是一个整体，
没有受伤的痕迹。

“童儿，你到搁板前，
去拿来那个金纺锤，
王宫前面去变卖，
不要金银宝贝，
只要两条胳臂。”

童儿坐在宫门里，

手拿金纺锤。
王后从窗里向外看：
“喔，那金纺锤跟金纺车一配，
多好的一对！

“娘，您快起身去问他，
这金纺锤用什么换？”
“买下吧，太太，它不贵。
爸爸不要大价钱，
只换两条胳臂。”

“换两条胳臂？啊呀，真稀奇！
可是我实在想要那金纺锤。
娘，您到小屋走一回，
去拿我们小桃洛地亚的胳臂，
用来换回金纺锤！”

童儿接过两条胳臂，
匆匆赶回森林来。
“童儿，快给我活命水，
别让她的身体受伤残，
保她快复原！”

他把伤口对着伤口，

两臂又有血液畅流，
又和身体长在一起，
好象本来就是一个整体，
没有受伤的痕迹。

“来，童儿，再走一回！
我有金纱锭要出卖。
拿到王宫前面去，
不要金银宝贝，
只要眼睛一对！”

童儿坐在宫门口，
手里拿着金纱锭。
王后从窗里向外看：
“金纱锭配金纺锤，
多好的一对！

“起来，娘，您再走一回，
问他那金纱锭怎么卖？”
“太太，只要一对眼睛，别的都不行，
爸爸[illegible]那么吩咐的，
只要一对眼睛。”

“只要一对眼睛？没听说过的事情！

可是,孩子,谁是你的父亲?”
“认识我的爸爸不必要。
谁想找他也找不到,
必要的时刻他会来到。”

“妈妈,好妈妈,叫我怎么好?
那个纱锭我一定要!
您再到小屋去走一趟,
去拿我们小桃洛地亚的眼睛,
好买他的金纱锭。”

童儿接过一对眼睛,
匆匆赶回森林。
“童儿,快给我活命水,
别让她的身体受伤残,
让她象原先一般!”

他把眼睛放在眼眶里,
熄灭了的火又有了生机,
姑娘睁眼四下里看,
但是她谁也没有瞧见,
只有她孤独一人。

五

三个星期过去了，
国王他得胜回朝：
“我亲爱的妻子,你好！
我临别的话儿
你是不是记住了？”

“喔！我牢记在心里，
您瞧，我买了什么东西：
一部顶呱呱的纺车，
纺锤、纱锭全是金子的，
这都是为了爱你！”

“来,我的妻,当我的面，
你纺一股爱情的金线！”
她高兴地往纺车旁一坐，
纺车一转动，她面色煞白打哆嗦。
哎呀，这是什么歌？

“嗡嗡嗡——你纺着罪恶的线！
来把国王欺骗。
你杀害了异母的姊姊，

砍她四肢挖她眼，
嗡嗡嗡——这是罪恶的线！”

“你买的是什么纺车？
为我奏着奇怪的音乐！
好妻子，再给我奏一次，
我没有听清那歌词。
纺吧,我的妻,纺吧！”

“嗡嗡嗡——你纺着罪恶的线！
来把国王欺骗。
你害死了真的新娘，
把她的位置顶替，
嗡嗡嗡——这是罪恶的线！”

“嗨，你奏着多可怕的乐曲！
不象平常的样子！
奏吧，爱妃，奏第三次，
让我再多听一遍，
纺吧,我的妻,再纺一遍！”

“嗡嗡嗡——你纺着罪恶的线！
来把国王欺骗。
你姊姊在森林的山洞里，

你夺了她的丈夫，一国之君主，
嗡嗡嗡——这是罪恶的线！”

国王一听见这句话，
立刻跳上高头大黑马；
在茫茫森林里他四处叫唤：
“你在哪里，我的小桃洛地亚，你在哪里？
我最最亲爱的，你在哪里？”

六

森林到王宫一片大平原，
一马双驮好象箭离了弦；
骑一匹高头大黑马，
马蹄铁，响得欢，
他们奔向王宫院。

结婚大典重举办，
新娘好比一朵花。
婚筵欢庆闹盈盈，
笙管歌舞不间断。
整整三个星期才尽欢。

那个丑老太婆母亲呢？

那个毒蛇女儿呢？

唉！森林里跳出四条狼，

扑在两个女人身躯上

各叼一条大腿奔四方。

她们的眼睛被挖掉了，

她们的四肢被砍断了。

当初她们怎样把姑娘害，

如今森林深如海，

同样把她们来接待。

那部金纺车怎么样？

现在它把什么歌儿唱？

它来到王宫只唱了那三次，

以后没有人再听见它歌唱，

也没有人再见它的影子。

圣　诞　节

一

死沉沉,阴森森,严寒袭窗棂,
屋里炉灶暖如春;
炉火熊熊，老太婆在打盹,
纺着细麻呀，这些姑娘们。

“转吧,嗡嗡地叫吧,我的纺车！
瞧啊,降灵节①快要过完,
圣诞节就在眼前，就在眼前！”

冬天的黄昏冷清清,
姑娘纺线多高兴，多高兴;
因为她坚信不移：
她的劳动不会白费劲。

①降灵节的意思是等待救世主诞生的日子，在圣诞节前四个星期。

未婚的小伙子会来找勤奋的女郎，
　对她说 嫁我吧,我的姑娘！
　你来做我亲爱的妻子，
　我将做你忠实的丈夫。

我做你丈夫你做我妻，
　答应我吧，最可爱的姑娘！
　纺细纱的姑娘呀，
　已在缝制结婚的衣裳。①

“转吧,嗡嗡地叫吧,我的纺车！
　瞧啊，降灵节不久就要过完，
　圣诞节已经来到门前！”

二

啊，圣诞节的黄昏啊，
　你这神秘的节日！
　你给大伙儿带来的纪念品
　是什么好东西？

给当家人送来圣诞糕，

①见《新郎衫》注。意思是姑娘答应了。

给公鸡一个蒜头；
给母牛好草料，
送母鸡一把豌豆。

把晚饭后的骨头
送给各种果树，
让吃素忌口的人
看到壁上小金猪。①

“嗨，我是个年轻姑娘，
心地纯洁坦荡。
我心里只想他呀，
他也只把我想。”

在森林下，啊，在森林下，
在老爷的水闸旁，
站着一排老柳树，
白雪盖在灰白的树顶上。

① 这两节诗里所提到的礼物，都是圣诞节的传统礼物，含有酬劳和预祝明年人畜兴旺、蔬果丰收的意思。圣诞节白天须吃素忌口，到晚上才能大摆筵席，庆祝圣诞节的降临。据捷克斯洛伐克民间风俗，人们都爱和孩子们嬉言：谁能在白天完全吃素忌口，到晚上就会看见壁上出现小金猪，他明年就会走好运。

一棵驼背的杨柳，
　秘密地俯身点头，
　在那坚冰下面，
　躲着蓝蓝的湖水。

传说半夜三更，
　正当月儿放光明，
　姑娘命里注定的男人
　就会浮现在湖中心。

嗨，半夜三更我不怕，
　先知女神也不管：
　我要去拿起斧头，
　击碎层层冰块。

我要注视着湖心，
　湖水深呀湖水深，
　我要盯着我的爱人，
　眼睛对着眼睛。

三

玛丽，哈娜，两个名字多可爱，
　两个姑娘都象春天的玫瑰一样美好；

究竟哪一个更叫人喜爱，
谁也不知道。

如果有一个对小伙子讲了话，
他就甘愿为她赴汤蹈火；
如果另一个脸上浮现浅笑，
他就会把第一个姑娘忘掉！

半夜已来临。辽阔的天空，
撒满了一丛丛小星星，
仿佛小羊儿围着牧羊人，
牧羊人呀，就是那皎洁明月。

半夜已来临，圣诞节的夜半啊，
它是夜的母亲。
新雪印着新足迹，
从村庄印到湖滨。

一个姑娘跪下，俯向水面，
另一个姑娘站在她身边：
“你在水里瞧见了什么景象？
哈娜，小哈娜，小心肝！”

“啊，我瞧见一间小屋，只是蒙蒙胧胧，

好象那是瓦茨拉夫的住房。
亮起来啦——啊，我瞧见了大门，
大门里有一个男子的模样！

“他身穿深绿色上装，
帽子斜戴在一旁，
老天爷！我认识他，是瓦茨拉夫呀，
我送他的花儿插在他帽子上！”

她心慌意乱，霍地跳起，
另一个姑娘跪在她身旁：
“祝你成功,好玛丽亚,亲爱的！
你瞧见了什么景象？”

“啊,我瞧见雾儿茫茫，
什么都迷迷濛濛；
那儿射出条条微弱红光，
我好象看见一座教堂。

“白雾里有个黑东西，
天色蒙蒙亮，我看清啦：
白衣修女们中间—
天呀！一口棺材—— 黑色十字架!”

四

温暖的风儿
　在青苗上嬉戏；
　花园和田野
　披着五彩花衣；
　一清早教堂里乐声悠扬，
　乐队后面撒了鲜花满地，
　行进着迎亲的行列。

在宾客簇拥中，
　新郎象花一般漂亮，
　穿着深绿色上衣，
　帽子斜戴在一旁，
　正象她在月老泉里所见的那样。
　如今他来迎娶新娘——
　风姿绰约的哈娜姑娘。

* * *

夏天过去了。
　田野上凉风瑟瑟。
　丧钟敲响了，
　担架上抬出尸体：

白衣修女，闪动烛光；
悲泣，哀恸，喇叭呜咽，
每个人从心底里喊出：
上帝垂怜！①

绿色的花圈献给谁？
把谁放进棺材？
她死啦，啊，她死啦，
童贞的百合花！
她宛如饱饮甘露而盛开，
又宛如横遭刈割而凋萎。
可怜的玛丽亚！

五

冬天来了，严寒袭窗棂，
屋里炉灶暖洋洋，
炉火熊熊，老太婆小病卧床，
姑娘们又把麻线纺。

“转吧，嗡嗡地叫吧，我的纺车！
降灵节马上就要过完，

① 原文拉丁文。是基督教丧礼开始的一句祷告词。

圣诞节就在眼前！

“啊，圣诞节呀，
你是充满奇迹的夜晚！
不管什么时候想起你
我的心呀，象被万箭射穿！

“去年的今天，
我们坐在一起。
还不到一年，
我们短了两个姊妹！

“她俩有一个头戴螺纹帽①，
如今缝着婴儿的衣衫；
另一个已经离去三个月了，
她在黝黑的泥土里腐烂，
可怜的玛丽亚！

“我们也这样坐着，
好象今天和昨天。
再过不到一年——

① 捷克旧时风俗：乡村姑娘出嫁后，把头发包起来，戴上这种简单的便帽。

又会轮到我们谁的身上？

转吧，嗡嗡地叫吧，我的纺车！
世间万物在轮转，
人生如梦幻！”

但是啊，面对茫茫黑暗，
与其揭开未来的帷帘，
识破可怕的必然，
不如暂借幻想且沉湎！

小　鸽　子

一条田间的小路
　穿过一片坟墓；
　年轻漂亮的寡妇
　一边走一边啼哭。

她哭泣,她痛苦，
　舍不得自己的男人。
　这是最后一次呀
　她伴着他同行。

一个潇洒的美少年，
　帽上插着羽毛一片，
　离开白墙的房屋，
　在草地上溜马消遣。

“不要哭，莫悲伤，
　年轻漂亮的小孤孀!
　不要把眼睛哭坏了,

听我的好话细思量！

“不要哭,莫悲伤，
小孤孀，美丽的玫瑰花！
既然你丈夫死了，
那就把我当丈夫吧！”

她哭了一天，
第二天悄悄过去了，
到了第三天，
痛苦慢慢消失了。

不到一星期，
把死人忘记了。
一月还不满，
她缝好了新郎衫。

喜气盈盈的小路
穿过一片坟墓。
从那儿驾车而过的，
正是新郎和新妇。

是结婚的盛典，
是喧闹和欢喜。

躺呀，新娘，
躺在新郎的怀里。

是结婚的盛典，
是悠扬的乐声。
他把她抱得紧紧，
她只是喜笑盈盈。

笑吧，笑吧，新娘！
你笑得多美好。
地下的死人，
再也听不到！

拥抱你的心上人，
不用受怕担惊。
棺材狭小得很，
死人翻不了身！①

吻吧，尽情地吻吧，
吻你想望的面颊。
你过去吻过的人

①捷克民间传说：死者的家属如子女等，做了不体面的事情，死人在棺材里便会翻身。

决不会死而复生！

*　　*　　*

时间在飞跑，
　万物在变换，
　不存在的，将会来到，
　存在过的，一去不复返。

时间呀，飞跑，
　一年好象一个钟点；
　只有犯罪的阴影，
　一直和她纠缠。

亡人躺在九泉，
　已经过去三年了；
　在他的坟头
　长了青青的新草。

青草茵茵的坟头，
　长了棵小橡树，
　一只白色的小鸽子，①
　在橡树上端坐。

①捷克民间传说：鸽子是死人的灵魂。

它端坐着，端坐着，
　悲悲切切地啼叫。
　谁听到了它，
　心儿都要碎掉。

有一个女人听了，
　心头受尽万般煎熬。
　她扯下头发，
　恐怖地嘶叫：

“不要啼叫,不要哀号，
　不要在我耳边这样吵闹。
　你残酷的歌声呀，
　把我的灵魂揉碎了！

“不要啼叫,不要埋怨，
　我的脑袋那么晕眩；
　或者你干脆点吧，
　让我的脑袋碎裂！”

河水流呀，流呀，
　后浪追赶前浪，
　漾漾的波浪里，

　　漂着白色的衣裳。

忽而水面露出一只脚，
　　忽而一只手又漂浮在水面上。
　　不幸的女人呀，
　　为自己找了个葬身的地方。

人们把她拖上岸，
　　悄悄把她掩埋，
　　那儿有大大小小的路
　　交织在那长着黑麦的田野。

她不被容许
　　有什么墓地，
　　只有一块巨石
　　压着她的身体。

但是呀,巨石
　　并非不可容忍，
　　世俗的咒骂
　　比巨石沉重万分！

柴霍西的刑床*

一

树林上空浮着濛濛灰雾，
　好象鬼影般排成队伍；
　仙鹤正在飞向旁的地方，
　原野和田园荒凉而又凄楚。
　西风冷冷清清地吹着，
　黄叶儿唱着沉默之歌。
　这是熟悉的歌儿，每到秋凉
　橡树的叶儿又把它吟唱。
　但是懂得它词儿的人很少，
　谁听懂了就不再欢笑。

陌生的圣地朝拜者穿着灰袍，
　长杆十字架拿在手上。
　你带着念珠，究竟是什么人？

* 流传于捷克的基督教早期的传说。柴霍西，又译扎霍什。

你上哪儿去，现在临近黄昏？
你光着两脚，要赶到什么地方？
秋寒已重，露水冰凉。
在这里留宿吧，我们是好心人，
善良的客人，大伙儿欢迎。

亲爱的朝圣者！——你可还年轻，
你的下巴还没有爬上胡须一根根，
你的面庞呀象美人儿般鲜嫩，
但是呀，面孔为什么这样憔悴萎顿？
你的眼睛在眼眶里陷得多深！
也许你心头埋着伤心事？
也许不幸使你灵巧的身躯
佝偻俯地，象白发苍苍的老人？

漂亮的年轻人啊，不要夜行，
我们会帮助你，尽其所能，
尽量使你感到高兴。
不要走啦,来,先歇歇！
百病自有百药医，
信心就是仙丹灵药。

他不听,不看,也不抬眼皮,
不可能把他从梦里唤醒！

瞧啊，他已经在一丛灌木后隐遁，
愿上帝保佑他旅途康宁！

二

辽阔的原野，广大的原野，
原野里有条道路长又长，
路旁有座小山岗，
一棵瘦弱的树儿站在山顶上。
那是瘦弱的枞树—— 却没有枝杈，
只在上面钉着块小木板，
木板上画着一幅
伸展双臂的耶稣像。
向右边低垂着流血的脑袋，
被钉穿的双手左右伸开。
双手指着两边的世界，
指着通到两个相反方向的路：
右手指着发出光明的东方，
左手指着西方—— 黑夜茫茫。
东方是天国的大门，
住着上帝的圣徒们——永恒的天堂；
谁做了好事,就有希望
和他们快活地同住一堂。
但西方是地狱的大门，

那里呀，痛苦无告的火海熊熊，
那里呀，恶魔把该死的鬼魂送进火轮。
耶稣啊！让我们走向右边，
再从左边救出你的儿孙！

我们年轻的朝圣者趁着晨光熹微，
在小山岗上双膝跪地，
一只手紧紧扶着十字架，
虔诚地拥抱着枯木朽枝。
他一忽儿喃喃微语，满面泪珠，
一忽儿深深叹气，无限痛苦。

就这样告别了他亲爱的姑娘，
这是最后的告别啊，亲爱的青年，
他要走向陌生的世界，
甚至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再见。
再来一次最后的热烈的拥抱，
再来一次亲吻，象烈火燃烧。
保重吧，令人想望的姑娘，
不幸的时光逼我离开故乡！①

他面如死灰，目光冰冷，

①这一节诗象征他和十字架告别，这是用美人香草象征宗教信仰的一例。

可是心里燃烧着熊熊野火，
瞧啊、朝圣者从地上站起，
向西方迈开了急促的脚步。

他很快消失在密密的丛林背后，
上帝啊,一路上对他多多保佑！

三

巨大的山崖在深林里矗立，
山崖下躺着一条通过榆林的道路，
山崖上挺立着一棵巨大的橡树，
它是几百岁的国王，统治着永恒的荒漠。
它把秃脑袋伸向天空，
翠绿的肩膀亭亭如盖垂向四方；
坚硬的树皮留着雷击的伤痕，
腐烂的树王披着斑驳的衣裳。
它身上有一个巨大的洞穴，
正好是林中野兽安然过夜的地方！

瞧啊！什么人的高大吓人的身躯
躺在这棵橡树的青苔床上？
是野兽还是穿熊皮的人？
难道人会变成这个模样？

他的身体——象岩石摞着岩石，
他的四肢—— 象橡树的枝干，
头发和胡须混在一起，
浓密的眉毛爬在乌黑的脸上；
眉毛下一对眼睛炯炯闪光，
好象青草里的毒蛇
那冒着蒙蒙毒气的目光。
这是什么人？他的额角雾气腾腾，
在琢磨些什么歪门邪道。
这是什么人？为什么在这野外荒郊？

什么也别问！只要瞅瞅
道路两边的丛林 只要问问
在这里腐烂的骨头；
你问问那些冷酷的黑色的客人①，
它们在这儿飞来飞去，呫咕啼叫。
他们曾经见得多——现在晓得更多！

瞧啊，绿林好汉忽然从床上跳起，
两眼盯着大路，闪出凶猛的光芒；
他在头顶上挥舞着一根粗棍，
他一跳一跳站到路中央。

① 指乌鸦。

谁从大路上走来？——个穿道袍的青年，
手执一个十字架，腰挂念珠一串！
逃走吧，小伙子！快转身逃命！
你的旅途将把你带上死路。
人命不遭横祸本来就短促，
我们将惋惜你的妙龄青春！
快使出全力转身逃命，快快逃命，
别让巨棍猛落，
把你的小脑袋砸成碎粉！

他痛苦深重，听不见，看不见，
踏着缓慢的脚步继续走向前，
他该去把自己的生命贡献。

"站住，蛆虫！你是干什么的？上哪儿去？"

朝圣者站住了，抬起苍白的面孔：
"我是该死的东西，"他低声回答，
"我走向地狱，走向恶魔的老家！"

"哈哈！走向地狱？——在这儿，
我坐了四十年，见闻不少，
可是从来没有人

对我唱过这样的曲调！
哈哈！走向地狱？你不用辛苦，
我送你去，你连口气都不用喘！
等到我阳寿已尽，
也许我陪你共进早餐！”

“你不要侮蔑上帝的仁爱！
我还没有出生，
父亲为了尘世的财富，
受了魔鬼的作弄，
立下血书把我卖给了地狱。
上帝仁爱无边！
十字架将粉碎地狱里恐怖的铁槛，
用它全部威力战胜撒旦！
上帝仁爱无边！他会暗中保祐，
让我这个文弱的朝圣者胜利归来，
让我从地狱的黑夜中把卖身契赎回。”

“你说什么？—— 这四十年来，
被我打入地狱的人有多少，
可是直到如今有谁回来了？
听着，蛆虫！你的皮肉柔嫩，
我吃腻了粗硬的兽肉，
今晚正好换一顿嫩羔鲜羹。

虽说直到如今我没有放过一人，

没有一个人曾经逃过我多节的木棍，

但是我还是放你，放你前行！

我放你，蛆虫！可是有一个条件：

发个誓：以后你要老实告诉我，

在地狱里看到了什么，有什么领悟！”

朝圣者站起身来，

高举进香棒划着十字：

“我用十字架的荣誉发誓，

一定捎给你地狱里可靠的消息！”

四

冬天过去了，山上化雪了，

山谷里雨雪汇成洪水；

仙鹤从远方回来了，

可是我们的朝圣者尚未回归。

树林的枝干披绿戴翠，

灌木边的紫罗兰吐出芳香；

夜莺倾诉着长篇的传说，

可是地狱里没有传来一点音讯。

春夏过去了；白天已经缩短，
西风送凉，树叶飘零，
地狱里没有传来一点点音讯。
朝圣者还能不能回来？
是不是他在半路倒毙？
是不是地狱已经把他吞噬？

绿林好汉站在橡树下，
从他的高台上恼恨地注视西方；
他坐下嘟嘟囔囔“：经过多少人，
没有一个逃出我的多节棍！
只有一个人我信了他发的誓，
只放过了一个人 —— 可他背信弃义！”

“ 哦，他没有背信弃义！”
朝圣者的声音同时响起；
他挺直身躯睁着严肃勇敢的眼睛，
他的额角浮着冰冷的宁静，
从他苍白而高贵的脸上
仿佛放射着太阳的光芒。

“ 我没有背信弃义！我是上帝的有罪的仆人，
我既已立誓就不惜赴汤蹈火；
现在我再一次对你发誓，

用神圣十字架的荣誉发誓：
我已经给你带来地狱里可靠的消息！”

绿林好汉听罢一阵震惊，
他跳起身来抓起武器；
但是他们四目相接，
仿佛触了电，他呆若木鸡。

“在这儿坐下 好好听我
对你讲地狱里恐怖的故事；
我的话证明上帝的愤怒，
可是上帝的仁爱是无边的！”

朝圣者讲他在地狱里看到的一切：
火海里凶恶的魔鬼结队成群；
所有的生命和永恒的死亡结成兄弟，
那里新鲜的刑罚层出不穷。

绿林好汉坐在橡树下，闷闷不乐，
他 言 不 发—— 向前瞪着双目。

朝圣者讲他在地狱里经历的一切：
鬼哭神号，骂天咒地，
一片救命的呼声，

但是这里没有安慰、没有救援的人，
只有永恒的诅咒，万劫不复的沉沦！

绿林好汉坐在橡树下，闷闷不乐，
他一言不发，向前瞪着双目。

朝圣者讲他怎样凭十字架的神力，
制服了地狱之王撒旦，
命令那设下骗局的魔鬼，
把血书的卖身契归还。
魔鬼抗拒地狱之王的旨意，
不肯缴还那卖身的文契。

撒旦大发雷霆，一声咆哮：
“放他到地狱的澡塘里洗澡！”
鬼卒奉旨准备好澡塘，
一边是烈火，一边是冰霜。
他一边烤得象烧透的木炭，
一边在冰块里冻得皮开肉绽；
鬼卒瞧着已经差不多，
又把冷冻的一面翻过去烤火。
魔鬼惨叫哀号，象蛇一样扭曲，
直到失去知觉，神志迷昏。
撒旦一摆手，鬼卒退一旁，

魔鬼又恢复了新的力量。
但是一释放，他又有了生机，
还是不肯交出那血写的卖身契。

撒旦大发雷霆，又发令一道：
“叫他和地狱小姐拥抱”!
这是个铁铸的姑娘，
她伸出铁棒似的双手，
把魔鬼紧抱在残酷的胸膛，
魔鬼的骨头格格乱响，
他狂号乱叫，象蛇一样扭卷，
终于失去知觉，气息奄奄。
撒旦一摆手，小姐放开臂膀，
魔鬼又恢复新的力量。
但是松了刑，透了口气，
他还是不肯交出血写的文契。

撒旦大喊一声，发出最后判决：
“把他抛进柴霍西刑床!”

“抛进柴霍西刑床?抛进柴霍西刑床?”
绿林好汉惊慌失色地叫嚷，
哆嗦的身体宛如白杨颤抖，
涔涔汗珠渗出他粗砺的额头。

“柴霍西刑床！—— 柴霍西，
妈妈教我编席的时候，
她给我在苔藓上铺好席子，
又给我盖上狼皮的时候，
她常常提到这个名字。
如今地狱里真有柴霍西刑床？
请你这个上帝的仆人给我讲讲
地狱里柴霍西刑床的情况！”——

“上帝的处罚公正严明，
可是他不宣布永恒的判决。
我不清楚你到地狱里该受什么刑，
但决不会小于你一生的罪孽。
你该知道，那魔鬼一听撒旦的话，
害怕柴霍西刑床的刑罚，
乖乖地交还了血写的文契！”

山坡上的百年老松
傲然把头顶伸向天空。
突然受到斧砍，垂下脑袋，
它沉重的身躯震得大地颤动。

森林里的野牛浑身是力，
把粗壮的树木连根撞掉。

突然受到枪刺，一阵摇晃，
在死亡的痛苦里哼哼摔倒。

绿林好汉也是这样。这消息把他击倒，
他在死亡的恐怖里倒了下来；
满地翻滚，打着脑袋，嘶叫哀号，
在尘土里抱住朝圣者的两腿：
“可怜可怜我,救救我,上帝的仆人！
不要让我到地狱的刑床上去受刑！”

“不要这样求我！我是蛆虫，和你一般，
要不是上帝的仁慈，我早已送命九泉。
求上帝的仁慈吧，向他乞求灵药，
你快忏悔吧，趁现在还有时间。”

“我怎样忏悔？您瞧我这根大棍，
它上面有多少刻痕！
您有办法不妨数数它们，
一个刻痕就是一条人命！”

朝圣者拾起柴霍西的木棍①，
那是结实的苹果树干做的，

① 这个绿林好汉的名字也叫柴霍西。

他把它插进坚硬的崖顶，
好象把一根细枝插进耕过的土地。

“跪在你血债累累的证人面前，
日日夜夜跪着,残酷的罪犯！
不要计算时间，也别管饥渴，
只计算你一生犯了多少罪，
哀求上帝，请他饶恕你的罪过。
你的罪恶滔天，没有先例。
你的忏悔也就难说哪天完结，
可是上帝的慈悲是无边无岸的！
且在这儿跪着——等我回来，
待到我一旦求得上帝对你的慈悲！”

朝圣者这样说着，又上了路。
柴霍西跪着，长跪悔过；
不食不饮，日夜长跪不起，
他呀，哀哀求告上帝；
日月如梭,大地雪飘，
严寒早已来到，
但是柴霍西依旧长跪哀求，
徒然等待着朝圣者的援救，
他没有来，没有回到他身边。
愿上帝宽恕跪着忏悔的大汉！

五

七十年飞一般逝去，
这世界经过多少变迁。
昔日呀呀学语的婴儿，
如今老态龙钟，走向墓地。
但是这样的老人为数不多，
其余都已埋进了土里。
如今是另一个世代——
陌生的面孔，陌生的人间。
只有淡淡的蓝天上的太阳，
只有它呀，没有变幻无常；
多少世纪前就曾给人们温暖的阳光，
如今也使你欢畅！

又是春天。微风习习，
草地上嫩草儿摇晃；
夜莺又讲她的故事，
紫罗兰又喷吐芬芳。

森林深深，榆树结成浓荫，
树荫下走着两个朝圣者：
伛偻的小老头，年迈龙钟，

他手持主教的笏杖，
俊俏的后生扶他同行。

“等等,我的孩子,我要歇歇腿，
多么渴望休息呀,我的灵魂！
我多么渴望躺在祖先的身边，
但是上帝赋予我别的使命。
上帝仁爱博大！将他的仆人
度出了地狱的大门，
还给以主教的神圣职分，
我的灵魂就是对上帝的称颂。
啊，造物主，我坚决相信您。
愿大地笼罩您的光荣！
孩子，我渴坏啦，你四下瞧瞧，
如果不是我神魂颠倒，
我感到你会就近找到清泉，
让我完成使命，了却生平心愿。”

小后生离开老人，走向森林，
要为老人把清泉找寻。
他穿过密林草丛把荆棘攀，
见一块爬满藓苔的山岩。
他突然在这里站住了，
漂亮的脸儿闪出惊讶的光，

仿佛蝙蝠在黄昏的天空飞翔。
一股异香向他轻送，
他感到沁人肺腑意蒙蒙，
象是到了天国的乐园。
小后生穿林攀藤，
爬到山岩的最上层，
他眼底下出现了奇景：
岩顶有棵苹果树，
浓枝密叶好精神，
珍奇的果实挂满身，
那是金苹果——它散发出
满林子奇异的芳芬。

小后生的心扑腾跳跃，
奕奕的目光闪出欢笑：
“啊呀，准是，准是！仁慈的上帝
在这儿给小老头显现神迹：
不用清泉，叫野林荒岩长出仙果，
好让小老头恢复体力。”

他高兴地刚向苹果伸手，
但又立刻胆怯地退后。

“放手，别摘——你没有种树啊！”

一个重浊的声音教训他。
声音很近，仿佛从地下上升，
四周却不见一个人影。
他身边只有一个砍断的大树墩，
树墩爬着带苔藓的黑莓藤，
稍远地方有棵老橡树的残根，
击碎的树身留下个大窟窿。

小后生绕着树身走一圈，
他仔细观察这方圆的地面。
可是他没法找到一点痕迹，
说明曾经有人到过这里，
这儿呀，只有荒凉死寂。

“也许是我的耳朵出了毛病？
也许是远处的野兽嘶鸣？
也许是山崖里流水的声音？”
小后生这么自言自语“：管它呢！
他又伸手把苹果摘。

“放手，别摘——你没有种树啊！”
重浊的声音更严厉地告诫他。
小后生寻找那个声音，
瞧！黑莓藤里的大树墩

动了动,忽然从藓苔中
有两条胳臂伸向小后生，
象一对茫茫雾夜的蜡烛，
胳臂上有一对火红的眼睛，
从灰沉沉的藓苔下把他紧盯。

小后生吓掉了魂，划着十字，
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
象惊慌的鸟儿被赶出了窝，
不顾什么障碍，也不管什么道路，
从山岩上一直向下飞奔；
荆棘把他弄得鲜血满身，
他奔到小老头面前倒地哼哼。

“啊,先生,先生！这树林是个鬼地方：
岩顶平地上，有棵苹果树，
春天结的苹果闪闪放金光，
可是有个大树墩不许我摘苹果。
那个大树墩啊，说着话，瞪着眼，
谁走向苹果树，它就把谁阻挡。
啊,先生啊,这是魔鬼统治的地方！”

“你错了,我的孩子！这是上帝的仁爱
显出的奇迹——该感激他的恩宠！

我看，我的巡礼已经到达终点，
我很愿在这儿的地下长眠！——
你再给我最后跑趟腿，我的孩子！
领我上去,到那岩顶的平地。”

小后生遵照吩咐：先开出一条路，
随后把小老头儿搀扶。

他们走上岩顶，走向苹果树，
啊！大树墩竟向小老头鞠躬，
还伸出一条胳臂连连欢呼：
“啊呀,老爷子,老爷子 等得我好苦。
瞧，您种的树已经结果，
啊,摘吧,老爷子！这是您亲手种的树！”

“柴霍西！柴霍西！你且平静！
我在临死前给你带来和平！
上帝的仁爱真是无边无岸，
它把咱俩救出了地狱的刑床！
我自由了，你也免了罪。
让我们两人的骨灰就在这儿埋葬，
让天使把我们的灵魂送上天堂！”

“阿们！”柴霍西说。一下子，

他崩成了千万粒灰尘；
只有黑莓在纪念他，
荒岩上依然爬着乱藤。

小老头同时也倒地身死，
朝圣者了结了他的世俗的漫游！
也许是要完成主人的遗志，
小后生自个儿在树林里长留。

但是就在那一刻，在他头上
两只白鸽凌空飞去；
它们振翼欢飞，欢飞，
和天使们的唱诗班合在一起。

水　　妖

一

黄昏落到湖面上，
　水妖在白杨树上把歌儿唱：
　“月亮升，放光芒，
　让我的针线缝得棒！

“我在缝一双鞋，鞋一双，
　水里陆地都用得上。
　月亮升，放光芒，
　让我的针线缝得棒！

“今儿礼拜四，明儿礼拜五，
　我缝呀，缝呀，缝衣裳。
　月亮升，放光芒，
　让我的针线缝得棒！

“缝得红鞋绿衣裳，

明儿我要进洞房。
月亮升,放光芒，
让我的针线缝得棒!”

二

天色微微亮，姑娘就起床，
换下的衣衫往包袱里装：
“我要到湖上去,娘，
洗我那一堆衣裳。”

“啊,不要去,不要去湖上，
今天你呆在家，我的好姑娘！
夜里我做了一个不祥的梦。
不要去,好闺女,不要去湖上!

“我梦里给你穿白衣裳，
把珍珠挂在你脖子上，
给你穿上雪白的白裙。
不要去,好闺女,不要去湖上。

“白衣裳里藏着悲伤，
珍珠里有眼泪隐藏，
礼拜五的日子不吉祥，

不要去,好闺女,不要去湖上。”

女儿坐立不安心慌张，
有什么东西在赶她去湖上，
有什么东西在逼她去湖上，
呆在家里她心头烦闷不欢畅。

她向水里抛下第一条手绢，
小桥在她脚下分两半，
水波旋转翻作湖底浪，
吞没了年轻的姑娘。

湖底滚滚翻白浪，
小圈大圈浪追浪；
崖边白杨上，
绿衣的矮子喜洋洋。

三

在那水乡里，
凄凄惨惨戚戚，
白睡莲下的水草里，
鱼儿和鱼儿在嬉戏。

这里太阳的微光照不到，
　　一丝丝微风也不见。
　　寒冷,静寂—— 好可怜，
　　没有一点希望在心间。

在那水乡里，
　　凄凄惨惨戚戚；
　　在半明半暗里，
　　时光一天天逝去。

水妖的宫殿真宽敞，
　　金银珠宝堆满仓。
　　但是没有一个人
　　愿意来把客人当。

不管他是谁，
　　一旦踏进水晶殿，
　　他的亲人呀，
　　很难和他再相见。

水妖坐在宫门里，
　　把他的网儿来修理，
　　他年轻的娇妻，
　　哄着怀抱中的孩子。

“睡吧,睡吧,快睡吧,
我的小宝宝呀小冤家！
你还对我微微笑，
我呀痛苦揪心不如死了好。

“你高高兴兴
向我伸着两只小手。
我呀,倒不如
躺在陆地的坟里头。

“埋在那陆地的教堂后,
埋在那黑十字架下面,
好让我亲爱的妈妈,
和我离得更近一点。

“睡吧,睡吧,快睡吧,
小儿子呀，我的小妖怪！
我怎么能够不伤心,
想念我的亲妈妈？

“可怜的妈妈为我操心：
给我找个什么样的女婿才称心。
如今一点没有料到,

她已经把我嫁出去了！

我出嫁了呀，出嫁了，
但是呀，我遭了殃：
黑大虾来当媒人，
鱼儿当了我傧相！

我的男人呀！—— 愿上帝垂怜！——
他水淋淋呀,走上干燥的土地，
把人们的灵魂
藏进水中的小坛里。

睡吧,睡吧,快睡吧，
绿发的儿子呀，小妖怪！
你的妈妈呀，
没有嫁到称心的人家。

“他撒下了网罗，
欺骗我，捉住我，
除了你，我的宝宝，
我这里没有别的欢乐！”

“你在唱些什么歌呀,我的老婆？
我不许你唱这样的歌！

你的那支该死的歌，
惹起我一腔怒火。

“别再唱了,我的老婆！
气得我的周身直冒火。
要不，我叫你变一条鱼，
这样的事儿我做过许多！”

“不要愤怒,不要愤怒，
水妖呀，我的丈夫！
别对被弃的残玫瑰
再糟蹋呀再折磨！

“我的青春象新长出的树枝，
你把它一折两半；
可是直到如今呀，
你没有让我称心如愿。

“我请求过你一百次，
对你好言好语地一再讲：
给我时间，哪怕短暂的一瞬，
让我去看看我的亲娘。

“我请求过你一百次，

我的眼泪流成了河，
请你让我最后一次
去跟妈妈告辞！

“我请求过你一百次，
对你双膝跪下来 ；
可是你的铁石心肠呀，
怎么也不肯软下来！

“不要愤怒,不要愤怒，
水妖呀,我的丈夫！
要是你已经发火，
那就随你摆布！

“要是你叫我变条鱼，
为了让我不说话；
还不如叫我变石头，
它没心没肺没嘴巴。

“还不如叫我变石头，
没有感觉没有思想；
我就永远不会抱怨
这里没有太阳光！”

“我很愿意,老婆,我很愿意
相信你所说的话。
可是把小鱼放到大海里，
谁能够再把它抓住？

“我不想禁止你
去看看你的妈妈：
但是女人的荒唐想法，
我实在害怕！

“好,我就允许你，
允许你走出湖底：
可是我命令你，
不能违背我的旨意。

“不许拥抱你的母亲，
也不许拥抱别人。
要不,你的陆地上的爱情
会和水里的爱情同归于尽。

“从早晨到黄昏，
不许拥抱任何人：
晚祷钟声前
重新回到湖中的宫门！

“从晨祷到晚祷，
给一天假足够了；
但要留下小宝宝，
作为担保！”

四

夏去秋来没太阳，
不知会是什么景象？
亲人相见不拥抱，
还会有什么味道？
久别亲人的女儿呀，
要是她又拥抱妈妈，
唉，谁能责备她，
这想念亲娘的女儿家？

女儿和母亲互相安慰，
两人整整哭了一天：
“再见吧,我的亲娘！
啊，我一见黄昏心发慌！”
“甭怕,我的小心肝！
根本不用怕那个杀人犯；
要是他来到我家，

我呀决不能饶他!”

黄昏来了——绿发水妖
在院子里来回蹓跶;
门儿关得紧又紧,
黑屋里坐着母女两人。
“甭怕,我的小心肝!
湖里的杀人犯,
在陆地上妖术没法施展,
一上岸就对你没办法!”

晚祷的钟声刚打完,
啪!啪!响起叩门声:
“该回家啦,我的老婆!
我晚饭没吃饿得很。”
“滚蛋!滚开我家门槛,
滚蛋,狡猾的杀人犯!
从前你吃什么晚饭,
照旧到湖里去吃一餐!”

半夜里,破旧的门响起来
啪!啪!又敲门了:
“该回家啦,我的老婆!
给我铺床好睡觉。”

“滚蛋,滚开我家门槛,
滚蛋，狡猾的杀人犯!
从前谁给你铺床叠被,
你照旧去找谁!”

早霞闪闪放光芒,
第三次响起敲门声 啪! 啪!
“该回家啦,我的老婆!
孩子在啼哭,给他喂奶吧!”
“啊,娘,痛苦呀,真痛苦,
为我的小儿子，心都碎啦!
妈妈,我的好妈妈,
让我走吧,让我走吧!”

“哪儿也不要去,我的好闺女!
水里的凶手花言巧语欺骗你;
虽说你疼你的小儿子,
我为你更是担心更忧虑。
滚蛋,你这刽子手,滚回湖里!
我的女儿什么地方也不能去;
要是你的孩子哭个没有完,
就把他抱到我家门槛前。”

风暴在湖上呼啸,

婴孩在风暴里哭叫。
哭声象一根根针儿刺人灵魂，
一忽儿就悄然无声。
“ 啊呀 ,呜 ,呜 ,呜 ,我的娘 !
这哭声叫我通身冰凉。
我的妈呀，我的亲娘，
水妖实在叫我害怕心慌 !” ——

门外倒下了什么东西，
湿湿的是一摊鲜血；
老妈妈打开大门，
谁能说出她怎样吃惊！
老妈妈吓得落魄丢魂，
血水里躺着两个东西：
一个没有身躯的孩子的脑袋，
一个没有头的孩子的身体。

柳　　树

他坐下吃早饭，
　跟他年轻的妻子攀谈：

“我的妻，亲爱的！
　你是一向诚实的，

“你是一向诚实的，
　有一件事你却保守秘密。

“我们结婚已经两年，
　有一件事叫我不安。

“我的妻，亲爱的伴侣！
　你睡觉是怎么回事？

“黄昏躺下时你精神奕奕，
　夜里你的身体象具死尸。

“ 一动不动，没有一点声息，

也没有一点活人的神气。

“ 你的身体冰凉，

象是要腐烂的尸体。

“ 就连你的小儿子，

苦苦地哭唤也叫不醒你。

“ 我的妻，小亲亲！

你是不是生了什么病？

“ 如果是病魔把你缠，

有病还是早点看！

“ 田野里多的是药草，

也许有的能把你治好。

“ 如果药草治不好，

符咒一定能奏效。

“ 符咒能唤雨呼云，

保护船只乘风破浪。

“符咒能驾火驱风，
　　劈开山崖,缚住蛟龙。

“它能从天上摘下星星，
　　自然也能治好你的病！”

“啊,我的丈夫,我的主人！
　　没用的话儿不要讲。

“娘胎里带来的病，
　　没处去找药来治。

“命运之神让谁当哑巴，
　　谁就不能说出话！

“虽说我躺着气都没有透，
　　可是一直有上帝保祐。

“可是一直有上帝保祐，
　　他每夜都站在我的床头。

“夜里我虽睡得象死人，
　　早晨我又获得灵魂。

“早晨起床我精神爽，
　全凭上帝旨意的力量！”

妻子的话儿算白说，
　丈夫自有他的打算！

一个巫婆坐在火边，
　用盘子来回量着水。

十二个盘子排成一串，
　丈夫来请巫婆解疑难。

“老婆婆,你懂的事儿有许多，
　你能预测人的前途，

“你知道病从哪儿来，
　死神将在哪儿徘徊。

“现在请你实话告诉我，
　我的妻子被什么病缠磨？

“她黄昏躺下时精神奕奕，
　夜里她的身子就象具死尸，

“一动不动，没有一点声息，
也没有一点活人的神气；

“她的身体冰凉，
好象快要腐烂的死尸。”

“她只有一半的生命，
夜里怎能不象死人？

“白天她在你家过日子，
夜间她的灵魂回柳树里。

“你到禁猎区走一走，
小河边有棵白皮柳；

“它长着一些黄树枝，
您太太的灵魂就在这棵柳树里。”

“我不愿有这样的妻，
让她和柳树过日子；

“妻子应该和我生活在一起，
柳树就让它腐烂在泥土里。”

他扛起斧头就走，
　连根砍掉了那棵白皮柳；

柳树轰隆一声倒在小河里，
　哗哗地呻吟哭泣。

它哗哗地呻吟,哗哗地抽噎，
　好象母亲正要断气。

好象母亲正要断气，
　频频望着自己的孩子。

“我家门前为啥吵吵嚷嚷？
　谁家死了人,小铃丁令令响？”①

“你的妻子暴死了，
　好象突然被砍倒；

“她正把家务事儿操劳，
　突然一头栽倒，仿佛大树被砍倒；

“她临死之时叹着气，

①捷克斯洛伐克旧时风俗：人死时摇小铃报丧。

两眼睁睁看着她的孩子。”

“啊我该死，真该死！
杀死了妻子还不知，

“同一个钟点使我的孩儿
成了没有娘的孤儿！

“啊,柳树呀,白皮柳，
你为什么使我痛苦哀愁？

“你夺去了我半条性命，
如今叫我怎么安身？”

“把我从水中捞出来，
把我的黄枝干锯开；

“枝干锯成小木板，
做成一只小摇篮；

“把孩子放在摇篮里，
别让可怜的孤儿哭泣。

“别人摇着小摇篮，

亲娘在篮边把孩儿照看。

“沿着河水插柳枝，
这样定会有好处。

“小儿子，长大了，
他会用柳枝做洞箫；

“他将来吹着洞箫，
就是跟亲娘说话了！”

百　合　花

姑娘死了，正当豆蔻年华，
　一下子凋零，象娇嫩的玫瑰花；
　姑娘死了，宛如含苞的玫瑰，
　可怜她，可怜她将长眠地下！

“不要把我埋葬在村里的墓园，
　那儿寡妇孤儿的哭声连天，
　那儿辛酸的眼泪哗哗长流，
　我的心儿呀，怎能把这些痛苦承受。

把我葬在葱绿的树林下，
　帚石楠将在我坟头开花；
　小鸟儿将在那儿对我歌唱，
　我的心儿呀，将欢乐舒畅。”

还没有过去一年零一天，
　她坟头长满了小叶儿帚石楠；
　还不到三年的时候，

一朵奇花开在她的坟头。

那是一朵洁白的百合花，
谁见了心里就受痛苦的鞭挞；
芬芳的百合花呀，谁闻到她的清香，
心里就燃烧起火焰似的欲望。

“套好我的乌钻马 家丁们！
我要到黑松林猎兽射禽，
我要在枞林里狩猎驰骋。
今天的猎获物定会珍奇丰盛！”

嗨呼嗨！猎狗汪汪吠叫，
跳过沟渠一条条，跳过篱笆一道道。
乌钻马上少年举着长枪，
他面前跑过一只白鹿象箭一样。

“嗨呼嗨！珍奇的小兽！
田野和丛林都不能把你救！”
他举起长枪正要刺死它，
白鹿变成了白色的百合花。

少年惊奇地凝望着百合花，
他屏住了呼吸，把胳臂垂下；

想呀，想呀——他鼓起胸膛，
谁知他是为了芳香，还是为了一种愿望？

“喂，老家人！请你动手，
给我把这棵百合花移植！
我要把它种到我的花园里，
没有百合花我活着没意义！

“喂,老家人,我的心腹！
你要好生将它爱护，
为我日夜辛勤守着她，
有股神奇又神奇的力量把我吸住！”

老家人照料着她，一天，两天；
她的美丽迷得少年如醉如痴。
第三天夜里，满月当空照，
老家人匆匆忙忙来把少爷叫：

“起床吧，我的少爷，不要迟误。
你的百合花在花园里悠闲散步；
快,别犹豫，抓紧现在的时间，
你的百合花正在说着奇怪的语言。”

“我的身世呀,飘零多凄楚，

好象田野的露水，河上的烟雾。
只要一见灿烂的太阳光，
我的生命呀，随同露雾共消亡！”

“我相信：你不会死亡；
我给你个躲开太阳的地方。
你的住处将有坚固的围墙，
那时呀，亲爱的，你就是我的新娘！”

她嫁给他；过着快乐的日子，
直到为他生了一个小儿子。
他大摆庆贺筵席喜洋洋；
这天，国王突然把圣旨降。

国王传旨说：“我的爱卿，
我要你明天到朝廷；
忠心的贵族都要听调遣，
国难当头——暂把私事放一边！”

他和爱妻悻悻告别，
仿佛预感到将有什么不吉利。
“因为我不能亲自做你的保护人，
我把这个责任交给我的母亲！”

母亲不管儿子的嘱咐，
对他的妻子不加照顾；
她吩咐拆掉屋顶放进太阳来：
“给我死了吧，夜夫人，小妖怪！”

丈夫完成任务，骑马赶回家；
谁料不幸的消息等着他：
“你的小儿子已经不在啦，
随你的夫人在地下——凋谢的百合花！”

“啊，娘呀娘，你是毒蛇一条！
我的妻子什么地方把你得罪了？
你把我生活里的花朵毒死，
也叫你在黑暗里生活一辈子！”

女　儿　怨*

"你为什么这样悲伤，
我的女儿？
你为什么这样悲伤？
你一向高高兴兴，
如今却没有一点笑影！"

"我杀死了小鸽子，
我的亲娘！
我杀死了小鸽子——
被遗弃的孤儿
它雪白雪白象白雪一样！"

"那不是小鸽子，
我的女儿！
那不是小鸽子——
你的面孔变了样，

* 原文是"女儿的诅咒"。

你的眼色暗淡无光！”

“啊，我杀死了小宝宝，
我的亲娘！
啊！我杀死了小宝宝，
我把亲生的骨肉杀死了，
悲痛得恨不能立刻死掉！”

“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的女儿？
你打算怎么办呢？
你怎么弥补罪过？
怎么让上帝息怒？”

“我要去找那朵花，
我的亲娘！
我要去找那朵花，
它能消除许多罪过，
它能解除无数痛苦！”

“可是你哪儿去找那朵花，
我的女儿？
你哪儿去找那朵花，
在这茫茫的大千世界？

它生长在哪个花园啊？”

“在那城外的小山上，
我的亲娘！
在那城外的小山上，
它生长在有钉子的木桩上，
在套着麻绳的绞架上！”①

“给那个青年捎什么口信，
我的女儿？
给那个青年捎什么口信，
他三天两头来我们家？
和你绵绵情话说不尽？”

“我送给他我的祝福②，
我的亲娘！
我送给他我的祝福——
他海誓山盟，却对我负心，
让他的灵魂到死都被虫儿蛀！”

① 这是说：只有当人们把她送到绞刑架上的时候，她才能找到那朵花——一切解脱了。因为她杀死了自己亲生的孩子，犯了绞刑罪。

② 她说的祝福是反话。实际上，他欺骗了她，她对他的怨恨比对母亲的怨恨还要深一层。

“你有什么话对你亲娘讲，

我的女儿？

你有什么话对你亲娘讲？

她疼你爱你

把你当心肝宝贝来抚养。”

“我要给你留下咒骂，

我的亲娘！

我要给你留下咒骂，

咒骂你死后没有葬身的地方，

你管教不严,我上了当！”

女 先 知*

（片断）

当你眼里饱含泪水，

　当你路途坎坷，时运不济，

　那时呀，就响起我先知的声音，

　那时呀，我就带来希望的树枝。

不要把我的话轻轻放过，

　这是上天降下的先知精神；

　不移的规律统治着整个世界，

　偿付着各自的宿债呀，芸芸众生。

河川归奔海洋，

　火焰喷向天空；

　大地的万物生生死死，

　但是呀，万物总是欣欣向荣。

* 女先知又译女预言家，捷克古老传说中的历史人物莉布谢女大公。作者在这首诗中借女先知的嘴来抒发诗人的爱国情怀。

命运的脚步坚定有力，
　该萌生的，萌生及时；
　有的今天随流水葬送，
　有的明天又来到尘世。

* * *

我看见贝里纳河畔有个男子，①
　他是我们光荣朝代的先祖，
　在祖遗的田地上他扶着耕犁，
　他在大地上播种五谷。

选民大会派来了使者，
　宣布他是一国的君主，
　人们给他穿上锦绣长袍，
　他放弃了没有耕完的黑土。

他撂下犁耙，释放了耕牛：
“ 你们回去吧 !”
　他把赶牛棒插进泥土，
　好让它长叶开花。

① 贝里纳河是波希米亚（捷克本上）境内的一条大河。这里的一个男子，指的是普热米斯尔大公。据民间传说：人们找到他，[illegible]他请去立为大公时，他正在赶着耕牛犁地。

耕牛走进了附近的山岭，
　它们就是如今潺潺的山溪；
　那根坚硬的榛木棒
　长出了三根青葱的树枝。

三根树枝一起开花结果：
　只有一根得到收获；
　另外两根枯萎凋落，
　直到如今尚待复活。

好好记取——我的话不是徒然的！
　把这些话牢牢铭记在心：
　黄金时代会重新到来，
　枯枝逢春会重获生命。

两根枯枝将繁花如[illegible]，
　繁花如锦呀，绿叶成荫，
　世界将意外地惊奇，
　看到树枝果实沉沉。

那时锦袍玉带的君王，
　将来此偿还宿债，
　他将从瓦砾尘土中

刨出普热米斯尔遗弃的耕犁。

他将到空山里唤出耕牛，
把它们再驾上耕犁，
他将开垦荒废的田地，
播种黄金的谷粒。

谷粒将萌芽，蓬勃开花，
金黄的禾穗将闪闪发光；
祖国的幸福将随它生长，
古代的光荣将重放光芒。

* * *

我看见河上矗立着高高的山崖，
山崖上是克洛克君主的金色城堡[1]；
莉布谢女大公的花园，
围着城堡竞放奇花异草。

城堡下有一间玲珑的小屋，
那是女大公的河上浴场；
我看见了女大公高贵的面容，
她穿着银光绚丽的衣裳。

[1] 指布拉格的维舍堡。根据捷克古老传说，莉布谢女大公曾住在那里。

她站在心爱的浴场门槛上，
凝望着河里浑浑沌沌的流水；
她阅读着希望和恐惧的字句——
对她亲爱的祖国的秘密审判。

“我瞧着火和血的战斗，
利剑将刺穿您的胸腹，
我瞧着您的苦难和屈辱；
可是呀，不要绝望，我的祖国！”

瞧啊，她身边站着两个宫女，
她们献给她黄金的摇篮；①
她吻一下就把它抛进
山崖下无底的深渊。

请好好倾听莉布谢的话，
我听见了她的先知的声音：
“你在这儿休息，我儿子的小床，
到时候我再来把你唤醒！

①根据捷克古老传说：莉布谢女大公有一次根据河水的波浪预言了捷克民族不幸的命运，但是不能阻挡它的来临。她于是把自己儿子的金摇篮沉在河里，并且预言说：当能够使捷克民族繁荣幸福的人诞生的时候，金摇篮会重新浮出水面。

“从大海的黝黑的深处，
　将升起一个年轻的新世界；
　我父亲庭院里高大的菩提树，
　又将开出芬芳的鲜花。

“汹涌的洪水将唤醒忧郁的谷粒，
　黑夜将诞生明朗的白天。
　曾经辉煌一世的民族，
　将重新焕发出灿烂光华。

“当金摇篮从河底深渊
　浮到白天的阳光里，
　命中注定的这国土的救星，
　就会象婴儿般在摇篮里休息。”

* * *

我早已看见你，神圣的摇篮！
　我早已认识你，我的明星！
　可是我心头还不能平静，
　什么时候能够再见到你。

夏来夏去时序转，
　冬来冬去不停息，

我的希望一年年生长，
我的信心坚如铁。

当夏季来临，在山崖下的水深处，
有些人不再回到人间，
当严寒的冬天，欢乐的伙伴
和滑冰车一起跌进冰裂的深渊。

我不禁叹息 瞧啊,又是新的成员
去补充莉布谢的军队！
什么时候我可以休息？
啊，时间还没有到来，没有到来！

因为这是命里注定的，
请好好听我的消息：
“当那幸福的早晨现出曙光，
死人们将在这曙光中奋起！”

那时呀，莉布谢有强大的队伍，
将建立起她的水上大军，
她将举起她母亲般的手，
重新给捷克民族送来光荣！’①

①这是说女先知莉布谢在伏尔塔瓦河底召集溺死的人们建立军队，捷克遇到危难的时刻，她就率军救援。

当对欲望的狂热追求
　要损害 古代捷克的真诚，
　我就看见了奥尔利采河上的教堂，
　我已经听到了它黄金的钟声①。

后来呀，捷克的神圣道德：
　信仰和希望、博爱一起沦丧，
　教堂就沉到深邃的地心，
　洪水呀，淹没了这个地方。

但是呀，它不会世世代代埋在墓里，
　到时候洪水自然会销声匿迹，
　教堂又会以昔日的盛装出现，
　洪钟又会撞出充满光荣的声音。

请仔细倾听，那是这样写下的，
　命书里写下了这样的条文：
　“当金钟唤醒黄金时代，
　你们就会瞧见盛世的早晨。

① 关于黄金的钟声的神话来源于奥尔利采河上的教堂。据爱尔本说，他还看见过在那儿立着那棵“命运的松树”。

“ 待到奥尔利采河对岸
风儿播种下新的树林，
待到青青的树苗
长成郁郁的苍松；

“ 待到林边的那棵苍松
活到了它的天年，
枯萎腐朽，倒进奥尔利采河里，
连老根也一起腐烂。

“ 那时呀,会跑来一头野猪，
在放牧的路上刨出松树的残根，
在这深深的瓦砾堆的残根下，
那座金钟将重放光明。

“ 因为那是最初一刻就注定了的：
金钟该在地下巡礼一遭，
在那规定的时限里，
必须到达彼岸预定的目标。 ”

该知道，在苍苍的松林边，
那棵命运的松树已经暮气沉沉。
枝秃叶落，只有高大强壮的树身

皮儿青青，抖擞着精神。

金钟是否也已经在巡礼？
能不能及时到达目的地？
谁能捎来确实的消息，
使希望添加羽翼？

瞧啊！在比斯特希采河①边，
我看见一个耕地的农民，
他谦卑地唱着他的晨歌：
“啊，上帝，圣明的三圣君！”②

忽然有什么东西把他挡住，
从畦沟中扔出他的耕犁。
“哪个魔鬼敢来跟我捣蛋？
让它们一起滚它娘的！”

农民的咒骂刚刚落音，
尖利的声音从地底下迸出，
黄金的钟发出沉郁的鸣声：

① 位于捷克西部。
② “三圣君”是基督教徒的一位大神，他是一个具有三身（父、子、神）的神明。这一句是一首宗教歌曲的开头。

“唉，还不是呀，还不是时候！”

唉，还不是呀，还不是时候！
　　可是把耳朵和大地贴得更紧，
　　你就会听到从遥远的地方，
　　从松树根下传来洪钟的声音。

* * *

不幸和命运对你那么残忍，
　　用不着因此哀哀哭泣；
　　但是呀，它们没有使你变得聪明，
　　应该为此痛哭流涕！

瞧！我看见一座高山超出群峰，
　　你们对它都很熟悉。
　　山上有座上帝的教堂，
　　它四周的花园万紫千红。

要过三座大门才走进这座教堂，①
　　再过三座大门走出庙门；
　　请好好记取教堂的铭文。

① 关于三座大门的教堂的民间传说，人们的理解是莫衷一是的。有的认为是鼓励人们应有宗教的虔敬的耐心。

心里牢牢记着先知的声音：

“啊,硬骨头的捷克民族，
你要是不能走过一座大门，
只能陶醉于徒劳的希望，
不能摆脱自身的忧患贫困！”

人长了耳朵是用来听的，
为什么用手堵住它们？
上天给你智慧，
为什么把它踩成灰尘？

千年过去了，自从斯瓦托普鲁克①
谆谆教导爱子们要和睦团结，
但是呀，这位圣哲的金玉良言，
至今还没有深入到人民的心底。

* * *

熟悉祖先们光荣历史的人们，
你们总喜欢把它们吹嘘宣扬。

①斯瓦托普鲁克是六世纪大摩拉维亚帝国的国王。他把帝国让位给三个儿子。临死时把三根木棒放在一起，吩咐三个儿子折断它们。谁也折不断。但是叫他们一根根分开来折，毫不费劲，都折断了。他因此告诫儿子们必须和睦团结。

在布拉格一座桥头你会看到
桥柱上站着一个半身的英雄像。①

他的头受风霜雨雪的侵蚀，
瑞典人的战争击碎了他的胸膛；
可是他的身躯和两腿屹立至今，
堂皇的服装还闪烁着旧时光芒。

不要徒然说“这一堆乱石
只是古代的遗迹残痕！”
该知道，它是你们今天的
英雄们的生死攸关的象征！

请好好听我的话,牢牢记住：
除非这躯体里又生一颗火热的心，
这个石像上再长一颗真正的头，
就不会有什么希望降临！

① 布拉格查理大桥的桥柱上站着古代骑士布龙茨维克的雕像。一六四八年包围布拉格的瑞典人的子弹把它打碎了。在爱尔本的时代，那儿只剩下了一个半身的胸像，现在已修复。

一四三一年多玛日利采的凯歌*

唱着这样的歌：“曾经有一位慈母”

来呀，请听呀，朋友们，
　我歌唱着令人欣慰的传闻，

歌唱那些发生过的事情，
　让大伙儿都铭记在心。

大主教从罗马来到这里，
　他带来了损害捷克的条件。

他一手举着十字架，
　千万个德国人跟着他。

“进攻，屠杀，不要迟疑，
　把捷克异教徒消灭！

* 该诗描绘了十五世纪名震欧洲的胡斯革命战争。

“进攻吧,把一切都烧掉!

我发免罪证,要多少有多少!”

从巴伐利亚，德国人已经来了，

他们的坏名声谁不知道?!

他们已经走近塔霍夫城①

放火烧毁所有的乡村。

“快一点呀,兄弟们赶紧,

激励我们可怜的人们!

拯救无辜的祖国，

不让捷克人的名字消亡！”

捷克人听到这个呼声，

把军队拧成一股绳。

第一支部队是塔博尔人②,

它打得德国刽子手卑躬屈节。

① 捷克西部一城镇。

② “塔博尔人”是胡斯革命军三个主要派系之一的一支军队，因为它的成员大部分来自塔博尔城而得名。这是胡斯革命运动的核心量。

第二支部队是孤儿军①，
　他们不愧是前辈的子孙。

第三支部队是布拉格人②
　他们给刽子手以严惩。

比尔森③ 已经扬起尘雾，
　德国刽子手浑身哆嗦。

捷克人在进军，马上就到，
　德国刽子手就要消灭。

他们把抢来的东西扔在战场上，
　抱头鼠窜逃回家乡。

跑慢了的落在灌木丛中，
　那里给他们安排好了墓坑。

① “孤儿军”的名字取自这支部队的军事领袖日什卡。全军都称他为“老爹”。一四二四年他逝世后，他率领的这支部队就称为“孤儿军”。

② 胡斯革命的第三个派系是布拉格人。那就是由布拉格中产阶级市民领导的保守党。

③ 捷克西部一大城市。

有枪械和堆积的粮草，
还有金银财宝。

旗帜和教皇的文书指令，
全部成了捷克人的战利品。

主教大人逃到哪儿去了？
他的小红帽哪儿去了？

“ 唉呀,在我不得不逃命的时光，
它就挂在林中的树枝上，
捷克异教徒都认识它的模样！”

第 二 部 分

歌 儿 一 束

宛　庚译

孤 儿 的 床

那是谁家的孩子，
在冰天雪地里，要走向何方？
茫茫黑夜笼罩着墓地，
小孩去到那里，为什么奔忙？

“妈妈，好妈妈，如今来到你身旁，
听吧，我就是你扔下的小姑娘。
你离开我，躺在墓中，
为什么给了我一个凶狠的后娘？

“后娘大发雷霆，怒火旺，
把你女儿赶到外边流浪。
我的爸爸呀，全不把我放在心上，
啊，好妈妈，快救救你可怜的姑娘！”

小姑娘流着珍珠般的眼泪，
冰冷的泪水满眼眶。
她跪倒在妈妈的坟上，

遍地白雪，成了孤儿的床。

姑娘睡着，做了个快乐的梦，
看到妈妈的形象；
听到她亲呢的声音：
“来吧,小心肝,贴近我的胸膛！”

姑娘睡着，继续那平静的梦，
晨光也未能使她离开梦乡。
这里就是为她挖好的坟墓，
象床一样，早已收拾停当。

傍　　晚

黄昏，响起祷告的钟声，
夜梦要人们献奉祭品。
群星闪烁着明亮的火花，
你怎么样了，我的心？

我愿扶摇直上，
去挨近天上的星星。
再摘下那颗颗明星，
飞回可爱的祖国，
用泪水把她滋润。

我愿飞上天去，
激发对祖国的爱情。
响亮的钟声激荡我的心，
千百万捷克儿女的心啊，
发出强烈的回声！

五月一日之夜

合　　唱

五月的夜，五月的夜！
　五月一日之夜！
有谁知道它的全部力量？

群星高照，夜莺歌唱，
　我们来吧，来到绿色林区旁！
花园草地，吐着清香，
　快迎接鲜花般的五月时光！

群星高照，夜莺歌唱，
花园草地，吐着清香。
　我们来吧，来到绿色的丛林，
　迎接鲜花般的五月时光！

五月的夜，五月的夜！
　五月一日之夜！

* * *

在山下广阔的原野，

　烈火熊熊燃烧。

一群年轻小伙子，

　在篝火旁跳跃欢唱。

小　伙　子

喂，小伙子，点燃火把，

　蘸上燃着的松脂，

使尽手臂的力量，

　将火把举到云端之上！

谁将火把举得越高，

　他就更是英雄，勇敢顽强。

谁相信自己的力气，

　谁就会披上时代光荣的盛装。

合　唱

光芒四射，

象天空运行的太阳。

　松油点着又熄灭，

如同报道幸福的钟声响！

五月的夜，五月的夜！
　五月一日之夜！

* * *

沿着嫩绿的黍地，
　有一条坚实的小路。
一位年轻美貌的姑娘，
　用头巾收集朝露。

姑　　娘

可爱的面庞，
象玫瑰一样为我开放。
我要把五月的露水，
洒在你的脸上。

从棵棵幼苗上，
拭下五月的露水。
让我心爱的人儿，
对我情深意长。

合　　唱

五月的露水，神奇的野草，
它们不是美在一时。
　勤劳与虔诚，
　才是姑娘永久的装饰。

五月的夜，五月的夜！
　五月一日之夜！

*　　　　*　　　　*

从村边的白桦林中，
　走来一位年轻人多威武，
手里拿着白桦树枝，
　枝上扎有鲜花几朵。

青　　年

为了别离，我亲爱的，
　给你窗下摆上五月的献礼。
为了我们爱情的中断，
　再献上一个花环。

我们曾经相亲相爱，

　如今爱情却被拆散。

仿佛那个白桦树枝，

　枝桠正嫩，被人砍断。

合　唱

送上五月的礼物和花环，

人人都尊敬他所爱的姑娘。

　美丽的花环赠给少女，

　难看的树枝留给老大娘！

五月的夜，五月的夜！

　五月一日之夜！

*　　　*　　　*

烟囱高竖的炉灶旁，

　坐着一位老妇，脱去了衣裳。

她捧着一枝闹羊花，

　擦着两腿和肩膀。

巫　婆

我懂得神奇特效的药膏，

　将它涂满全身。
午夜我坐在扫帚上，
　连烟囱也乐盈盈！

我的小骟马在飞奔，
　穿过山岭、峡谷、河流、松林。
老妈妈来到十字路上，
　那里正响着五月的歌声！

合　唱

让我们把灰烬铺在地面，
插上五月的枝桠。
　浇灌一杯圣水，
　驱散那凶神恶煞。

五月的夜，五月的夜！
　五月一日之夜！

*　*　*

最后的合唱

光明的太阳，升起吧，

驱散荒野的黑暗。
让欺骗和谎言永远消失，
让真理同生活团圆。

愿权利战胜专横，
自由取代奴役。
愿全能的大自然，
使生病者快痊愈！

五月的夜，五月的夜！
五月一日之夜！

少女和妈妈

羞涩的少女这般娇艳，
仿佛一朵春天的玫瑰。
她是那样完美无瑕，
象一颗珍珠永放光辉。

妈妈谆谆教育孩子，
爱国理应坚贞不渝。
祖国当是至高无上，
在她面前应该俯首屈膝！

盛开的玫瑰的花环，
比珍珠珊瑚完美。
它那无限的价值，
比钻石和长春草高出数[illegible]

陌生的客人

音乐缭绕舞翩跹，
只听得歌声戏谑一片。
新娘在新郎的怀里，
心花怒放笑盈盈。

“男女客人们，请用餐！”
新郎幸福地发出叫喊，
“餐厅、仓库全敞开，
诸位吃个尽兴而散！”

跳吧，唱吧，
大厅里出现了一个陌生的客人。
他说：“能同新娘跳三圈舞，
我情愿献出自己的生命！”

第一圈舞过去，
新娘笑容收敛。
第二圈舞开始，

她的面庞惨白如纸。

“我心爱的人儿为何这般苍白？
难道是忆起了什么恐怖的事情？
也许是婚礼上未看见她的兹登卡，
才忧伤难忍？”

第三圈刚刚起舞，
他悄悄走到她身旁低声细语。
新娘已失去知觉，
倒在新郎的怀里。

一片混乱叫喊，笑声顿时停息，
人人呼天喊地求保佑。
“陌生的客人是谁？”
黑夜茫茫，他已溜之大吉。

乐声再起，跳舞欢饮，
欢乐气氛已经消遁。
陌生的来客，
永远带走了年轻的妇人。

守 护 天 使

—— 在一八四八年夏天一次娱乐会上

我那心地善良的妈妈，
总是这样对我说起：
每个人的身边，
都有一位守护天使。

不论幸福的时刻，
还是困顿的日子，
上帝的天使，
总是无影无形地陪伴着你。

我可爱的神啊，
我们是多么软弱的人，
我对所目睹的事情，
总感到无限欢欣。

啊,人们看到了
那些美丽的小天使。

敬爱的上帝，

快赐我一名天使！

别　　离

姑娘呀姑娘，钟声响了；

　别离的暗淡时刻来临了。

深沉的悲痛压在我心头，

　我满怀离愁流落他乡。

保重吧,姑娘，

　当起伏的金色麦浪，

不再在田野晃动，

　就是我重睹芳华,欢聚的时光。

我给你留下爱情的凭证，

　你对它应深信无疑。

我对你忠贞不渝，

　把信任同希望连在一起。

我的信念坚如磐石，

　能经受风浪的袭击。

姑娘呀，你要永不变心，

　如同你的眼神所发出的信誓！

阿谀逢迎引诱你，

　　你要矢志不移。

耳边响着的甜言蜜语，

　　但决非善良诚挚的心地。

保重吧！你我坚强的意志，

　　就是我俩的防护堤！

我们不过是形体分离，

　　两人的心永远连在一起！

合　　唱

——纪念一八四六年二月一日布拉格市民俱乐部开幕

布拉格城，尽情欢跳，
　团结一心，众志成城。
谁心中珍视布拉格，
　请过来吧,我们欢迎！

象一个人，同一条心，
　大家扭成一股绳。
敌人变为朋友，
　成为我们的人！

不论你伟大或渺小，
　只要诚恳老实，
忠于祖国、君王，
　伸出手来吧，你是我们的人！

　平等，和睦，
　是我们的权利，

谁与我们一起战斗，

光荣就归于你！

萤　火虫

太阳——白昼的蜡烛消失，
黑暗笼罩着田野森林。
让星星——爱情的伴侣，
到舞会上跳跃欢腾。

我伫立在庭院的角落，
等待自己的情人。
窗口发出沙沙的响声，
我从那里拾到一封书信。

我是那样急不可待，
想知道我爱人书写的佳音。
但黑暗这般嫉妒我，
使我的愿望难成。

天上的眼睛——月亮，
也不愿走出云层，
月亮的孩子——星星，

离我更高得吓人。

我的愿望总是如此强烈，
丝毫没有怯懦心情。
哪怕雷鸣电闪，
也要细读那格外亲切的书信。

在草地花丛之中，
幸好有一只正在飞舞的萤火虫，
前面金光闪闪，
后面一片亮光。

我捉住它，象抓住我的生命，
我可爱的小萤火虫，
似乎在想办法，
让情人对我倾诉苦衷。

闪烁的光亮为我帮忙，
象一支蜡烛照在纸上，
凡是我内心想看到的，
小虫儿都让我看个周详。

谢谢你，你真棒，
你这亲爱的小闪亮！

你是草原上的小明星，
幸福爱情的小火光；

温柔的小虫儿在艰难中帮助我，
除了歌曲，我无法报答你，
让我唱支歌，
从心坎里向你表达谢意。

你是上帝恩赐的宝石，
是春夏两季的装饰。
你是太阳的一部分，
给花儿草儿带来欢喜。

你那金色的火焰发出金色的光，
一会儿消失在他方。
它象一颗宝石，
镶嵌在一块纯金上。

你是大地的瞳人，
飞来飞去的时光。
你是出没不定的仙女，
唯有在黑夜才能见到你的模样。

可爱的萤火虫，

愿你在途中永远平安无恙。

让可爱的天空，幸福的大地，

用蜜一般的露水哺育你成长！

被监禁的妇女

年轻妇女被关进牢狱，
人们都为她伤心哭泣。
一位忧郁的男子站立窗前，
唯独他未流下一滴眼泪。

天上飞来一只白鸽，
到监牢里寻找那位妇女，
邀请她去同享欢乐，
她俩然后双双飞去。

地狱飞来一只黑乌鸦，
到窗前同先生会晤，
邀请他去同享欢乐，
他俩然后双双飞去。

姑娘的心愿

假如我的情人来了，
假如我的冤家来了，
哪怕他嘴上留有狼的血痕，
我也愿在他双唇上亲吻。
即使他手中有条毒蛇，
我也愿亲昵地同他握手。
愿清风懂得我俩的语言，
愿它能发出人的声音，
那就会为我们传递信息，
作一对热恋者的报信人，
为我们往返驰骋。
我宁可舍弃贵族的佳肴，
也不要王公的美食，
永远同心爱的人一起。
不论夏日炎炎，冬雪霏霏，
两人永不分离。

附：民间童话故事选

杨耀宗译

智慧和幸福

有一次，幸福和智慧狭路相逢。

“给我让开路!”幸福说。

那时智慧还没有见过什么世面，不懂得谁该给谁让路。

“为什么我要给你让路呢？”智慧说，“你并不比我高明。”

“我们谁能办大事，谁就高明。你看那边有个耕地的小伙子，你钻到他身子里面去。要是他和你相处得比和我好，那我就永远给你让路。”

智慧同意了这个办法，就钻到那个小伙子的脑袋里去了。那小伙子刚一觉察出来，就寻思道：

“为什么我要不顾死活地耕地呢？我可以用别的比较容易的办法实现我的理想啊。”

于是，那小伙子不耕地了。他把耕犁扔到一旁，回家去了。到了家里，他对他父亲说：

“爸爸,我不喜欢干庄稼活了。最好我去学花匠手艺。”

父亲诧异地说道：

“万涅克,你疯了还是怎么的？”

但是后来，父亲考虑了一下，便同意了：“好，如果你愿意去，那就去学习吧，愿上帝保佑你。可是我死后，家产的继承权可就要归你弟弟啦。”

万涅克就这样失掉了继承权。但是这并不怎么叫他难过，便动身到国王的花匠那儿去当学徒。花匠不太愿意传授手艺，可是万涅克很快就什么都学会了。过了不久，他就不再听花匠的话，自己怎么想就怎么做了。开头花匠很不高兴。后来花匠看到这个小伙子干起活儿来得心应手，也就满意了。

“我看,你比我聪明。”花匠对万涅克说,并且允许他随心所欲地去美化花园。

不久，万涅克把花园大大修饰了一番，连国王看了都满意，并且常常和王后以及他的独生女儿来游逛。他的女儿长得象画中美人一样好看，可就是从十二岁上变成了哑巴，不能说话了。国王为此非常伤心。他吩咐张贴告示：谁能叫公主说话，谁就可以娶她做妻子。

愿意尝试的人很多，有国王、公侯和其他一些达官贵人，可是他们一个个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谁也没能让公主说句话。

“为什么我不能碰碰运气呢？”万涅克自言自语地说，“也许我能够叫公主开口答话。”

万涅克没有怎么多想，就去求见国王。国王同着谋臣们把他带到公主住的内室里去。公主养着一只小狗，小狗异常伶俐，什么都懂，又很听话，公主非常喜欢它。万涅克

走进内室，假装没有看见公主，就对小狗说：

“小狗，我听说你绝顶聪明，所以我来向你请教一个问题。我们有伙伴三个：一个是木刻匠，一个是裁缝，还有我。有一次，我们打树林子里走过，因为天色已晚，只好在露天过夜。为了不让狼来祸害我们，我们点起篝火，并且商议好了大家轮流值班守夜。第一班是木刻匠。他闲着没事儿，就拿起一段圆木头，雕刻了一个美丽的木偶玩具。木偶玩具刚刻好，他就把裁缝叫醒，该轮到他守夜了。裁缝看到这个木偶，问道：‘这是什么？’‘你看，’木刻匠答道，‘我闲着没事儿，就刻了这个木偶。你要是没事好做，可以给它做件衣服穿。’

“裁缝立刻掏出剪子和针线，裁好衣料，开始缝起来。衣服缝好了，裁缝把木偶打扮得很漂亮，然后把我叫醒，让我去守夜。我也问道：‘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你瞧，木刻匠没事可做，刻了一个木偶，我也因为没事可做，给他缝了件衣服，你也总是没事可做，可以教它说话。’

“于是我也就这样做了。黎明前，木偶开始说话了。早晨，我的两个伙伴醒来，每个人都想把木偶归自己所有。木刻匠说：‘是我把它刻出来的。’裁缝说：‘是我给它做的衣服穿。’不用说，我也谈了谈这个木偶该归我的理由。小狗，现在请你告诉我，这个木偶到底应该归谁？’

小狗一声不响，这时公主却替它答道：

“不归你还能归谁呢。木刻匠的死木偶，有什么用处呢？裁缝的漂亮衣裳有什么用处呢？你赋予了它最贵重的

才能——生命和说话的能力。按道理讲，它该是你的。”

“你自己决定了你自己的命运，”这时，万涅克说，“我也把说话这种才能还给了你，并且给了你新的生命，所以按道理讲，你是我的。”

这会儿，国王的一个谋臣说道：

“你治好了公主的病，国王陛下要优厚地赏赐你，不过你要娶她做妻子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是一个平民。”

国王也说：

“你出身微贱，我的女儿不能嫁给你，我要优厚地赏赐你。”

但是，万涅克连听都不愿意听什么赏赐。

“国王本来满口应承过：谁叫他的女儿说了话，谁就是她的丈夫。国王说的话就象法律一样。如果国王想要大家遵守他的法律，那他自己就应该尊重法律。所以说，国王应该把他女儿嫁给我。”

“喂，来人哪！把他绑上！”一个谋臣嚷起来，“凡是说国王应当如何的人，那就是侮辱陛下，该当处死。陛下，请您传下旨意砍掉这个坏种的脑袋。”

“砍掉他的脑袋！”国王下令道。

人们立刻把万涅克绑起来，押到刑场去。他们来到刑台，幸福正在那儿等着他们呢。这当儿，幸福就轻声对智慧说：

“你瞧，你把一个人弄到了什么地步？为了你，他马上就要掉脑袋了。你赶快让位给我吧！”

幸福刚一钻到万涅克身子里，刽子手的刀就齐柄断成了两段。还没有来得及换刀子，就有个急使从宫里飞驰而来。他骑马狂奔，吹着号角，摇晃着一面小白旗。他身后还跟着国王那辆四轮马车 ——这是来接万涅克的。原来就在这工夫，公主已经劝过她的父亲，说万涅克的话有理，国王不能言而无信，如果说万涅克出身低微，可以封他做个公爵,这在国王来说,是算不了什么的。“你说得对,”国王说,“就封他做个公爵吧!”

接着，国王的一辆四轮马车马上去接万涅克，同时那个教唆国王加害万涅克的谋臣被押赴刑场。

万涅克和国王的女儿举行了婚礼。他们乘车离开教堂时，在路上碰见了智慧。智慧看出来自己免不了要和幸福见面，就低下头闪到一旁去。从那个时候起，智慧只要遇到幸福,总是让路的。

万能神 爷爷的三根金头发

不管是不是真事，反正从前有过这么一个国王。他喜欢在树林里打猎。有一次，他去追 只鹿，跑出老远，结果迷了路。四下里连个人影儿也没有。黑夜来临，国王猛然看见林中空地上有间小木房子，心里非常高兴。小木房里住着个烧炭人。国王问烧炭人肯不肯把他领出树林，送到大路上去；还说事毕一定好好酬谢他。

“我倒是高兴领您出去，”那个烧炭人回答道，“不过，您要知道，我老婆就要临盆了，眼看就要生孩子，我不能出门。况且，天到这般时候，您往哪儿去呢？您最好去顶棚上睡一夜，明天早晨我送您走。”

他们说完话以后不大一会儿工夫，烧炭人家里就添了个小儿子。国王躺在顶棚里，怎么也睡不着。

半夜，顶棚下面屋子里突然大放光明，国王隔着棚板的缝儿往下一看，发现烧炭人正在睡觉，他老婆躺在那儿，象是失去了知觉；可是在婴儿旁边却站着三个老太婆。她们浑身雪白，每人手里拿着一支燃着的蜡烛。

第一个老太婆说：

“我预言这个小孩子一生里准要遇到种种大难。”

第二个老太婆说：

“我预言这个小孩子将来会险里逃生，逢凶化吉，而且还要长命百岁。”

第三个老太婆说：

“我预言这个小孩子将来要和今天出生来的、国王的女儿结婚。现在，那个国王就睡在棚顶上面哪。”

转眼间，老太婆们把蜡烛熄灭了，屋子里静了下来。原来这是三个妖婆。

国王觉得好象有把利剑刺入了他的胸膛，一夜没有睡着，心里不住地盘算，怎么办才能叫他听到的事儿不至于发生。破晓时分，婴儿哭了，烧炭人爬起来，发现他的妻子已经死去。

“我可怜的孤儿……”烧炭人万分悲痛，“现在，我可拿你怎么办呢？”

“把你的婴儿给我吧，”国王说道，“我来照顾他，管保教他活得好好的。我多给你些钱，足够你一辈子花的，从今以后你就不必烧木炭了。”

烧炭人听了非常高兴，国王便答应派人来接婴儿。等国王回到城堡，人们欢天喜地的向他报告，说王后生了一个非常好看的女儿。这恰巧是在他看到那三个妖婆的那个夜里发生的事。国王忧郁起来，叫来一个侍从，吩咐说：

“你到那边树林里去，那儿有一间小木房，里面住着个烧炭的。你把这些钱给他，他就会把个婴儿交给你。你抱走那个婴儿，在路上要把他扔到水里淹死。你要是不把他

淹死,我就叫你尝尝水的滋味。”

侍从去到那儿，抱起婴儿，放到一只篮子里。在路上，走过一座桥，下面河水又宽又深，他就连婴儿带篮子扔到水里去了。

“再见吧,我那未受邀请的水婿!’侍从向国王报告完了这件事,国王这样说。

国王满以为婴儿淹死了，其实婴儿没有死。他在篮子里，漂浮在水面上，好象睡在摇篮里一样。他醒也没醒，一直漂到一个渔夫的小木屋跟前，好象有人在给他催眠似的。这时候，渔夫正坐在河岸上修补鱼网。他看见顺河漂来一个什么东西，便跳上小船，追上前去，把篮子里的婴儿从水里救上来。他把婴儿抱给他老婆，说：

“你老是盼儿子，你看，这不就是儿子吗？河水给我们冲来的。”

渔夫的老婆非常高兴，他照顾这个婴儿，就象照顾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他们管这个婴儿叫漂来儿，因为他是顺水漂来的。

河水不停地流着，岁月不停地消逝，漂来儿很快就长成了一个美少年，可说是美得无人能比。有一次，夏天里，国王没带侍从，一个人骑马往河这边来。天气非常炎热，他渴了，于是绕道走到渔夫家跟前，想饱饮一气清凉的水。漂来儿给国王端来了水,这时,国王看着他,感到非常惊异。

“打鱼的,你有这么一个好小伙子,’国王说道;“他是什么人,是你的儿子吗?’

“不,不是我的儿子,”渔夫答道“整整二十年前,他在篮子里顺河漂到我们这儿，那时候他还是个婴儿，我们就把他抚养大 了。”

国王眼睛发花了；脸色苍白得象白纸一样：他心里明白，这个小伙子正是他叫人去淹死的那个婴儿。可是，他立刻清醒过来,下了马,说道：

“我要派个人到我的城堡去送个信儿，可是身边没有带着人。这小伙子能不能到那儿去一趟呢？”

“只要国王陛下下令,小伙子就去,”渔夫答道。

国王坐了下来,给王后写了一封信,信上说“你马上下令，叫人把我派来的这个年轻人用剑劈死。他是我最凶恶的敌人。在我回来以前，这件事务必办好。这是我的旨意。”

国王把信叠好封上，并盖了镶宝石的戒指图章。

漂来儿带着信立时动身了。路上穿过一片密林，他没有留神，竟走差了道，迷了路。他在密林里来回徘徊，一直到天黑下来。这时候，迎面来了一个老太婆，说道：

“漂来儿,你要往哪儿去啊?”

“我给国王往城堡里送信去,到这儿迷了路。老婆婆,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才能走上大路?”

“今天你是走不到的了,天已经黑啦,”老太婆答道“你就留下来在我家里过夜吧。你这也不是到外人家去，要知道,我是你的教母啊。”

小伙子同意了，他们还没走上几步，面前就出现了一所

华丽的房子，好象是平地长出来的。夜里，小伙子睡着了，老太婆从他口袋里掏出那封信，另外换上一封，信里写着：“你马上把我们的女儿嫁给我派来的这个年轻人；他是我命中注定的女婿。在我回来以前，这件事务必办好。这是我的旨意。”

王后读完这封信，立即吩咐举行婚礼，她和年轻的公主怎么看新郎也看不够，新郎太合她们的心意了。同时漂来儿也很喜欢象公主这样的新娘。

过了几天，国王回来了。他一看到家里的情况，便对王后大发雷霆，埋怨她把女儿嫁给了漂来儿。

“这还不是你叫我在你回来前把女儿嫁给他的吗？”王后一边回答，一边把信递给国王。

国王拿起信，看了看笔迹、图章和信纸样，一切都是真的。于是他叫人把女婿唤来，问他这件事的原委，他在路上都到哪儿去过。

漂来儿便讲了一遍：他怎样走过一片树林，怎样在树林里迷了路，后来又怎样留在他老教母家里过了一夜。

“她长的什么模样？”

“她长得如此这般模样。”

国王从漂来儿的话里知道，这正是那个老妖婆，早在二十年前，她就曾经下断语，说他的女儿要嫁给那个烧炭人的儿子。国王前思后想了好一阵，然后说道：

“事到如今已经是无法挽回的了。不过，你也不能就这样白白地做我的女婿。要是你想当我女儿的丈夫，那么你

就应当弄到万能神爷爷的三根金头发做她的嫁妆。”

国王以为，这样他就一定能够摆脱掉他那个叫人讨厌的女婿了。

漂来儿辞别了他亲爱的妻子，动身走了，可是到哪儿去呢？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不过，因为妖婆是他的教母，所以他不难找到道路。他走了好久，行了很远，翻山越谷，长途跋涉，这天来到了一片蓝茫茫的大海边上。在那儿，他看到了一只小船，船上有一个船夫。

“白发老船夫,上帝保佑,把我渡过去吧。”

“我的天哪，好一个年轻的行路人。你要到哪儿去啊？”

“我要到万能神爷爷那儿去取他的三根金头发。”

“哎呀！我等这样的使者可等了好久啊。我在这儿做摆渡生意已经有二十年了，从来没有一个人来替换我。如果你答应代我问问万能神爷爷，我这个活儿到什么时候才有个完,我就渡你过去。”

漂来儿答应了，于是船夫就把他渡了过去。

下船以后，漂来儿来到一座大城跟前，这个城市一片荒凉凄惨景象。在城郊，他遇到了一个老头子，手里拄着根拐杖，曳步而行。

“体弱的老爷爷,上帝保佑！”

“我的天哪，好一个可爱的年轻人！你要到哪儿去啊？”

“我要到万能神爷爷那儿去取他的三根金头发。”

“啊哈……，这样的使者，我们等了好久了。我得马上领你去见我们国王。”

他们到了那儿，国王说道：

“我听说，你是要到万能神爷爷那儿去的一位使者。我们这儿有棵苹果树，能结返老还童的苹果：谁要吃了这种苹果，哪怕是已经快要入土的人也会返老还童，变得和年轻人一样。不过，二十年来，这棵苹果树却没有结过一个苹果。如果你答应给问问万能神爷爷，我们怎样才能挽救这种不幸，那我就按国王的身份来酬谢你。”

漂来儿答应下来，于是国王仁慈地放他过去了。

后来，漂来儿又来到另一座大城，这座城已经有一半倒坍了。离城不远，有一个孝子在埋葬他死去的父亲，眼泪象豌豆粒一样顺他的面颊流下来。

“上帝保佑,悲伤的掘墓人,”漂来儿说道。

“我的天哪,远行人！你要到哪儿去啊？”

“我要到万能神爷爷那儿去取他的三根金头发。”

“到万能神爷爷那儿去吗？可惜你没有早点来。我们国王等这样的使者等了好久啦。我可得带你去见他。”

他们到了那儿，国王说：

“我听说，你是要到万能神爷爷那儿去的一位使者，我们国里有一口能流起死回生的神水的泉眼；要是给快死的人喝了这种神水，他马上就能站起来走路。可是，二十年来，我们没有弄到这种神水。如果你答应代我问问万能神爷爷，我们怎样才能挽救这种不幸，那我按国王的身份来酬谢你。”

漂来儿答应下来，于是国王便仁慈地放他过去了。

后来,漂来儿沿着一座松林走了好久,行了很多路。他在松林里看到一大片绿草地，满开着鲜艳的花朵，就在这片草地上有一座金城堡。这就是万能神爷爷的城堡，它金光灿烂，照射得如同一团烈火。漂来儿走进城堡，城里连个人影儿也找不到，只是在一个角落里，看见一位老太婆坐在那儿纺纱。

“你好,漂来儿!”她说道,“见到你我很高兴。”

原来这是他的教母，给国王送信那一次，就是在树林里她家中过的夜。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国王不愿意我白白地做他的女婿，派我来取万能神爷爷的三根金头发。”

老太婆笑了笑说：

“万能神爷爷是我的儿子，他就是那明亮的太阳。早晨他是个小孩子；晌午，他变成个中年人；到了晚上就变成个老爷爷。我一定给你从他那金的头上拔下三根头发来，也算不枉做你的教母一场。不过，儿啊，但有一层，你可不能就这个样子待在这儿。尽管我儿子心地善良，可是他晚上饿着肚子回家来，也许很可能把你烤了当晚饭吃掉。你瞧，那儿有一个空桶，我就用它把你扣起来吧。”

漂来儿又求她问万能神爷爷三件事，这三件事是他来的时候，答应代别人打听的。

“我一定给你问,”老太婆答道,“他讲些什么你可要仔细听,记在心里。”

说话间，外面忽然刮起了一阵风，太阳从西边窗户飞进屋里来了，它是个满头金发的老爷爷。

“我闻着有生人气味，”万能神爷爷说道“妈妈，你这儿有什么人吗？”

“太阳儿，这儿哪会有什么人呢，如果有的话，你还会看不见吗？这只是因为你整天满世界飞，闻够了人味，所以难怪晚上回来，总闻着有生人味。”

太阳老爷爷什么也没有回答，坐下来就吃晚饭。

吃过晚饭，太阳老爷爷把他那金发脑袋枕在老太婆的膝盖上，打起瞌睡来。老太婆看他睡着了，就从他头上拔下一根金发，往地上扔去。金发落地哨的一声，响得象弦音一样。

“妈妈，你要干什么？”太阳老爷爷问道。

“没有什么，儿啊，没有什么。我打了个盹，做了一个噩梦。”

“你梦见了什么？”

“我梦见了一座城。那儿有一口泉眼，能流出起死回生的神水。要是有人害病，只要喝上一点儿神水，病立时就好；如果有人死了，只要喷上一点儿神水，死人马上复活。只是，二十年来，那泉眼里不再流水了。怎么才能叫神水再流出来呢？”

“这种不幸容易挽救。那个泉眼底下蹲着一只癞蛤蟆，是它不让水流出来。如果把蛤蟆打死，把泉眼淘干净，神水就会照旧往外流。”

说完，太阳老爷爷又睡着了。老太婆又从他头上拔下第二根金发，扔到地上。

“ 妈妈,你要干什么 ?”

“ 没有什么,儿啊,没有什么。我打了个盹,做了一个噩梦。梦见了一座城。那儿有一棵奇异的苹果树，能结返老还童的苹果。如果有谁老了，只要吃上这样一个苹果，马上就会变年轻。不过，似乎二十年来，这棵苹果树根本没有结过果子。这可怎么办呢？”

“ 这种不幸容易挽救。在苹果树底下盘踞着一条蛇，是它把苹果树的汁液吸吮了。如果把这条蛇打死，把苹果树移植到别的地方，它就会照旧重新结果子。”

紧跟着太阳老爷爷又睡着了。老太婆又从他头上拔下第三根金发。

“ 妈妈，你干吗不让我睡觉呀？”太阳老爷爷一边抱怨着，一边想站起来。

“ 睡吧，儿啊，睡吧。别生气。我不是存心把你弄醒的。我打了一个盹，又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在蓝色的大海上有一个船夫。他当船夫已经有二十年了，可从来也没有人去替换他。不知他这个活儿到什么时候才算完。”

“ 看来，他是一个愚蠢的母亲生的。让他把桨递到另一个人手里，自己跳上岸去：那个人就会变成船夫。现在，别再打搅我了。我明天早晨还要按时起来，去晒干公主晚上想念她丈夫流出来的眼泪哩。她丈夫是烧炭人的儿子，国王派他来取我的三根金头发啦。”

第二天大清早，外边又刮起一阵风，在老妈妈膝盖上醒来的不是那个老爷爷，而是一个漂亮的金发小孩子 ——太阳神。他辞别了母亲，从东边窗户飞了出去。

老太婆掀开桶,就对漂来儿说：

“给你这三根金头发，万能神爷爷回答的三个问题，你也听见了。赶快走吧，上帝保佑你，以后你再也见不着我了。”

漂来儿谢了老太婆，走了。

他刚来到第一座城，那儿的国王就问，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消息。

“好消息,”漂来儿答道,“请你派人把泉眼清理干净，把待在泉眼底下的那只癞蛤蟆打死，你们的泉水就会象从前一样流出来。”

国王立刻下令照这样办了，当国王看到这个泉眼又象从前一样喷出神水的时候，他送给漂来儿十二匹白得象天鹅一样的白马，还送给他十二匹马驮得动的金银珠宝。

漂来儿一来到第二座城，那儿的国王也马上问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消息。

“好消息,”漂来儿答道,“请你派人把苹果树刨出来，在树底下可以找到一条蛇，把它打死，然后再把苹果树栽上,它就会象从前一样结果子了。”

国王立刻下令照这样办了。一夜之间，苹果树开满了花，象是有人撒上了玫瑰花一样。国王非常高兴，赠给漂来儿十二匹黑得象乌鸦一般的黑马，又赠给他十二匹马驮得

动的财物。

漂来儿继续往前走，来到蓝色的大海边，船夫问漂来儿，给他打听到了没有，什么时候他才能不做这个摆渡的活儿？”

“打听到了，”漂来儿答道“可是你得先渡过我去，然后我才告诉你。”

船夫最初执意不肯，可是他看出来对付不了漂来儿，只好把漂来儿连他那二十四匹马一同渡过去。

“你再渡人的时候，”漂来儿对船夫说道“就把桨交到那人手里，你自己跳上岸去，那他就代替你做船夫了。”

漂来儿把万能神爷爷的三根金头发拿给国王，国王虽然看见，还是难以相信，可是公主却哭了起来，这并非是由于悲伤，而是因为见他回来而高兴的缘故。

“这些好马和这么多金银财宝你是打哪儿弄来的？”国王问道。

“这都是我挣来的，”漂来儿答道，并且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他帮一个国王得到了返老还童的苹果，这种苹果能叫老年人变成年轻的小伙子；他帮另外一个国王弄到了神水，这种水能叫病人恢复健康，能使死人复活。”

“返老还童的苹果！起死回生的神水！”国王小声地重复着。“要是我吃了这样的苹果，我就会变得年轻起来。要是我死了，洒上点儿神水，就会又活过来。”

于是国王马上动身去找那返老还童的苹果和起死回生的神水。可是从那个时候起，他就一直没回来。

于是，烧炭人的儿子成了国王的女婿，正如妖婆预言的那样。而国王呢，大概直到如今还在那碧蓝的海上渡着来往的行人哩。

高个儿、大肚子和千里眼

从前，世界上有一个国王。他已经老了，只有一个独生子。有一天，他把儿子叫到跟前，对儿子说：

“我的好儿子！你是知道的，果子熟了要掉下来，好让新的果子长出来。我已经够岁数了，不久就要离开人世。但是，在我进棺材以前，我愿意看看我未来的儿媳——你的未婚妻。好儿子，你给自己找个妻子吧！”

王子答道：

“父亲,我倒是乐意遵从你的意旨,不过,我既没有未婚妻,也不知要到哪儿去找。”

于是老国王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金钥匙，递给了他儿子。

“你拿着这把钥匙上到塔的最高层，仔细地挑选一下，然后告诉我，你到底喜欢哪个姑娘。”

王子没有耽搁，马上去了。他有生以来，从不曾到过塔上，而且从来也没听说过塔里还有什么东西。

他登上了塔的最高一层，进入内室，看见顶间上有一个小铁门，小铁门锁着。他拿金钥匙把锁开开，推开门，爬了上去。原来上面是一座圆形大厅；蓝色的天花板，好象夜晚

的晴空，上面闪烁着点点银星；地上铺着绿丝地毯，四周的墙上有十二扇嵌着金框的窗子，在水晶的窗玻璃上，用那象虹一样美丽的、闪闪发光的色彩画着些头戴王冠的年轻姑娘，每扇窗上人物不同，服装也不一样。容貌一个比一个俊俏。王子目不转睛地端详着她们。他一边看，一边欣赏，不知道挑哪个好。这工夫，姑娘们活动起来，象真人一样，看着王子微微发笑，就差没有开口说话了。

这时，王子看见这十二扇窗户之中，有一扇挂着白窗帘。他把窗帘拉开，要看看那儿有什么。原来那儿画着一个姑娘，穿着白衣裳，系着银腰带，戴着珍珠冠。她长得最漂亮,可是,她脸色苍白,满面愁容,好象是从棺材里站起来的一样。王子在这扇窗前站了好久，仿佛在做梦一样，看着这个姑娘，一直看得心都发疼了，才说道：

“我就要这个姑娘做我的妻子,别人我不要!”

王子的话刚说完，那个姑娘就低下头，脸儿红得象一朵玫瑰花。就在这一刹那，窗上所有的人像全都不见了。

王子从塔上下来，把他看到的和他选的是哪个姑娘，全告诉了父亲。老国王听了，忧郁起来，思量了一会儿，终于说道：

“我的儿啊，你拉开了那块遮着的白窗帘，已经就做错了，再加上你说的那两句话，使你自己非要遭到大难不可。因为那个姑娘落在一个凶恶的魔法师手里，他把那姑娘囚在一座铁城堡里；不知有多少人想去搭救她，可是他们谁去了都没能回来。不过,事情既然这样,也就不能挽回了 话既

说出口，也就收不回来了。你走一趟吧，碰碰运气，也许你会平平安安回来的！”

王子告别了父亲，骑上马，动身去找未婚妻。路上，他必须经过一座大树林；他在树林里走啊走的，迷了路。这时候，王子和他那匹马一会儿徘徊在树林深处，一会儿徘徊在断崖和泥潭中间，忽然，他听到背后有说话的声音。

“喂,请你等一等!”

王子扭头一看，发现一个身材高大的小伙子，紧紧跟在他的后边。

“等一等,把我带走吧!如果你肯用我,你不会后悔的。”

“你是什么人?”王子问道,“你会做什么?”

“我叫高个儿，我会往高里长。你看那边大枞树上不是有个鸟窝吗？我不用爬上树，就可以把鸟窝给你拿来。”

说着高个儿就往高里长，他长得非常快，一直长到和枞树一般高，然后把鸟窝取下来，身子马上又缩回到原来那么高，把鸟窝递给了王子。

“你的本领真大。不过，如果你不能把我领出这个树林去，我要鸟窝又有什么用呢？”

“不要紧,这是小事一桩!”高个儿答道,于是他又往高里长，一直长得比那棵最高的松树还高出了两倍，然后他四下里张望了一下,说道:“就往那边去吧,我们往那边的路最近。”

高个儿又缩回来，拉住马缰绳，眨眼间他们已经出了树林。眼前展现了一片辽阔的平原。平原后面，好象城墙一

样，巍然耸立着许多灰色的断崖和树木丛生的高山。

“ 那边走的是我的朋友，”高个儿大声喊道，并且往那边指点着。“ 主人，你最好把他留下来，你将来一定会用得着他。 ”

“ 那好吧，你把他喊到我这儿来，我先看一下到底行不行。 ”

“ 他离我们很远，”高个儿答道，“ 喊他大概也听不见，再说，他走路很慢，走到这儿，得花好长时间，因为他身体太重了。最好还是我去找他一趟。 ”

这时候，高个儿就往高里长，长得脑袋都钻进了云端，他只迈了两步，就抓住他朋友的肩膀，把他放到王子面前。他的朋友是个胖小伙子，肚子大得象一只能盛四桶水的大木桶。

“ 你是什么人 ?”王子问道，“ 你会做什么 ?”

“ 我叫大胖子，我会往宽里长。”

“ 来，你显显本领吧。”

“ 好吧，不过你要赶快走开，快点回到树林里去。”大胖子喊着，子子开始膨胀起来。

王子很纳闷，为什么要叫他走开呢，可是，他看到高个儿拼命往树林里跑，也就催马加鞭，跟在高个儿后边跑去。王子还算跑得是时候，不然的话，大胖子的肚子就会把他连人带马一齐压死的，因为大胖子的肚子一瞬间向四面八方膨胀开了，不论你往哪儿一转身，到处都是肚子，好象平地上来了一座大山。这当儿，大胖子的肚子不再膨胀了，往外

呼起气来，把树林里的树都吹得弯下来挨了地，他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 你逼我跑得好苦，”王子对大胖子说。“ 的确，这样的小伙子不是轻易能遇得上的。咱们一块走吧！ ”

接着，他们三个人继续往前走去。等他们走到峭壁跟前，迎面来了一个人，他用手帕扎着眼睛。

“ 这是我们的第三个朋友，”高个儿说道，“ 你把他留下来，他也不会白吃你饭的。”

“ 你是什么人 ？”王子问道，“ 为什么你的两只眼睛扎着 ？这样，你不是看不见路了吗 ？”

“ 不，主人，绝对不是。恰恰是因为我眼力太好，我才得把眼睛用手绢扎起来。我蒙着眼睛和不蒙眼睛的人一样看东西。要是我把手绢解下来，那么我的眼光就会穿透一切东西。如果我专心注意地看一件东西，这件东西立刻就会被火焰吞噬掉，要是点不着的东西，也就粉碎得四下飞散。所以人们叫我千里眼。 ”

千里眼转过身去，面对着峭壁，把手帕解下来，用那双火一般的眼睛盯着峭壁。峭壁噼啪作响，碎石块四下横飞，不一会儿，只剩下来一堆沙砾。不知是个什么东西在沙砾上象火焰一样闪闪发亮。千里眼走到沙砾堆近前，捡起那件东西，拿给王子。原来是一块纯金。

“ 嘿，老弟，你真是无价之宝 ！”王子说道，“ 谁要是不愿意用你，那真是个大傻瓜。既然你有这么好的眼睛，请你看一下，告诉我离铁城堡还有多远，那儿现在是什么情况。 ”

“如果只你一个人走的话，”千里眼答道，“那么你走一年也走不到。不过，你跟我们在一起，当天就能到那里。那边正在给我们准备晚餐哩。”

“我的未婚妻正在做什么呢？”

“在高高的塔上，
铁栅栏的后方，
凶恶的魔法师，
禁闭着一个姑娘。”

王子说道：

“谁的心地善良,就请他帮助我把她搭救出来。”

三个人都答应王子，一定帮他的忙。于是他们给王子领路，穿过灰色峭壁中间的豁口——这是千里眼用眼睛烧出来的——继续往前行走。越过峭壁，翻过高山，穿过密林，要是有什么东西挡住了去路，三个朋友在转眼之间就把它消除掉。太阳西斜的时候，群山变得低矮，树林稀疏起来，峭壁消失在茂密的灌木丛里；太阳快要落山时，王子骑马走过铁桥，往城堡的大门走去；太阳刚一落山，铁桥自己就吊上去了，城门砰的一声关了。王子和他的三个伙伴就被俘在铁城堡里。

王子往四下里望了一下，把马牵到马圈里，那儿已经给马准备好了草料，然后同三个朋友往城堡里面走去。昏暗中他们看见，在院子里，在前厅里和内室里，有许多服装华贵的人——有主人，也有仆人，可是这些人谁也不动一动，

统统变成石头了。王子同他的伙伴们走过几间屋子，进到一个饭厅里。饭厅里灯火辉煌，中央放着一张桌子，上面摆满了各种好酒和菜饭，还放着四份食具。他们等了好大一会儿，以为还会有人来吃饭，可是始终谁也没来；于是他们四个人围桌坐下，随心所欲地吃喝起来。

他们吃了个酒足饭饱，便往四下里察看睡觉的地方。就在这工夫，屋门忽然敞开了，魔法师走了进来。他是一个驼背的老头子，穿着一件长长的黑衣服，脑袋光秃秃的，花白胡子垂到膝盖上；腰里系的不是腰带，而是三根铁箍。他手里拉着一个十分漂亮的姑娘，这姑娘身穿白衣服，系着银腰带，戴着珍珠冠，可是她脸色苍白，满面愁容，好象是刚从棺材里站起来似的。王子立刻认出她来，一下由座位上跳起，迎上前去；可是还没有等他开口，魔法师就说道：

“我知道你为什么到这儿来。你是想把公主从我这儿偷走。好吧！如果你能一连三夜看住她，不让她离开你跑掉，那就随你的便，把她带走好了；如果她跑掉了，到那时候你就要和你的三个仆人在这里变成石头人，就象在你之前到我这儿来的那些人一样。”

魔法师说完这些话，叫公主坐在椅子上，就走了。

王子目不转睛地看着美人儿，她长得太美了。他开始跟公主谈话，问长问短，可公主却一言不答，既不笑，也不看人，象是大理石雕刻的一样。王子和她并排坐着，决心一夜不睡觉来看着她，不让她离开自己。为了更加妥靠，高个儿长出很高，象条皮带一样，顺着墙把屋子缠了一圈；大胖子

坐在门口，膨胀起来，把门堵了个严，连老鼠也钻不进来 ;千里眼站在屋子中央倚着柱子守护着。可是，没有多大工夫，他们的眼睛都困得睁不开了，随后就都睡着了，他们象死人一样，一睡就是一夜。

天亮时，王子第一个先醒来，一看公主不见了，好象有人把刀刺进了他的胸膛。他马上叫醒仆人们，问他们现在怎么办？

“不要紧，你别难过！”千里眼一边说，一边往窗外看了一看，“我已经看见她了。离这儿一百里的地方，有一座树林，树林中间耸立着一棵老橡树，树尖上结着一颗橡子，那橡子就是公主。让高个儿扶我坐在他的肩上，我们把她找回来。”

高个儿立刻扶千里眼坐在肩上，然后把身子长高，迈开大步，一步就是十里，千里眼给他指着路。

不到片刻工夫，要是换上别人，还来不及绕着茅屋跑上一圈儿，可是他们已经回来了，高个儿把那棵橡子递给王子。

“把它扔到地上！”高个儿说道。

王子把橡子刚扔到地上，公主随着就出现在他面前。

等到太阳从山背后露出来，屋门呼地一声敞开了，魔法师奸笑着走进来。可是，他一见公主还在，登时皱起了眉头，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响。只听哗啦一声，他腰里的一根铁箍断了，脱落下来。他拉住公主的手，把她带走了。

这一场过去以后，王子整天无事可做，只好在城堡里和城堡周围徘徊，惊奇地观察着各种奇怪事物。到处都象是一下子停止了生机。他在一间屋子里看见一个王子，双手

举着宝剑，好象要把什么人一剑劈成两瓣，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劈下去，他就变成个石头人了。在另一间屋子里，有一个变成石头人的骑士，大概是有人追他，他惊惶失措想要逃脱，一不小心绊在门槛上，双手向前一伸，还没有等到趴下，就这样地变成石头人了。在火炉旁边坐着一个仆人，他一只手里拿着晚餐剩下来的烤肉，一只手想要把这一块烤肉往嘴里送，可是还没有送到，就在要往嘴里填的时候也变成石头人了。王子还看到好多变成石头的人像，他们每个人变成石头的姿势,都是在魔法师喊‘你们变成石头吧!’当时所持的姿势。他同样还着到许多匹变成石头的骏马。城堡里和城堡周围一切都是荒凉的、死气沉沉的。那儿树上不生叶,地上不长草,河里不流水,听不到一只鸟啼,也看不见一朵花开，更没有一条鱼儿戏水。

王子和他的伙伴们在城堡里受到很好的款待，一日三餐吃得都很好。一切不用人动手，饭菜都是自己盛到盘子里，酒都是自己倒在酒杯里。晚饭后，屋门又敞开了，魔法师把公主领进来，交给王子看守。尽管大家决心想尽办法来战胜睡魔，但是怎么也不管用，结果他们照样又都睡着了。天亮时,王子醒来,一看公主又不见了,便跳起来,抓住千里眼的肩膀。

“喂,千里眼,快起来,看看公主在哪儿。”

千里眼揉揉眼睛，瞧了一瞧，说道：

“我已经看到了。离这儿二百里的地方有座山，山里有面峭壁，峭壁里有一块宝石，那宝石就是公主。如果高个儿

把我背到那儿,我们就会把她找回来。”

高个儿立刻把千里眼扛在肩头上,随后把身子长高,迈开大步，一步就是二十里。千里眼两只火焰般的眼睛盯着那座山，大山崩裂了，峭壁粉碎得变成千万块小石头，石堆中间有一块宝石闪闪发光。他们把宝石捡起来，带给王子。王子刚把宝石扔到地上，公主马上就出现在他的面前。后来，魔法师来了，他一见公主，气得两眼冒出火光。只听哗啦一声，第二根铁箍又断了，从他腰里脱落下来，他咬牙切齿地领着公主走了。

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和昨天一样。晚饭后，魔法师又把公主领来，他两眼直盯着王子，冷笑道：

“现在咱们就要见个高低,看谁能胜谁,是你占上风,还是我占上风。”

魔法师边说着边走了出去。王子和他的仆人们尽力想不睡觉；打算一会儿也不坐下，彻夜在屋里走来走去；可是这一切都是白费，因为事情已经这样摆布好了：他们一个跟着一个走着走着都睡着了，公主就离开了他们。

早晨，又是王子最先醒来，他一看公主不见了，马上把千里眼叫醒：

“喂,千里眼,快起来,看看公主在哪儿?”

千里眼往窗外看了好久。

“嗐,主人啊!”千里眼说道,“这回她可在老远了。离这儿三百里的地方，有一片碧蓝的大海，在那大海的海底有一个贝壳，贝壳里有一个镶着宝石的金戒指，那就是公主。你

别伤心，我们一定把她找回来。不过今天高个儿也要把大胖子带去,我们用得着他。”

高个儿一边肩上掮着千里眼，一边肩上掮着大胖子，把身子长高，迈开大步，一步就是三十里。不一会儿，他们来到碧蓝的大海边上，千里眼给高个儿指点着，叫他把手伸到海里什么地方，去拿那个贝壳。高个儿尽力把手伸出去，可就是够不到底。

“先别忙,朋友们,请等一等,我来帮你们的忙,’大胖子一边说着，一边用尽全身力气，把肚子膨胀得大大的，然后躺在海岸上，喝起水来。

不一会儿海水就下落得很多，因此高个儿也就毫不费力地摸到海底，把那个贝壳从海里捞出来。他从贝壳里掏出那只镶宝石的金戒指，掮起他的两个朋友，急忙往回走。只是他掮着大胖子赶路，觉得挺累，因为大胖子肚里装着半个海的海水；于是他把大胖子往下一扔，扔到广阔的山谷里。大胖子象是从高塔上掉下来的一个皮囊，咕咚一声倒在地上。一刹那间，整个山谷被水淹没了，水越来越多，积成了一个大湖。大胖子自己费了好大的劲，才从湖里爬了上来。

就在这工夫，王子在城堡里已经吓得半死不活了。初升的阳光已经从山后照射出来，可是他的仆人们却还没有回来，太阳升得越高，阳光照得越亮，王子就越觉得害怕的厉害。他前额上冒了冷汗。不大一会儿工夫，东方出现了一抹红霞,就在这一瞬之间,嘎吱一声,屋门敞开,魔法师站在门

门。他四下里望望，一见公主不在，便哈哈大笑起来，笑得非常难听。他走进来了。可是就在这当儿，哗啦声响，窗子上的玻璃打得粉碎，一只镶宝石的金戒指落在了地上，公主应声出现。原来城堡里发生的事情和王子临身的灾难，千里眼都看见了，便把这事都告诉了高个儿。于是高个儿向前迈了一步，把那镶宝石的金戒指朝窗口投了进去。

魔法师愤恨得咆哮如雷，震得整个城堡直发颤。这时，只听哗啦一声，他的第三根铁箍也断了，脱落下来。魔法师变成了一只乌鸦，从打碎了的玻璃窗里飞了出去。

这时候，美丽的公主开口说话了，她感谢王子搭救了她，脸蛋红得象朵玫瑰花。同时城里和城堡周围的一切也都马上恢复了生机。那高举宝剑的人，宝剑一挥震得风声簌簌，然后把宝剑插入剑鞘；那个在门槛上绊倒的人，马上爬起来，摸了摸鼻子，看摔坏没摔坏；那个坐在火炉一旁的人，嘴里已经塞了一块烤肉，正在咀嚼 总而言之，每个人都把刚开头做的那件事做到底，并且把每人变石头当时留下未做完的事继续做完。马匹在马圈里用蹄子刨地，高兴地嘶叫着 城堡周围的树木，又披上了绿装，象万年青一样 草地上开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高空中云雀在歌唱，湍急的小河里，成群的小鱼在快活地戏水。到处是生气勃勃，一片欢乐景象！

不一会儿，许多形形色色的贵人都聚集在王子待的屋子里，大家齐声感谢王子搭救的恩情。但是王子回答他们说：

“这件事，不应该感谢我。要是没有我那三个忠实的仆人 高个儿、大胖子和千里眼，我的下场也要和你们一样。”

然后，王子和他的未婚妻带着高个儿、千里眼动身回家，去见他父亲老国王了，所有的贵人都给他送行。半路上，他们遇到了大胖子，又把他带上，一道走了。

老国王看到儿子这样幸运，高兴得都哭了；他已经不指望他的儿子能回来了。过了没多久，就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大宴宾客三个礼拜，所有被王子搭救出来的贵人，都被邀请了来。筵席结束时，高个儿、大胖子和千里眼走到王子跟前，对他说，他们又要去到处流浪，找他们的工作做。年轻的国王百般劝说，要他们留下来：

“你们要什么有什么，到老什么也不会缺，你们什么活儿也用不着做！”

但是，他们三个都不愿意过这样游手好闲的生活；他们终于辞别他走了，就这样，他们直到现在，还在世界上到处流浪着。

黄鼠狼国王

据说古时候，捷克国里的每一族鸡都是自己当家做主的。每个鸡窝旁边，都有一块空地和一个垃圾堆，母鸡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那里刨食吃。每一族鸡都有一只公鸡领头，管理大家。要是公鸡找到了一粒粮食，他就把母鸡都喊到一起，把那粒粮食送给自己最喜爱的一只母鸡……要不然他就自己吃下去。如果有哪只母鸡对这事发脾气，那么公鸡就啄她一顿，也就完事了。往往有只公鸡一打鸣，村里其余的公鸡也就跟着喔喔喔地啼起来。就这样，它们相安无事地过了好多年。

不幸出了一件事情：它们邻近池塘里的青蛙不满意自己家里种种制度，呱呱呱地争吵起来，结果请来长腿鹳做它们的国王。公鸡和母鸡看到这件事，不甘心落在青蛙后头，决定也要请一位国王，于是它们开会来商议。商议结果，对于请国王的事大家都同意，可是在决定请谁来做国王时，却发生了争执。谁也不愿意叫别人来管自己，谁都想当头儿。公鸡们互相谩骂，厮咬起来，咬得羽毛横飞，鸡冠上鲜血直流。后来，一个聪明的老公鸡想出一个主意来：为了大家不伤和气，最好从外边请个有威力的国王来。他提议

请黄鼠狼，因为这只野兽口齿锋利，力气足壮，谁都会怕它。黄鼠狼一定能把鸡窝管理得平平静静，秩序井然。

大家都赞成这个主意，马上派遣几位使者去见黄鼠狼，请它来做国王。黄鼠狼听了使者这番言语，接待非常亲切，答应保留鸡群原有的一切自由和权利；还答应保护它们，不让鹞鹰抓走鸡雏，不叫貂鼠吃它们的鸡蛋；再也不让麻雀把谷粒当面抢跑。此外，黄鼠狼还答应任命公鸡首领们做它的谋臣、侍从和其他宫廷官吏。

黄鼠狼答应的这种做法很中公鸡和母鸡的意。它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扶保黄鼠狼登上王位，庆幸现在有了这样一位威力强大而心地善良的国王。

可是，过了没多久，黄鼠狼国王陛下就想喝鸡血了，但它不愿露出它的本性，怕这样会把群鸡惊散。于是它决定在某一个臣民身上加个罪名，然后以此为借口，咬断那个臣民的喉咙，痛痛快快喝顿血。

于是黄鼠狼叫来一只又大又胖的漂亮公鸡，问它闻没闻到什么气味。这只公鸡心地浑厚诚实，说道：

“国王陛下，请您别生气，我闻到一股子叫人受不了的臊臭。”

这种气味是黄鼠狼身上发出来的，因为所有的黄鼠狼都有臊臭味，即使它们做了鸡的国王也免不了。

“啊哈,你这个卑鄙大胆的坏蛋！”黄鼠狼朝那只公鸡扑过去，“你竟敢对你的国王和主人这样讲话！”

黄鼠狼一下子把公鸡的脑袋咬断了，喝了它的血。然

后，它又叫来另一只公鸡，照样问它有没有闻到什么气味。

这只被叫来的公鸡看到它同伴那断了脑袋的尸体和国王陛下嘴上的鲜血，明白事情有点儿不妙，吓得浑身发抖，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你为什么发抖呢？”国王对它说“你大概是做贼心虚。你说,你闻到了什么气味？”

这只公鸡鼓足了勇气,向国王深深鞠躬,细声细气、甜甜蜜蜜地说道：

“国王陛下,我闻到一股子清香扑鼻的气味。”

“好一个卑鄙无耻、口是心非的家伙！”国王怪叫一声，“你想用可耻的奉承来掩盖你的罪行！”

黄鼠狼把这只公鸡的脑袋也咬断了，把血喝了下去。

现在,黄鼠狼虽然已经吃饱了,可是他爱上了这样的把戏，所以又叫来一只公鸡，对它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可是这只公鸡是个饱经世故的老滑头。它看到两个断了脑袋的同伴和国王那血糊糊的嘴巴，却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它毕恭毕敬地鞠了几个躬，回答道：

“国王陛下,你可别生气。这些天天气潮湿,我伤风伤得厉害,什么气味也闻不出来。”

黄鼠狼国王看到,这只公鸡如此巧妙地应付过去,自己一时也抓不着它什么错儿，又很赏识这只公鸡，因此善意地笑了笑，立即把这个狡猾的家伙放走了。

小 树 墩 娃

从前有一对夫妻。他们的小木屋就在村头树林边上。他们家里很穷：丈夫给人家打短工，妻子纺线卖。别看他们穷，他们却时常说："唉，要是我们有个孩子该多好啊！""你们真该庆幸，上帝没有送给你们孩子，"人们常说，"你们穷得自己都吃不饱哩！"他们却回答说："只要我们两口子吃得饱，孩子就饿不着。但愿能有个孩子就好！"

有一天早晨，丈夫在树林里刨树根，刨出来一个树墩儿，活象个小孩子：有一颗小脑袋，一个小身子，两只小手和两只小脚。就是头顶上需要用斧子稍微砍一砍，砍得平平的，圆圆的；手上和脚上的毛毛根需要砍掉，好让人家看着象个小孩子。就这样，竟然弄得象个真正的小孩，就差不会哭罢了。

丈夫把它拿回家去，对妻子说：

"给你这个小树墩娃，这是你想要的。你可以养着他。"

妻子把小孩儿裹在襁褓里，拉着孩子的双手唱道：

睡吧，睡吧，睡—— 吧，

快睡觉呀，小树墩娃，
睡醒了 呀好宝宝，
我给你把粥熬。

孩子在襁褓里忽然动了动，转了转脑袋，喊道："妈妈，我要吃东西！"妈妈高兴得不知道该怎么好。她把孩子放到床上，跑去给他熬粥。粥熬好了，树墩娃喝了个光，然后又喊道："妈妈，我要吃东西！"

"等一等，好孩子，等一等，我马上给你拿来。"

主妇跑到邻家去，端来满满一壶牛奶。树墩娃大口大口喝下去，喝光了，又喊他要吃东西。主妇惊讶地说道："好孩子，难道你还没有吃饱？"于是，她去到村里，借来一个大圆面包。她把面包放到桌子上，到外边过道里的炉子上烧水做汤，她刚一出门，树墩娃就看到了桌子上的面包，连忙从襁褓里爬出来，跳到凳子上，一口把那个大圆面包吞下去，又嚷道："妈妈，我还要吃东西！"妈妈走进屋子，想切面包就汤吃，可是她一看，那个大圆面包连影儿也不见了。树墩娃站在墙角，圆得象个小木桶，瞪眼瞧着她。

"我的天哪，树墩娃是不是你把那个大圆面包都给吃了？"

"是的，妈妈，是我吃了，现在我就要吃你了！"

妈妈吓得目瞪口呆，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树墩娃就把她吞下去了。不大一会儿工夫，父亲回家来了。他刚推开屋门，树墩娃就嚷道："爸爸，我要吃东西！"父亲

看见树墩娃身子粗得象个小火炉，眼睛滴溜溜乱转，张着大嘴，可把他吓了一大跳。后来，他认出是树墩娃来，便说道：

“ 嘿 ,真见鬼 !你妈妈在哪儿呢 ?”

“ 我把她给吃了 ,我还要吃你。”

树墩娃张开大嘴，一眨眼的工夫就把他父亲吞下去了。但是，他吃的越多，肚子越饿。家里已经没有什么可吃的了，于是树墩娃动身到村子里去。迎面来了一个小姑娘，推着一辆独轮车，车上装着三叶草。

“ 你一定是吃得太饱了，看你的肚子有多么大 !”姑娘吃惊地说道。

树墩娃回答道：

我吃倒是吃了，
稀粥吃光了，
牛奶喝完了，
大圆面包咽下去了，
爸爸和妈妈到我肚子里了。
现在我要吃你了 !

说着说着，树墩娃跳到姑娘跟前，连她带独轮车一口吞下去了。后来，他遇到了一个农夫，坐在一辆装干草的货车上。树墩娃往路当中一站，马儿停下了。

“ 你这个笨蛋，难道说不能躲开道？你等着我揍你 !”农夫喊道，并且摇了摇鞭子。可是，树墩娃一点儿也不在乎，

说道：

我吃倒是吃了，
稀粥吃光了，
牛奶喝完了，
大圆面包咽下去了，
爸爸妈妈，还有姑娘和独轮车，
都吞到肚里了。
现在我要吃你了！

农夫还没有来得及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连马带车都到了树墩娃的肚子里。

树墩娃继续往前走。他看见一个猪倌在野地里放猪。树墩娃忽然食欲发作，他把那一群猪连同猪倌一口气都给吞了下去，吃得干干净净。后来，他看见山岗上有一个牧童，在放一群绵羊。“嗯，”他自言自语地说道，“我既然能吃这么多，那我就把它们也全吃掉吧。”于是他走上前去，把一群绵羊、牧童和一只叫奥列希克的狗都吃下去了。吃完了，他慢腾腾地继续往前走，来到了一个菜园子，那儿有一个老太婆在白菜周围培土。树墩娃毫不犹豫，就钻进菜园子里，拔下白菜，吞进肚子去。

“树墩娃，你为什么祸害我？”老太婆说道，“你吃了好多东西，似乎该吃饱了。”

树墩娃气呼呼地瞧着她，又开始说起他那一套来：

我吃倒是吃了，
稀粥吃光了，
牛奶喝完了，
大圆面包咽下去了，
爸爸妈妈，还有姑娘和独轮车，
一个农夫和一车干草，
都吞到肚里了。
现在我要吃你了！

树墩娃也想把那老太婆吞下去。但是，手急眼快的老太婆并没有着慌，一铁锹就把树墩娃的肚皮豁开了，树墩娃立刻倒在地上死了。您猜发生了什么样的奇事啊？从树墩娃肚子里先蹦出来那条叫奥列希克的狗，随后牧童也走了出来，后边跟着他的一群绵羊。奥列希克把羊哄到一起，牧童吹了声口哨，便赶着羊群回家去了。然后，从树墩娃肚子里跑出来一群猪，后边跟着猪倌，猪倌抽了一声响鞭，赶着猪，跟在羊群后边走了。然后，马拉着一车干草从树墩娃肚子里出来了，农夫把缰绳抖落得噼啪直响，嘴里骂着，跟在猪群后边，朝村里走去。跟在大车后边，姑娘推着一辆独轮车从树墩娃肚子里钻出来，她后边跟着树墩娃的爸爸和妈妈，他们手里拿着那个从邻家借来的大圆面包……

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夫妻俩再也不说“唉，要是我们有个孩子该多好啊！”这句话了。

伊尔卡和山羊

从前有个国王，他有一个女儿，这女儿总是那么忧郁，没有人能引起她的欢笑。国王便吩咐张贴告示，说如果有人能把公主逗笑，他就把公主嫁给那个人。

可巧当时有个牧羊人，他有一个儿子叫伊尔卡。伊尔卡就对父亲说：

“爸爸，我去试试把公主逗笑。你给我一只山羊吧！”

“好，去吧。”父亲说。

这只山羊真奇怪：谁要一摸它，如果它主人不许可，那人的手就拿不下来。

伊尔卡带着那只山羊走了。路上他遇见一个过路人，那人把一条腿扛在肩膀上走路。

“你干吗把腿扛在肩膀上呀？”伊尔卡问道。

“因为，”那个过路人答道，“如果我用两条腿走路，那么一步就要迈一百里。”

“可你要到哪儿去呢？”

“我想找个事，看看有没有人肯用我。”

“那么，咱们一道走吧。”

他们继续往前走去，路上遇见一个把眼睛扎起来的人。

他们便问他道：

“你干吗把眼睛扎起来呀？”

那人答道：

“如果我不扎着，那么我就能看到方圆一百里。”

“可你要到哪儿去呢？”

“我要去找个工作做。你用我不用？”

“我用你，跟我们一道走吧。”

他们三个人往前又走了一段路，又遇见一个人，那人腋下挟着一个瓶子。他不用瓶塞，却用手指头堵着瓶口。

“你干吗拿手指头堵着瓶口呀？”

“如果我把手指头抽出来，瓶里就会喷出一股子水来，喷到方圆一百里，我想淹没什么就淹没什么。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用下我，我会给你带来幸福的，可你也得给我带来幸福。”

“好，那么咱们就一道走吧。”伊尔卡说。

不久，他们来到了王国的京城。他们给山羊买了一些彩带，便在一家客栈里住下了。那儿已经有人留下了话，说要是来了给国王的女儿治病的，他们愿意吃什么就吃什么，愿意喝什么就喝什么，一切都由国王付钱。他们四个人用彩带把山羊打扮起来，交给客栈主人去看管。客栈主人把山羊安置在一间小屋子里，那屋子隔壁就是他三个女儿的卧室。这时，她们姊妹三个还没有睡。大姑娘玛妮亚说：

“要是我有这样的彩带该多好啊！我去山羊身上解下一条来。”

二姑娘陶尔达说：

“不要这样做，早晨人家会看出来的。”

但是玛妮亚爬起来，到隔壁山羊那儿去了。她一去就没有回来。三姑娘卡佳对陶尔达说：

“你去找大姐一趟吧。”

陶尔达去了，她扶着玛妮亚的肩膀说：

“撒开手，咱们走吧！”

可是，陶尔达也给粘住了。

卡佳来了。

“你们小心，不要把彩带统统给人家解下来！”

卡佳伸手去拉二姐的裙子，她也给粘住了。

第二天早晨，伊尔卡来了，他牵着山羊就走，后边跟着一条长尾巴——卡佳、陶尔达和玛妮亚。客栈主人还在梦乡，他们已经走过了村子。卡佳的未婚夫从窗子里往外一看！

“糟了，糟了，”他嚷道，“卡佳，这是怎么回事呀？”

他跑出来，抓住卡佳的手，结果他也给粘住了。

有个放牛的赶着一群牛从旁边经过。一只公牛碰着了这一大串，也跟着走了。

他们来到国王的城堡，几个宫内的官员迎上前来。他们看见伊尔卡和这一群，急忙报告了国王。

“国王陛下！这可真是奇事啊。我们什么世面没有见过，可是象这种稀罕事还从来没开过眼哩！”

人们马上把公主领来，公主这么一看，禁不住哈哈大

笑，笑声震得墙壁直动。

接着他们就盘问伊尔卡，问他是什么人。伊尔卡说，他是个牧羊人的儿子，名叫伊尔卡。

宫廷里都在说，这件事情办不到，公主决不能嫁给伊尔卡，他的出身微贱。还得给他再出个难题做。

“那么就请你们出题吧。”伊尔卡说。

离这儿一百里地远有个泉眼，他们叫伊尔卡在几分钟之内，从泉里舀一勺水来，然后才能把公主嫁给他。

伊尔卡便对那个肩上扛着长腿的伙伴说：

“你不是说过，如果把这条腿放下来，一步就能迈一百里吗？”

“这算不了什么，马上就可办到，”那人回答着，立时把那条腿放下来，一迈步，就到了那口泉眼旁边。

几分钟过去了，伊尔卡在等着，他的伙伴该回来了，可是却没有回来。

伊尔卡对第二个人说：

“你不是说过，如果你拿掉眼睛上蒙的布，就能看到方圆一百里吗？请你看看，他在泉眼那儿干什么？”

“主人，”那人答道，“他在那儿躺着哩……啊哈，我的天哪，他竟在那儿睡着了”

“这可坏事了，”伊尔卡说，“时间就要到了。喂，你来，第三个人，你不是说过，如果你把堵瓶口的手指头抽出来，水就能喷出一百里吗？你用水把他喷起来吧……”“而你，”伊尔卡对那个千里眼说，“看一下，他在那儿动弹不动弹。”

“他已经起来了，正在擦脸……往勺里舀水哩。”

那个长腿人真的站了起来，他迈了一步，就回到了原地，不迟不早，时间恰好。

“不行，”宫廷的人对伊尔卡说，“还得给你出个题目。”

在那边树林里有一只可怕的独角兽，专门吃人。他们叫伊尔卡去把它杀死，才能娶公主。

伊尔卡叫着伙伴们，一起到树林里去了。他们来到了兽穴跟前。那里面有三只野兽，其中一只是吃人的独角兽。于是，伊尔卡和他的朋友们揣上石头和枞树球，爬到一棵高大的枞树上，枞树正好在兽穴上方。等到野兽们睡了觉，他们就扔石头打野兽。

被石头打中的野兽，对旁边的野兽说：

“别打扰我，不要乱推乱碰！”

第二个野兽答道：

“我并没有碰你啊。”

这当儿，砰的一声从树上又投来了一块石头。

“安静点！你这是第三次碰我了。”

“我根本就没碰过你。”

于是，它们互相猛扑、厮打起来。独角兽想用角顶它的对手，不料对手躲开了，独角兽的角一下子插进了树里，插得那么深，拔也拔不出来。我们这四位朋友马上从树上下来啦。这时，那两只野兽早就逃跑了，伊尔卡他们把独角兽杀死，把脑袋割下来扛回城堡去了。

宫内的官员们看到伊尔卡把这件事也做完了。这可怎

么办呢？难道就把公主嫁给他吗？

“不,各位,”一个官员说道,“不能这样办。要知道，他是个平民，怎么能和公主结婚呢？我们必须想个什么办法把他干掉。”

于是，国王派人和伊尔卡去聊天，看他怎么谈自己，他脑子里有些什么想法。有一个女侍从就对伊尔卡说了：

“伊尔卡,你要倒霉了,他们想弄死你哩。”

伊尔卡回答道：

“我不怕。还是在我十二岁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打死过十个。”

原来是这么回事：有一次，伊尔卡的母亲给他烤了一块奶渣饼，上面落了十只苍蝇，伊尔卡一下子就把十个苍蝇全打死了。

听了伊尔卡的话以后，宫廷的官员彼此谈论起来。

“这得用枪打死他,别的办法可制服不了。”

他们叫来士兵，并且告诉伊尔卡，说是要在城堡里给他举行加冕礼，同时还有阅兵仪式。他们把伊尔卡领去，士兵们已经准备开枪打死他了，这时候伊尔卡便对拿瓶子的那人说：

“来,拿水喷他们。”

拿瓶子的人抽出堵瓶口的手指头，让瓶子里的一股水喷到士兵们身上，喷到士兵们眼睛里，弄得他们什么也看不见了。

此刻宫廷的官员们和国王看出来，实在是无计可施了，

于是就把伊尔卡叫来，答应把公主嫁给他。他们给伊尔卡穿上华丽的国王服，举行了婚礼。我也参加了这个婚礼。音乐奏着，客人们唱着歌。他们大吃大喝，肉和饭满盘满碗的,美酒一桶一桶的 在一个树墩后边找到了一个鸡蛋，我拿它照着一个客人 脑袋上啪哒一下，那客人的脑袋立刻变成了个光葫芦,直到现在,还是光秃秃的……

幸亏世界上有死神

很久很久以前，耶稣和圣彼得还在世界上到处流浪。有一天，他们来到铁匠家里，请求在他家里借住一宿。铁匠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他把铁锤扔到铁砧底下，领着客人们来到上房。他做了丰盛的晚饭招待客人。吃罢饭，他对客人们说 ：

“我知道，你们走了一段艰苦的路程，一定想要休息休息。而且今天又是个大热天，汗象雨一样往下流。你们就在我床上睡吧，我到草棚里的干草上去睡。 ”

铁匠向客人们道了晚安，走了。第二天早晨，他又请客人们吃了饭，然后送了他们一程，临分别时，他说道：

“ 我尽心尽意的招待了你们，如有不周之处，请不要见怪。”

圣彼得轻轻地扯了一下耶稣的衣袖，说：

“ 主啊，难道你什么也不打算酬谢这个值得尊敬的人吗？他待我们太好啦。 ”

耶稣说道：

“ 人间的酬报都是空的。我打算在天堂给他准备另外一种酬报。”耶稣说完，扭头对铁匠说“：要是你愿意，请你提

出三个愿望，管保都能实现。”

铁匠一听很高兴，说道：

“既然是这样，主啊，求你大发慈悲，让我再结结实实地活上一百年吧。”

“一定能如你的愿，”耶稣说，“你还要什么？”

铁匠想了想，说道：

“还要什么呢？我生活得很好，挣的钱也足够花的。主啊，求你大发慈悲，让我象现在一样老有活儿干吧。”

“你这个愿望也会实现的，”耶稣回答说，“你的第三个愿望是什么？”

这时候，铁匠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他想了一会儿，说道：

“主啊，你既然这样慈悲，那就求你发善心，答应我这件事吧：不论是谁，只要他在你曾经坐过的桌旁的凳子上坐下去，如果我不放他走，就让他站不起来。”

圣彼得听了这个愿望，禁不住笑起来，可是耶稣却说道：

“就这么办吧！”

于是他们分了手。耶稣和圣彼得上路了。铁匠非常高兴，急急忙忙回家去。

耶稣怎么答应的，事情就怎么应验的：铁匠所有的邻居都相继死去，只剩下他仍旧活得壮壮实实，欢蹦乱跳的象条鱼一样。活儿多得做不完，他整天从早唱到晚。

不过，什么事都有个完。一百年过去了，死神来敲铁匠

的门。“谁啊？”铁匠应声问道。“是我，我是死神，是来找你的。”“哦，欢迎，欢迎，亲爱的客人。”铁匠说着，心里不由得暗笑。“请进，请进，可尊敬的太太。你请等一会儿，我把大锤和铁钳子收拾起来，马上就准备停当请你先在那条凳子上坐一下，我知道，你到处跑来跑去，一定很累了。”死神一点儿也没疑心，也没等人再三劝让，一屁股就坐在凳子上了。这时，铁匠高声大笑起来，说道：

“现在你就在这儿坐着吧，我不想叫你起来你就起不来！”

死神在凳子上乱折腾一气，骨头架子扭得直响，牙齿咬得咯吱咯吱的，但是什么办法也不顶用，不管怎样也不能挪动地方，坐得牢牢的象钉在凳子上一样。铁匠笑得肚子都疼了，他锁上门，去干自己的活儿去了。铁匠很得意：现在他再也不用怕死神了，因为死神已经被俘在他手里。

但是，好景不常。没有多久，铁匠就发觉自己的事情做错了。铁匠为了庆贺这件喜事，一心打算把院子里养的那只小肥猪宰掉，熏点香肠，因为他是非常喜欢吃熏香肠的。铁匠拿起一把斧头，照小猪脑袋上就是一下子，把小猪打了个脚朝天。然后，铁匠拿着刀子俯下身去，想割断它的咽喉，放出猪血来做肝泥灌肠。不料小猪忽然往上一蹦，哼哼着不知跑到那儿去了。铁匠吓了一大跳，不知如何才好。

“你这个畜生，等着瞧吧，我总要跟你算帐的！”铁匠一边说着，一边到鹅栏里去捉鹅，那只鹅已经养了两个礼拜，长得很肥实。

“ 如果香肠我吃不着,那么用你来解解馋也是好的。’他说着，拿起刀子就宰那只鹅。可是，事情真是古怪：那只鹅一滴血也没有流，铁匠拔出刀来，鹅脖子连一点儿伤痕也看不到。铁匠正在纳闷，这只鹅从他手里挣脱开，跟在小猪后面，嘎嘎嘎地叫着跑了。

这时，铁匠已经冒火了。本来他今天很走运，可怎么到现在连顿烤鹅都吃不成呢？算了吧，什么猪啊鹅的，去它们的！铁匠去到鸽子窝里掏出两只鸽子。为免这两只鸽子也发生类似的怪事，他拿起斧子，一下子砍掉了它们的脑袋。“ 哼,能把你们俩收拾了也好哇,’铁匠嘴里嘟嘟囔囔的,把鸽子扔到地上。可是，多么奇怪的事啊！鸽子刚着地，脑袋就又长到身子上了。它们展开双翅，飞得无影无踪了。

这当儿，铁匠恍然大悟。他举起拳头捶了一下脑门。

“ 唉，真是的！我竟没有想到，世上什么东西都死不了啦,因为死神被我俘了。”

铁匠摇摇脑袋，一想到从此就得永远吃不上那美味可口的牛肠、引人食欲的鹅肉和烤鸽子肉了，心里真不怎么愿意。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把死神放开吗？不行，死神会先把他的脖子扭断。因此，铁匠决定，最好是不吃肉，而吃豌豆和稀粥，不吃烤肉，而吃白面包。既然没有别的什么可吃，白面包就算很好了。

旧存的东西还没吃完的时候，一切都平安无事。但是，夏天到了，倒霉的事也就跟着来了。所有的生物，凡是去年有的，今年全都又活了，一个也不少。而且还繁殖了无数小

的,遍地都是。鸟啊、老鼠啊、甲虫啊、蝗虫啊、壁虱啊,还有其它害虫，把田里所有的庄稼连吃带毁，弄个精光。草地好象火烧了一般，树木秃得象扫帚——上面的叶子和花儿都被蝴蝶和青虫吃光了。可是，任何一只害虫也扑灭不掉！河湖里繁殖了那么多的鱼、青蛙、水蜘蛛和其它的水虫子，把水都给弄脏，闹得连水都不够喝了。空中蚊子、苍蝇和小虫成群乱飞，遮天蔽日，地上许许多多小虫子乱爬乱蹦，多得真能害死人……如果死得了的话。人们弄得半死不活的，好象幽灵一样，真是活也不得活，死也不得死。

铁匠看到由于他冒冒失失的要求，给世界上招来了这么大的不幸，于是说道：

“上帝给世界上创造了死神，这件事做得太对了。”说完，他去把死神放开，向死神屈服。死神立刻把他掐死了。于是，世界上的一切又都渐渐地恢复了原状。

林 中 女 妖

从前有一个穷苦的孤儿，他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为了生活，他不得不去找活儿干。他找了好久，有一天，走到林边一间孤零零的小屋跟前。门槛上坐着一个小老头子，他没有眼睛，只是两个小黑窟窿。屋旁羊圈里，山羊在咩咩叫。小老头子说：

“羊啊，我倒是愿意带你们到牧场上去，可是我办不到啊，我的眼睛看不见啦。我要打发人和你们去吧，可是又没有人。”

“老爷爷，您打发我去吧，”小孩子自告奋勇地应声说。“我愿意放羊,也愿意为您效劳。”

“你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

小男孩就把自己的情况讲了一遍，说他叫雅涅克。

“雅涅克，那太好了，我就把你留下吧。头一件事是把羊赶到牧场上去。只是你不要把羊放到树林里那座小山上去,那儿有女妖,它把你弄睡了,会挖掉你的眼睛,落得我这个样子的。”

“老爷爷,您放心吧,”雅涅克答道。“妖精是挖不了我的眼睛的。”

雅涅克把羊从羊圈里放出来，赶着上牧场去了。头两天，他只在树林附近放羊，到了第三天，他可就对自己说了：“为什么我要怕妖精呢？我要把羊赶到青草长得更茂盛的地方去。”于是雅涅克剪下三根绿树枝，藏在帽子里，赶着羊进了树林，到那座山上去了。上了山，羊群四下里散开，吃起草来。雅涅克坐在荫凉里的一块石头上。忽然，不知从哪儿来了一个美丽的少女，站到他面前，那少女穿着白衣裳，乌黑的头发披散着，可是恶毒的眼神，却象棘刺一样。

“上帝保祐，小牧童，”少女说“你看，我们花园里结了多么好的苹果呀。给你一个，你尝尝就知道它有多么好吃了。”

说着她递给雅涅克一个好看的红苹果。但是雅涅克知道，只要吃了这个苹果，立刻就要睡去，那时少女就会把他的眼睛挖掉。

“美丽的姑娘，谢谢你，”雅涅克说“我主人花园里结的苹果比你这个还要好。我已经吃够了。”

“不吃也好，不勉强。”少女说罢便走了。

过了一会儿工夫，来了第二个少女，她长得更美，手里拿着一朵鲜红的玫瑰花，说道：

“上帝保祐，小牧童!你瞧，我在地边上摘了一朵多么好看的玫瑰花呀。多么香啊，你闻闻看!”

“美丽的姑娘，谢谢你，我主人花园里的玫瑰花，比你这个开得还要美。我已经闻够了”

“不闻也好，不勉强，”少女气冲冲地说着，转身走

了。

又过了不大一会儿工夫，来了第三个少女。她长得比前两个更美丽，更年轻。

“上帝保祐,小牧童!”

“谢谢你的问候,美丽的姑娘。”

“你真是个漂亮小伙子,”少女说,“不过,要是给你把头发梳好看了，那你就会显得更漂亮。来，到我这儿来，我给你梳梳。”

雅涅克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可是，等到少女刚走到他跟前，要给他梳头时，他从帽子底下抽出一根树枝来，照少女手上啪的打了一下。姑娘大哭着嚷道:“唉哟,救命啊,救命啊！”可是她却一步也动不了。雅涅克哪把她的哭放在心上，他用树枝把她的手绑了起来。这时候，另外两个少女跑来了，她们看见妹妹被绑住了，就要求雅涅克给她松绑。

“你们自己给她解开好了,”雅涅克说。

“唉,我们可不行,我们的手太娇嫩了,会扎破的。”

可是，两个女妖一看雅涅克这小伙子不听那一套，也没办法，便走到妹妹跟前，想给她松绑。这工夫，雅涅克跳起来,用树枝照她们手上啪、啪,各打了一下,随着就把她们的手也绑起来了。

“瞧，可恶的妖精，你们到底被擒了。这就是你们挖掉我主人眼睛的下场。”

说完雅涅克跑回家去了。

“老爷爷,快跟我来,我找到了妖精,她们会把眼睛还给

你的。”

不一会儿，他们来到山上、雅涅克对第一个女妖说：

“你说，老爷爷的眼睛藏在哪儿？你要是不说，我就把你扔进水里淹死。”女妖推说不知道，于是雅涅克差一点儿就要把她推到山下边的河里去。

“雅涅克，求你可怜可怜，放了我吧，”女妖哀求道，“我把老爷爷的眼睛还给你。”

于是她把雅涅克领到一个山洞里。那儿放着一堆眼睛——有大的，有小的，有黑的，有红的，有绿的，还有蓝的……女妖挑了一对，递给雅涅克。可是当雅涅克把这对眼睛给老爷爷安上时，老头儿叹息道：

“唉，真倒霉，真倒霉，这不是我的眼睛，这对眼睛只看得见猫头鹰。”

雅涅克勃然大怒，抓住女妖，扔到河里去了。然后，他对第二个女妖说道：

“你说，老爷爷的眼睛在哪儿？”

这个女妖开头也推说不知道，可是当雅涅克吓唬她，要把她也扔到水里淹死的时候，她才把雅涅克领到刚才去过的那个山洞里，挑了另外一对眼睛来。

但是，老爷爷又埋怨说：

“唉，这不是我的眼睛，这对眼睛只看得见狼。”

于是第二个女妖也遭到了第一个女妖的下场——河水淹没了她。

“你说，老爷爷的眼睛在哪儿？”雅涅克向最小的一个女

妖喝道。

她也把雅涅克领到放着 一大堆眼睛的那儿去，挑了一对。可是，等到把眼睛给老爷爷安上时，老爷爷却绝望地说，这也不是他的眼睛。“这对眼睛只看得见梭鱼” 雅涅克看到这个女妖又欺骗了自己，就想把她淹死，可是女妖哭着央求道：

“ 雅涅克 ,求你可怜我 ,把我放了吧 我把老爷爷原来的眼睛给你。”

女妖从那堆眼睛的深处找出一对来。雅涅克把这对眼睛给老爷爷安上，老爷爷高兴了。

“ 这才是我的眼睛呢！谢天谢地，现在我看得清清楚楚啦！”

从此以后，雅涅克和老爷爷就过起了愉快的生活：雅涅克放羊，老爷爷待在家里做干酪；做好了，他们一同吃。

从此那山上的女妖再也不露面了。

三个纺纱老太婆

从前，有个穷寡妇，她有一个女儿，名叫丽杜什卡。她们没有一垄田，也没有一头牛，只是靠纺纱卖钱度日。丽杜什卡长得又聪明又美丽。可就有一样不好——非常懒。每逢要她去纺纱，就眼泪汪汪的。即使她母亲硬叫她坐下来纺，她做的活儿也是少得没法说。她母亲为此心里很生气。有一天，她母亲一怒之下给了她一巴掌。她挨了打，便数落着大声哭号起来，眼泪象泉水一样往外流，哭声传到三里以外。正好这时太后① 打这儿经过。她听到大声哭号，就叫车夫把马停住。太后下了车，走进小木舍，心想，那儿一定出了什么不幸的事情。

“我的孩子,你怎么啦？”太后问那个哭得非常伤心的丽杜什卡道。

“哎呀,哎呀,妈打我了！”

太后转身对她母亲说：

“你为什么打这个可怜的姑娘呢？”

① 俄译本为王后，但本文中丽杜什卡后来也当上王后，为读者便于分别，此处改译为太后。

母亲慌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她不好意思说，她女儿是那样一个懒姑娘。

“唉,太后,有这样一个女儿,简直就算倒了霉了 她只知道纺纱，别的什么活也不摸，白天黑夜总是坐在纺车旁。今天,我就是为这个生气，打了她一巴掌，可她就这样号啕大哭起来了……”

这位太后非常爱好纺纱。她很喜欢丽杜什卡这种纺纱的嗜好。

“你看,怎么样,女主人,”太后说道“既然你女儿这样爱纺纱，就请你把她交给我吧。我要好好地安置她：我那城堡里有许多上等亚麻，要是她在那儿也和在家里一样勤劳，我敢说,她一定不会埋怨我们这样做的。”

丽杜什卡的母亲高高兴兴地同意了，于是太后就把丽杜什卡带到城堡里去了。到了那儿，太后拉着丽杜什卡的手，领她到一些房间里去，那儿亚麻堆得都挨着房顶了，又好又软,象丝一样,闪出金银色的光。

“好闺女,你要是勤劳,纺完所有这些亚麻,那么,我就把你嫁给我的儿子,将来你就当王后了。”

说完，太后叫人拿来一根纺纱锭子，这锭子是用象牙做的,上面镶着金边,又好看,又珍贵 还拿来一满篮子用香扑扑的芦苇做的线轴。

太后走了，留下丽杜什卡一个人待在那里，面对着一大堆亚麻。她坐在窗子旁边痛哭起来。就是她从早到晚不停地纺上一百年，这些亚麻也纺不完，何况她本来就不喜欢

纺纱哩！

她就这样哭哭啼啼地坐了一整夜，直到第二天早晨，她也没有动手去纺。中午，太后来查丽杜什卡纺了多少纱，一看姑娘还没有动手，很是惊异。丽杜什卡托辞说她非常想念母亲，哭得不能纺。太后信以为真，就安慰她说：

“不要难过,亲爱的,明天好好地纺,把今天的补上,你就可以嫁给我儿子,当上王后的。”

太后说完便走了，丽杜什卡又坐到窗口边，望着外边，叹着气，什么也不做，就这样一直坐到天黑坐到第二天早上。

中午，太后又来了，她看到丽杜什卡还是什么也没有做，就皱起眉头，露出怒容。可是丽杜什卡又借口说，她昨天哭得太厉害，头疼得很，没有气力纺。她这样解释，太后也没有意见，只在临走时说道：

“丽杜什卡,你要是想做我儿子的妻子,当王后，现在是时候了，该动手纺了。

但是，丽杜什卡连这天晚上带第二天也没有纺一点儿，她总是坐着，隔着窗子往外边瞧。

中午，太后出现在门口，她一见丽杜什卡又没有纺，便勃然大怒：

“姑娘，你听着，今天我最后一次告诉你。如果你明天什么也做不成的话，你就休想做我儿子的妻子。我要叫人把你关进监牢，那里边满地毒蛇、癞蛤蟆和蝎子，要把你活活地饿死。到那个时候，你会明白，你欺骗我不干活，会落

个什么下场！”

说完，太后气冲冲地把门砰的一声关上，走了。

这时候，丽杜什卡害怕起来。她一想明天的事，身上就冒冷汗，可怎么办呢？她拿起锭子，坐到纺车跟前，开始纺起纱来。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这样的懒姑娘能纺好多的纱吗？过了不大一会儿工夫，她就不纺了，又坐到窗子旁边，哽咽着大声痛哭起来，一直哭到晚上。

忽然，有人在敲窗子。丽杜什卡往外一瞧，看见窗子外边站着三个丑陋的老太婆。有一个老太婆，下嘴唇耷拉到下巴颏上。另一个老太婆，右手的大拇指大得连右手都遮得看不见了。第三个老太婆，右脚掌又扁又宽，好象用连枷① 打过一样。丽杜什卡看到这三个丑八怪，非常害怕，吓得赶紧离开窗子。可是，这三个老太婆却亲切地对她微笑，打着手势要她不必害怕，把窗子打开。

“美丽的姑娘，晚安，”三个老太婆说，“你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啊？”

丽杜什卡强打精神，噙着眼泪说：

“人家叫我把这间屋子和另外两间屋子里的亚麻全都纺完，我这个可怜虫怎么能不哭呢？”

于是，她把她的经过统统告诉了那三个老太婆，并且没有忘记说太后答应把她嫁给年轻的国王。

“可是，这对我又有什么用处呢？”丽杜什卡补充说，“我

① 是一种最简单的手用农具，主要用于谷物的脱粒。

永远也纺不完这些亚麻…… ”

老太婆们微微一笑，说道：

“ 喂,姑娘,这么办吧。要是你答应我们,请我们参加你的婚礼,让我们和你并排坐着吃饭,而且你在客人面前并不感到难为情，那么，我们就替你纺完这些亚麻，并且时间也是你想象不到的那样快。 ”

“ 你们要什么,我全都答应,’丽杜什卡高兴地说道，“只是你们快一点儿动手来纺吧。 ”

三个老太婆从窗子里爬进来，她们叫丽杜什卡去睡觉，自己动手纺起来，拇指大的老太婆抽亚麻，嘴唇大的老太婆捻线，脚掌扁的老太婆专心踏脚蹬，转动纺车的车轮。工作果然进行得很顺利！

早晨，天刚蒙蒙亮，丽杜什卡就起床了。她看见一大堆线轴，轴上的纱又柔软，又光滑，又干净，真是叫人喜欢。亚麻显然见少了。老太婆们就和丽杜什卡告别，并且说她们晚上再来，然后，从窗子里走了。

中午，太后来检查丽杜什卡是不是还没有纺。她看见这一大堆缠着好纱的线轴，立刻变得和颜悦色，并且夸奖了丽杜什卡一番，说她干活勤快。

傍晚，天色刚黑下来，三个老太婆又来到窗下，丽杜什卡满怀高兴地让她们进来。从此以后，每天夜里就这样 老太婆们来,一清早走。丽杜什卡只管睡觉,亚麻却越来越少，直到一间屋子全都空了。太后每天都来，看丽杜什卡纺了多少，她喜欢丽杜什卡得不得了。

“亲爱的孩子，我当初还委屈过你呢！”,太后说,对丽杜什卡赞不绝口。

老太婆们开始纺第二间屋子里的亚麻了。不久，这间屋子也空了。这时，太后开始为她儿子和丽杜什卡筹备婚礼。等到连第三间屋子里的亚麻也纺完时，丽杜什卡从心眼里感激这三个老太婆的帮助，她们却回答道：

“姑娘，你千万别忘记你答应我们的那件事。你将来会明白,你自己会很满意的。”

所有的亚麻都纺成了纱，婚礼也准备妥当了。年轻的国王非常满意他那妙龄美貌、勤劳能干的未婚妻，便对她说：

“你可以问我要一件礼物,想要什么,就要什么。”

丽杜什卡想起了那三个老太婆，说道：

“我有三个老姑母。她们虽然都很穷，无知无识，可是她们对我都有好处。请你允许我把她们请来参加婚礼吧。”

太后和年轻的国王都允许了。

在举行婚礼的这一天，客人们已经入了席。这时候屋门忽然敞开，三个老太婆走了进来，她们穿着令人发笑的旧式服装。新娘子一看见她们，就高兴地跑着迎上去。

“亲爱的姑母，欢迎你们，请进来，和我坐一起吃饭吧。”

客人们互相使使眼色，要不是惧怕国王，他们一定会哈哈大笑起来的。老太后和国王面色通红，象芍药花一样，可是却说不出一句不愿意的话来，因为是他母子俩允许丽杜什卡邀请她姑母们来的。

丽杜什卡不住地给姑母们斟酒夹菜,款待她们,说：

“亲爱的姑母们，请吃吧，喝吧，你们待我的好处太多了。”

宴会完了。客人们离席时，年轻的国王走到那个脚掌又扁又宽的老太婆跟前，问道：

“亲爱的姑母,请您告诉我,您的脚怎么这样？”

“这是由于我纺线纺的，我的国王，这是因为我纺线纺的哟！”

年轻的国王转向那个拇指特别大的老太婆说：

“亲爱的姑母,您的手指头怎么这样？”

“这是由于我纺线纺的，我的国王，这是因为我纺线纺的哟！”

王子又对第三个老太婆说：

“姑母,您的嘴唇怎么这样？”

这个老太婆也回答道：

“这是由于我纺线纺的，我的国王，这是因为我纺线纺的哟！”

年轻的国王听了这些话，吃了一惊，担心他那妙龄美貌的妻子也要有这样的嘴唇，这样的手指头和这样的脚，立即下令禁止丽杜什卡纺纱，甚至连纺车都不让她摸一摸。

就在这当儿，那三个老太婆从屋子里消失不见，不知到哪儿去了。丽杜什卡很久很久带着感激的心情想着她们。至于她丈夫不让她摸纺车的禁令，她可比任何人都遵守得严格。

金 发 公 主

从前有一个国王，他很聪明，连鸟言兽语都听得懂。原来他是这么学会的：有一次，一个老太婆用柳条篮子送来了一条鱼,说：

“叫人把这条鱼给您炸来吃吧。那时你就能听得懂陆上走的、水里游的和空中飞的各种生物的语言了。”

国王因自己将学到任何人都不会的东西而满心欢喜，便赏给那个老太婆很多钱，然后，把侍从伊希克唤来，叫他把鱼煮好，准备在午饭时候吃。

“不过，你可要当心，你自己一块也不许吃，不然的话，你的性命就难保了！”

伊希克听到这样的禁令，感到很惊奇。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鱼，”他自言自语地说，“活象一条蛇，难道厨子做菜就不能尝尝吗？”

鱼做好了，伊希克就取了一块吃下去。这时候，他忽然听到一种尖细的声音：“也给我们一块吃吧！也给我们一块吃吧！”伊希克西下里望望，除了厨房里飞着的苍蝇以外，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外面还传来粗嗓门的叫声：“上哪儿去呢？上哪儿去呢？”只听见有一种尖细的声音回答说：“到磨

坊主人的大麦地里去吧，到磨坊主人的大麦地里去吧！”伊希克往窗外看了看，看见一只公鹅和一群母鹅。

“啊哈，”伊希克自言自语地说，“原来是这样一条鱼啊！”现在他已经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伊希克又吞了一块，然后装作没事的样子把鱼端到国王内室里去，摆在桌子上。

国王吃罢午饭，叫伊希克备马，陪他出去游逛。国王走在前边，伊希克跟在后面。他们走到一片绿油油的草地上伊希克的马忽然撒起欢来，嘶叫道：

“哎啊——啊，老兄啊！我真想轻松一下，跳过这些山去！”

“我也想跳，”国王的马答道，“只是骑在我身上的是个小老头子。我要是一跳，他就得摔下来，把脖子摔断了。”

“那又有什么关系，就让他摔断好了，”第一匹马说，“没了年老的，你就驮年轻的呗。”

伊希克听着这段谈话，从心里笑出来，但是他笑得很轻，怕国王知道。可是国王他也懂得两匹马的谈话，他回过头来瞧瞧伊希克，见他在笑，问道：

“你笑什么？”

“没有什么，国王陛下，我忽然想起来一件事。”

这时，国王已经怀疑伊希克了。他连马也不相信了，因此调转头来，动身回家。

回到宫里，国王叫伊希克斟上一大杯酒。

“可是你要当心，要是倒多了溢出来，或者倒不满，你的

性命就难保了。”

伊希克拿起酒壶来斟酒。就在这工夫，有两只小鸟飞进窗子里来。一只跑，一只追，前边飞的一只嘴里衔着三根金发。

“还给我,还给我!”后边追的那只鸟反复地说:“金发是我的。”

“不给,金发是我的,是我捡起来的。”

“那个美丽的姑娘梳头的时候，是我看见金发掉下来的。哪怕是给我两根也好啊！”

“一根也不给!”

后边这只鸟立刻追上了前面那一只，抓住了金发。它们就一边飞着，一边互相争夺那三根金发，结果，每只鸟各得了一根，还有一根掉在地板上，发出了清脆的声音。伊希克回头一瞧，酒倒溢了。

“现在你可活不成了!”国王大声喊道:“不过,如果你能找到那个金发美人，把她给我领来做妻子，那我就饶恕你。”

伊希克怎么办呢？为了活命，他只好去找那个美人，虽然他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好。他备好马，骑着它上路了。他来到一座密林跟前，看见密林边上有一堆灌木丛在燃烧——这是牧童放火烧着了的。灌木丛底下有一个蚂蚁穴，火星直向穴里落下，蚂蚁受惊了，驮着自己的卵子在逃跑。

“哎哟,救命啊,伊希克,救命啊!”蚂蚁们哀求道;“不然，我们和孩子们都会烧死的。”

伊希克立即跳下马来，砍倒了灌木，扑灭了焰火。

“谢谢你，”蚂蚁们说道。“如果有一天你需要我们帮忙，只要你一想起我们，我们就一定来帮助你。”

伊希克在树林里行走，来到一棵高大的枞树跟前。枞树顶上有一个乌鸦窝，树底下地上有两只小乌鸦，吱吱地哀鸣着：

“我们的爹妈飞走了，我们只好自己找食吃，我们这两个可怜的笨孩子，连飞还不会飞哩！伊希克，救救我们吧，喂我们点儿东西吃吧，不然，我们就要饿死的。”

伊希克没有多想，就连忙跳下马来，拔剑刺入马侧腰，把马杀死，割下肉来，留给两只小乌鸦吃。

“谢谢你，”两只小乌鸦快活地哑哑叫起来。“如果你需要我们帮忙，只要你一想起我们就行了。”

伊希克只得徒步前行了。他在树林里走了好久，最后出来，到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边。岸上有两个渔夫在争论，原来有一条小金鱼落到他们网里，每人都想要这条鱼。

“鱼网是我的，打上来的鱼也该归我，”一个鱼夫嚷道。

“如果没有我的船，如果我不帮你忙，你的网又有什么用呢？”另一个渔夫反驳道。

“等到我们再打上一条这样的鱼来它就归你。”

“那可不行！先给我这条，你自己等下一条吧。”

“我来给你们调解吧，”伊希克说。“把你们的鱼卖给我，鱼钱你们两个平分好了。我多给你们些钱。”

于是伊希克把！国王给他路上用的钱全都给了渔夫们。渔夫们对这有 利的交易很高兴。可是伊希克却把那条小鱼放回海里去了。小鱼快活地在水里打溅子、扎猛子，然后探出头来 ,说道：

“ 谢谢你，伊希克！如果有一天你需要我帮忙，只要你一想起我，我一定为你效劳来报答你的恩情。 ”

小鱼说完就在波浪中消失了。

“ 你到哪儿去呢！ ” 两个渔夫问伊希克道。

“ 我给我的主人老国王去找新娘。他要的是一个金发美人，可是我不知道上哪儿去找。 ”

“ 我们可以告诉你，’两个渔夫说‘‘ 金发美人是一个国王的女儿，就住在那边岛上水晶宫里。每天黎明时分，她梳她的金发时，就发出万道金光，照耀着整个天空和大海。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就把你送到那个岛上去，因为你给我们两个调解得太好了。只是你得注意，千万要挑得对：国王有十二个女儿，只有一个是金发的。 ”

伊希克上了那个岛，到了水晶宫里，他请求国王把金发女儿嫁给他的国王。

“ 好吧，’国王说道‘‘ 我可以把女儿嫁出去。不过 . 为 了这件事，你要在三天之内给我办三件事，每天一件。明天我们就开始 ,现在你去休息吧。”

第二天早晨，国王说道：

“ 我的金发女儿有一条项链，是用宝贵的珍珠穿成的。因为线断了，珍珠撒落在草地里。你去把珍珠都捡起来吧，

一颗也不能少。”

伊希克去到草地上，草地宽广辽阔。他爬在地上四下寻找，从早晨找到中午，什么也没有找到。

“唉，”伊希克说，“如果我的蚂蚁在这儿，它们是会帮助我的。”

“我们这就来帮助你！”伊希克听到了回答，突然不知从哪里出现了许多蚂蚁，在他身边爬来爬去。“你想要我们做什么呢？”

“我必须把这草地上的珍珠捡起来，可是我一颗也看不见。”

“你等一等，让我们来捡。”

蚂蚁们很快就捡来了满满一把珍珠。伊希克只要把它们用线穿起来就行了。他正要把线结住，这时又有一只瘸腿蚂蚁，一拐一拐地爬来，他的腿是那次着火时烧坏的。

“等一等，伊希克！”瘸腿蚂蚁喊道，“你先别打结，我又拿来了一颗珍珠。”

伊希克把项链献给国王，国王数了数，完完整整，一颗珍珠也不缺。

“你这件事办得很好，”国王说道，“明天我再让你办一件别的事”

第二天早晨，伊希克来见国王，国王说道；

‘我的女儿在海里洗澡，把一只镶宝石的金戒指掉在水里了。你去把它找来吧。”

伊希克去到海边，他满腹忧愁地在海岸上踱来踱去。海

水虽然清澈，但是深得望不到底，更谈不上在里面找那只戒指了。

“唉呀,要是小金鱼在这儿,它是会帮助我的！”

这时忽然有个什么东西在海里一闪，小金鱼从水的深处浮上来。

“我现在就来帮助你。你想要我做什么呢？”

“我要在海里找一只镶宝石的金戒指，可是我连海底都看不见。”

“我恰好遇见了一条梭鱼，那只金戒指就在它的鳍上。你稍等一会儿,我就把戒指给你拿来。”

不大一会儿工夫，小金鱼从深水处游回来，它送来一条梭鱼，梭鱼鳍上正有那只金戒指。

国王又夸奖了伊希克一番，到了第三天，他又让伊希克去办一件事。

“如果你想叫我把金发女儿嫁给你国的国王，那你要给我送些活水和死水来。”

伊希克不知道往哪儿去找活水和死水，他漫无目的地走去，一直走进一座大密林。

“唉，如果我那两只小乌鸦在这儿，它们是会帮助我的！”

就在这一瞬间，他头上方有翅膀扇动的声音。突然也不知是从哪儿出现了两只小乌鸦。

“我们在这儿，”两只小乌鸦哑哑地叫道，“我们是来帮你忙的,你想要什么呢？”

“我必须弄到活水和死水，但是我不知道上哪儿去找。”

“我们知道得很清楚。请你等一会儿，我们就送来。”

过了不大一会儿工夫，两只小乌鸦给伊希克送来了满满两瓶水：一瓶是活水，另一瓶是死水。伊希克因为自己运气这么好，感到很快乐，赶紧返回国王的城堡去。途中，他在树林边上看见一面蜘蛛网。网中央爬着一个大蜘蛛，正在吸吮一个苍蝇的血。伊希克拿起那瓶死水，朝蜘蛛一洒，蜘蛛就僵死了，摔在地上。伊希克用另一个瓶里的活水往苍蝇身上一洒,苍蝇在网里活动了一下,爬出网来，飞到空中去了。

“伊希克,你把我救了,这真是你的福气,”那苍蝇嗡嗡地说。“没有我，你就不能从十二个公主里猜中哪个是金发公主啦。”

国王看到伊希克把第三件事也办完了，便宣称让伊希克把自己的女儿带走。

“可是,你得自己挑选她。”

国王把伊希克领到一间大厅里，那儿摆着一张圆桌，围桌坐着十二个美丽的姑娘，她们长得都是一个模样。每人头上蒙着一块雪白的大头巾，盖着她们的头发。

“这都是我的女儿,”国王说道“要是你猜中哪一个是金发的，你就可以把她带走。要是你猜不中，那就是你不走运,只好一个人回去了。”

伊希克着了慌，不知道该怎么好。这时，就在他耳边有谁在嗡嗡地叫：

“嗡嗡,嗡嗡,你绕着桌子转圈,我来偷偷告诉你。”

这是伊希克救活了的那只苍蝇。于是伊希克就绕着桌子转，苍蝇嗡嗡地叫着：

“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也……就是这个,这就是金发公主。”

“就请你把这个女儿交给我吧!”伊希克大声喊道“我应该把她送去给我的国王。”

“你猜中了！”国王说。他女儿从桌旁站起来，摘下头巾，她那金发象起伏的波浪一样披散着，一直垂到地上。金发光芒四射，好象日出时一样，伊希克甚至眯起了眼睛。

国王立刻给了女儿路上应用的东西，伊希克就带着他国王的未婚妻起程回国了。

老国王看见金发公主，真是垂涎三尺，高兴得差一点儿跳起来，立刻准备婚礼。国王对伊希克却说：

“因为你违抗命令，我本来打算把你绞死，让乌鸦去啄食你的尸体。但是，由于你替我办事办得很好，所以，我传旨,只把你的脑袋砍掉,并且厚葬你。”

于是，伊希克被砍下了脑袋。金发公主要求老国王把他的尸体交给她，国王没有拒绝他新娘的要求。她就把伊希克的脑袋接到身子上，往上洒了一些死水。这样，身子便和脑袋长在一起，甚至连一点伤痕都没留。然后，公主又拿活水洒伊希克，伊希克站了起来，容颜焕发，显得更年轻了。

“我睡得多么熟啊!”伊希克揉了揉眼睛说。

“是睡得很熟啊，”公主说道，“如果没有我，你会永远睡不醒了。”

老国王见伊希克变得又年轻又漂亮，自己也想来个返老还童，便说道：“你们把我的脑袋砍下来吧，然后再用那奇妙的水把我救活。”事情就这样办了，他们往国王的尸体上洒了活水，可是，直到把活水都洒完了，他的脑袋怎么也长不到身上去。他们又往上洒了洒死水，脑袋马上就长上了，可是这时刻，那使死人复活的水已经用完了。

一个王国里决不能没有国王。那里再也没有比伊希克更聪明的人了，因为他连动物的话都懂得。于是，大家就选他当了国王，而金发公主便做了他的王后。

神鸟和红狐狸

从前有一个国王，他有一座美丽的大花园。花园里种着许多珍奇的树木，但是其中最珍奇的就是长在花园中央的一棵苹果树。这棵苹果树每天都结一个金苹果：早晨开花，白天结果，傍晚就熟了；第二天早晨又开出新花来。可是，从来没有一个熟苹果能够长到天明——黑夜里就从枝上丢失了。而且谁也不知道,苹果是怎么丢的,到哪儿去了。国王为这件事很不痛快。有一天，国王把大儿子叫来，说：

“儿啊，你夜里到花园里去看守一下。如果你能查出是谁偷我的苹果，我不惜把许多宝贝赏给你。如果你能逮住那个贼，我就把半个王国让给你。”

王子腰挂宝剑，身背弩弓，腰里插上几支钢箭，傍晚时分去到花园里看守。他坐在苹果树底下守候着。坐了没有多久,就想打瞌睡,怎么也敌不过睡魔,王子心神恍惚,阖上了眼睛，一觉睡到了大天亮。他睡得那么熟，什么也没有听见，就象有人把他推到了水里似的。

早晨他醒来时，苹果连个影儿也不见了。

“喂，怎么样？”国王问王子道。“你察看出小偷的踪迹了吗？”

“ 并没有什么人来过，”王子答道“ 苹果是自己不见了的。”

国王摇摇头，不肯相信这句话。

“ 儿啊，今天你去花园看守吧，”国王对他的二儿子说。“ 如果你能防备住小偷,我一定重重奖赏你。”

二王子也带了象大王子带的那样的兵器，去到花园看守。过了不大一会儿工夫，也象他大哥一样，在苹果树下睡着了，醒来时苹果照样不见踪影。第二天早晨他父亲问他是什么人把苹果偷走了，他回答说：

“ 谁也没有偷,是它自己不见了的。”

这时最小的王子开言道：

“ 父亲，我要去花园看守。我想看看，有我在场金苹果还会不会丢失。”

“ 我的好孩子，”国王回答道“ 我看,你在那儿也不顶用。你年纪太小，还不大懂事。既然你两个哥哥都不能看住金苹果，那你就更不用提了。不过你如果愿意去的话，那就去吧。”

傍晚，天色已经黑下来，小王子就坐在花园里看守苹果。他也带了宝剑、弩弓和几支钢箭，另外还带了一块兽皮。他来到花园后，坐在苹果树下，便把那块兽皮铺在膝盖上，为的是在他想打瞌睡、心神恍惚的时候，让兽毛把他刺醒。到了半夜，飞来一只金鸟，落在树上，想啄苹果。说时迟，那时快，小王子松了弦，射出一支钢箭，正中鸟的翅膀。鸟飞走了，可是从翅膀上掉下来一根金羽毛，落在地上，苹

果仍旧卡在树上。

"怎么样？逮住小偷了吗？"早晨国王问小工子。

"没有，"小王子答道。"不过，这不要紧。我还会把贼逮住的。这里有它的一根羽毛。"

于是小王子拿出来那根金羽毛，并且把经过的情形说了一遍。国王一见这根金羽毛，非常高兴。这羽毛十分美丽，并且发出闪闪的金光，夜晚照得王宫里连灯都用不着点。宫内官员中有人懂得这种事情，都断定说这是神鸟的羽毛，它比国王所有的宝贝都要珍贵。

从那以后，神鸟再也不飞到花园里来了，苹果也不再丢了。可是这些苹果，却不象从前那样能使国王高兴。现在他一心想着的是神鸟。神鸟不能到手，他心里十分忧愁，愁到心都枯竭了。有一天，他把他三个儿子叫来，说：

"我的好孩子！你们看，我一天天地憔悴下去，可是我很明白，如果我能听到神鸟的歌声，我的心就会复活。你们谁能把那只神鸟给我活捉了来，让他给我唱支歌听，我马上把半个王国让给他，等我死后，他就继承我的王位。"

三个儿子立刻准备上路，辞别了父王，动身寻找神鸟去了。

他们走了一些时候，来到了一座树林，树林里有三条路。

"现在咱们往哪儿走才对呢？"大哥问道。

"咱们是三个人，面前就有三条路，"老二答道，"咱们每人走一条。如果我们分三下里走，那么找到神鸟就不太费

事了。”

“那么谁走哪一条呢？”

“你们俩随便挑，”老三开口说，“剩下的一条归我。”

老大老二同意了，每人各自挑了一条愿意走的路。

然后，兄弟中有一个说道：

“咱们在这地方留下点什么记号吧，以后谁先回来，也好知道别人的情况怎样了。咱们每人往土里插一根树枝。谁的树枝长起来，那就是谁捉到了神鸟。”

这个主意正合兄弟们的心意。于是每人在自己要走的路旁插上一根树枝，然后，他们就分手了。

老大沿着自己的路走去，毫不停留，一直来到一座山上。到了这儿，他跳下马来，放马去吃草，自己坐在草地上。然后，掏出随身带的干粮吃起来。这当儿，有一只红狐狸走到他跟前。

“善心的先生，给点吃吧，给点吃吧，我饿得很，给我点什么吃的吧。”

可是大王子一看见它，就拿起弩弓，照它射了一支钢箭。箭没有射中，狐大姐却不见了。

老二也遇上了同样的事。他刚在辽阔的草地上坐定，正掏出饭来要吃，只饥饿的红狐狸来到他跟前，求他给点什么吃的。他向红狐狸射了一箭，红狐狸一下子就不见了。

老三一直走到一条小河边上。他又累又饿，便跳下马来，坐到河岸草地上，想吃点东西提提精神。他刚一吃，也看见了一只红狐狸；它越走越近，在离着不远的地方停下来，

乞求道：

“年轻的好心先生!给点吃吧,给点吃吧,我饿得很,也给我点什么吃的吧。”

小王子掏出一小块火腿给它，说：

“狐大姐到这儿来，别怕我。我看你比我还要饿。我带的吃食足够咱俩今天吃的。”

小王子说着就把自己的吃食分成两份：自己留一份，另一份给红狐狸。红狐狸吃了个饱，然后说道：

“你叫我吃得真美，我要好好地报答你。骑上你的马，跟着我走。如果你按着我说的话去做，神鸟就会归你。”

说完了，红狐狸就跑在前边，用那毛茸茸的尾巴给王子开道，真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小王子放马飞跑，在后面紧紧跟随，不久来到一座铜城堡跟前。

“瞧,神鸟就在这座城堡里,”红狐狸说“你从右边大门进去。那儿的卫兵正在睡觉，但有一桩，你在哪儿也不可耽搁。在第一间大厅里，你会看到十二只黑鸟待在金笼子里；在第二间大厅里，你会看到十二只金鸟待在木笼子里；而那只神鸟却待在第三间大厅里的炉台上。在神鸟旁边，你会看到两个鸟笼——一个金的和一个木头的：你可别把它放在金鸟笼里，而要放到木鸟笼里才对。不然的话，你就要遭殃。”

小王子走进这座铜城堡，他所看到的正和红狐狸所说的一模一样。神鸟就待在第三间大厅里的炉台上，好象在

睡觉。神鸟是那么美丽，王子一看到它，就心花怒放。他把神鸟放进木笼子里,可是,寻思了一下,却说道：

“把这样美丽的鸟放在一只破笼子里，那怎么能行呢？神鸟应该待在金笼子里。”

于是他把神鸟从木鸟笼里拿出来，放到金鸟笼里去。他刚把笼子关好,神鸟就醒了,叫唤起来,结果,前面两间大厅里其余的鸟一下子都跟着唧唧喳喳叫起来，吵成一团。守门卫兵被吵醒了，立刻跑来，捉住可怜的王子，带去见他们的国王。

国王怒气冲冲，说道：

“你这个贼是什么人，竟敢瞒过这么多卫兵，来偷我的神鸟？”

“我不是贼,”王子答道,“我却是来捉贼的,你把贼藏在你这儿了。我家的御果园里有一棵苹果树，能结金苹果：这棵树每天开一朵花，结一个苹果，不料你的神鸟每天都把我们的苹果偷掉。为此,我的父王心里非常难过,痛苦万分。除非能听到你的神鸟唱歌，他才能心绪转好。因此，我请求你把神鸟送给我。”

“你可以把神鸟带走,”国王听了这话答道,“如果你能送来金鬃马做为交换的话。”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偏去拿金鸟笼呢?”红狐狸生气地说。

“是我把事情弄坏了,”王子说道,“请你不要为这件事生气。请告诉我，你知道金鬃马是怎么回事吗？”

“我知道，”红狐狸答道。“我来帮你找到金鬃马。你骑上马，跟着我走吧。”

红狐狸又跑在前边，用毛茸茸的尾巴开道。王子放马飞跑，紧紧跟在后面，不久来到一座城堡跟前。

“喂，金鬃马就在这座城堡里。”红狐狸说道。“你从右边大门进去。那儿的卫兵正在睡觉。但有一桩，你在哪儿也不可耽搁。在第一个马圈里，你会看到十二匹带金笼头的黑马；在第二个马圈里你会看到十二匹带黑笼头的白马；金鬃马在第三个马圈里自己的料槽旁边。在它旁边的墙上挂着两个笼头：一个是金的，一个是皮的。你可千万别弄错：就让金笼头挂在那里好了，而给金鬃马带上皮笼头。不然的话，你就要遭殃。”

王子走进这座城堡，又看见一切都和红狐狸所说的一模一样。

金鬃马就在第三个马圈里的银槽旁边，吃着槽里冒出的旺盛的火苗。这匹马非常好看，使得王子怎么看也看不够。王子从墙上摘下那个带黑皮笼头的皮头络，给金鬃马戴上。金鬃马象头小羊羔似的站在那里。这时，王子看见墙上并排挂着一个漂亮的金头络，上面带着一个镶着宝石的金笼头。他非常喜欢这个金头络。

“给这样漂亮的马戴上这样难看的笼头，这怎么能行呢？”王子自言自语道。“金鬃马应该戴金笼头。”

于是王子把皮笼头从金鬃马上摘下来，给它换上了金笼头。可是，金鬃马刚一觉到它戴上了金笼头，当时就象人

一样地立起来，大声嘶叫。前两个马圈里的马匹，立刻踢着蹄子，跟着嘶叫起来。这时，卫兵醒了，连忙跑来捉住王子，带他去见国王。

“你这个贼是什么人？”国王愤怒地说，“竟敢瞒过这么多的卫兵，来偷我的金鬃马？”

“我不是贼，”王子答道，“并不是我愿意来偷你的马，我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

接着，王子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并且提到那个铜城堡的国王不肯给他神鸟，除非他把金鬃马给他送去才行。因此他请求国王把这匹马给他。

“你可以把马牵走，”银城堡的国王说道，“如果你能把黑海岸上金城堡主人的金发姑娘带来和我交换的话。”

红狐狸在城外树林里等候王子，当它看见王子没带着马空手回来时，对他大发雷霆。

“我不是对你说过，叫你拿皮笼头，别动墙上的金笼头吗？跟你在一起什么事也办不成功。一个人自己没有头脑，别人是没法帮忙的。”

“狐大姐，你别生气，”王子恳求道。“这完全是我把事情办糟的，请你再帮我一次忙吧。”

“我再帮你这一次，”红狐狸说。“如果你肯听我的话，那么你以前糊里糊涂办坏的几件事，都还有挽回的余地。你骑上马，跟着我走吧。”

红狐狸又跑在前边给王子开道，王子来到了黑海岸上的一座金城堡。

“这座城堡里，”红狐狸说“为王的是个海皇后。她有三个女儿，最小的是个金发姑娘。你去到那儿，请求皇后，让她把她的一个女儿嫁给你。她说让你挑的时候，你就挑衣服穿得最朴素的那个。”

海皇后殷勤地接待王子；王子说明了来意后，海皇后便领他到一间屋子里，她的三个女儿正坐在那里纺纱哩。她们长得一模一样，世界上没有人能分辨出来；她们都长得那么漂亮，王子看得出了神，气都透不过来了。她们每人包着一块头巾，为的是不让人家看见她们长的是什么样的头发；不过穿着的衣服可不一样。一个女儿蒙着金线织的头巾，穿着金线织的衣裳，纺着金纱锭；第二个女儿蒙着银线织的头巾，穿着银线织的衣裳，手里拿着一个银纱锭；第三个女儿头上蒙着一块洁净的白头巾，穿着一件白衣裳，纺着一个普通的纱锭。

“你随意挑吧，”海皇后对王子说，王子指着穿白衣裳的姑娘说：

“把这个姑娘给我吧。”

“还有这样的怪事？”皇后感到很惊讶“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等明天再说吧。”

王子一夜没有睡好，总是担心着明天的事情。第二天，东方刚发白，他就到城堡的花园去。他刚一走进花园，不料忽然有一个穿白衣服的姑娘出现在他的眼前。

“如果你今天想要认出我来，只要你注意我们姊妹中间，谁的身边有一只小蝇子在绕着飞，那就是我。”

白衣姑娘突然出现，转眼间又忽地不见了。

过了晌午，海皇后又把王子领到她的三个姑娘待的屋子里。

“如果你认出哪个是你昨天挑的，她就归你。要是认不出，我就叫人杀死你。”

三个女儿一个挨着一个站着，一个个全都穿着同样珍贵华丽的衣裳，头上披着闪闪发光的金发，耀眼欲眩，照得王子的眼睛都眯缝起来了。过了一会儿，王子睁开眼睛，看见一只小金蝇在一个姑娘的周围飞旋。

“那就是我的未婚妻，”王子说道，“我昨天挑的就是她。”

海皇后觉得奇怪：王子竟能认得出来，于是说道：

“你不能这样轻易得到她。明天你要把我叫你做的事当日做好才行。”

第二天早晨，皇后隔着窗子指给王子看树林旁边的一个大池塘，并且给了他一个小金筛子，说道：

“如果你在天黑前用这筛子把那个池塘里的水舀干，我就把金发姑娘给你；要是舀不干，我就叫人杀死你。”

王子拿起筛子，郁郁不乐地漫步走到池塘那儿。他把筛子放进池塘里去舀水，可是刚一拉起，水就从筛眼漏了下去，一滴也剩不下。他看出来，这样是白费事，于是便坐到堤坝上，把筛子放在旁，打起主意来。意外地那个白衣姑娘又出现在他眼前了。

“你为什么发愁？”白衣姑娘问道。

“我哪能快活得了呢？”王子答道。“我干瞪眼就是不能

得到你。你母亲硬叫我做办不到的事。”

“你别发愁，”白衣姑娘说：“一切都会顺利解决的。”

说着她拿起筛子，放到池塘中央。池塘里的水忽然沸腾起来，池塘上空升起了朵朵浓云，顷刻间浓云下落，弄得三步以外什么也看不见。忽然王子听到有脚步声，仔细一瞧，先看见了红狐狸，后面跟着自己那匹马。

“事不宜迟，”红狐狸说：“快扶白衣姑娘上马，叫她坐在你前边，走吧！”

马儿象箭一样顺着弄平了的道路往回飞跑。红狐狸紧跟在他后边，用毛茸茸的尾巴把开辟的山路、搭起的桥梁统统给破坏掉，让野外的一切恢复了原来的样子。王子得到了金发姑娘心里非常高兴，可是想到还得把她送给银城堡的国王去换金鬃马，便感到闷闷不乐了。离那银城堡越近，他走得就越慢，越发难过起来。

“我看得出，拿自己漂亮的金发姑娘去换金鬃马，你心里很难受，”红狐狸对王子说。“既然别的事我都帮了你的忙，那么现在我也不能袖手旁观。”

红狐狸说罢，跳过林中倒在地上的一棵树，翻了个筋斗，摇身一变就变成了一个金发姑娘，和王子带来的金发姑娘长得一模一样。

“让你的未婚妻暂时在树林里等一等，你把我带去见银城堡的国王，让他把我留下，把金鬃马换给你。只要马一到手，你就同她赶快走开。”

国王非常喜欢这个金发姑娘，毫不延迟地把金鬃马带

金笼头一齐换给了王子。然后，国王为了庆贺得到美丽的金发未婚妻，吩咐大摆筵席，邀请所有的达官贵人前来赴宴。等到酒酣耳热，大家都兴高采烈的时候，国王便问客人们喜欢不喜欢他的金发未婚妻。

“她真漂亮，”一个客人答道。“没有比她再漂亮的了。不过,我觉得,她好象生着一对狐狸眼睛。”

客人这句话刚一出口，金发姑娘一下子就变成了红狐狸，一跳便跳到门外，显了原形。

红狐狸又去追赶王子和王子的金发未婚妻，一边消灭掉自己走过的蹄迹，并且用毛茸茸的尾巴把开辟的山路、架起的桥梁统统给破坏掉，让野外的一切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等到它赶上王子的时候，他们已经离神鸟待的那座铜城堡很近了。

红狐狸又说道：

“你的金发姑娘骑在金鬃马上，可真美。王子，难道你就舍得拿金鬃马去换神鸟吗？”

“如果只是为了我的金发姑娘，那我当然是舍不得这样做的，”王子答道。“可是,如果为我父王有了神鸟就能恢复健康，那么我是毫不吝惜的。”

红狐狸回答道：

“金发姑娘和金鬃马在哪儿,就让神鸟也在哪儿吧。既然别的事我都帮了你的忙，那么在这件事上我一定也要帮你的忙。”

红狐狸说完,跳过林子里倒在地上的棵树，翻了个筋

斗，摇身一变，就变成了一匹金鬃马，和金发姑娘骑的金鬃马一模一样。

“把我带去见铜城堡的国王，”红狐狸变的那匹金鬃马说道。“让国王把我留下，把神鸟换给你。只要神鸟一到手,你马上就走。”

国王得到了金鬃马，非常高兴，毫不延迟地把神鸟带金鸟笼一齐换给了王子。然后，国王请来许多宾客，让他们欣赏自己的金鬃马，并且问他们喜欢不喜欢。

“这马真漂亮,”有一个客人答道“没有比它再漂亮的了。不过,我觉得,这马好象长着一对狐狸眼睛。”

客人这句话刚一出口，金鬃马一下子又变成了红狐狸，一跳便跳到门外，显了原形。

红狐狸又去赶追王子和金发姑娘，并且一边跑一边消灭掉自己走过的蹄迹。等到它赶上王子的时候，他们已经离红狐狸第一次遇见王子的那条小河不远了。

“现在你已经得到了神鸟,”红狐狸说“还得到了许多你意想不到的东西。如今你也用不着我了，你安心地回家去吧，不过你在任何地方也不要逗留，不然的话，你就要遭殃。”

说完这话，红狐狸就不见了。王子继续往前赶路。他手里提着装神鸟的金鸟笼，他骑的那匹马旁边并排走着金鬃马，马上坐着美丽的金发姑娘。他们走到树林的十字路口时，王子想起他们兄弟三人为了做记号插在道旁土里的三根树枝。他两个哥哥插的树枝全都干枯了，只有他插的

树枝挺茂盛地长在那儿，变成了一棵枝叶稠密而又好看的树了。王子看见这棵树，非常高兴。他们走了老远的路，疲倦极了，此刻他便拿定主意，要在这棵树底下休息一会儿。王子跳下马来，扶他的金发未婚妻下了金鬃马。然后，把两匹马拴在那棵树上，把装神鸟的笼子挂在树枝上。不多久，他们俩便打起瞌睡来，跟着就睡着了。

他们正在熟睡的时候，他两个哥哥从两条路上回来了，他们两手空空，同时下了马。两个人看到自己插的树枝干枯了，弟弟插的树枝却长成了一棵枝叶稠密而好看的树，又看到弟弟睡在树下，他身旁有一个漂亮的金发姑娘、一匹金鬃马、头上方的金鸟笼中还有一只神鸟。兄弟俩立即起了歹心，一个对另一个说：

“现在弟弟要得到父亲的半个王国，父亲死后他就要继承王位了。我看，最好把他杀死，金发姑娘归你，金鬃马归我，把神鸟献给父亲，让它给父亲唱歌，咱俩平分王国的天下。”

两个人照计而行，把弟弟大卸八块，并且威胁金发姑娘，不准她说出实话，否则便要把她弄死。他们回到家里，把金鬃马安置在大理石马圈里，把装着神鸟的鸟笼放到国王卧病的寝室里，给了金发姑娘一个最好的房间和许多女侍从。病中的老国王看着神鸟，问他俩知道不知道他们弟弟的下落。

“我们没有听到过他的音信，”他俩答道“大概是死在什么地方了。”

父亲心里很悲伤，神鸟不愿意歌唱，金鬃马无精打采，金发姑娘连一句话也不说，也不梳自己的金发，只是哭个不停。

这工夫，那被大卸八块的王子的尸体正放在树林里，红狐狸来到他跟前，把一块块的尸体收集起来，按着身体部位拼凑在一块儿。它满心想把王子救活，可就是办不到。它猛然看见王子尸体的上空，有一只老乌鸦带着两只小乌鸦在回旋飞翔。于是它就藏到灌木丛下面的青草里。一只小乌鸦刚刚落在王子尸体上，想要啄食，大姐猛地跳出来，一口咬住小乌鸦的翅膀，做出一副要把它撕烂的模样。老乌鸦吓得急忙飞到红狐狸跟前，落在灌木丛上，对狐大姐说：

“呱……呱！放开我那可怜的小孩子吧。它并没有对你做什么坏事。如果你有事需要帮忙，我一定给你效劳。”

“我真的需要人效劳。”红狐狸答道，“如果你能从黑海给我带来活水和死水，那我就放你的孩子自由。”

老乌鸦答应去取水，就飞走了。

老乌鸦飞走了三天三夜，才带回来两个装满水的鱼尿泡——一个里面盛的是活水，一个里面盛的是死水。

红狐狸就把老乌鸦撕成两半，然后又把两半拼凑在一起，往上洒了点死水，两半马上连接在一起。接着又洒上点活水，老乌鸦抖抖翅膀，飞走了。于是红狐狸往那大卸八块的王子尸体上洒了点死水，尸体又变成了整个的，连一点伤痕也看不出来。接着，红狐狸又往上洒了点活水，王子好象从梦中醒来似的，站起身，说道：

“啊哈,我睡得多么熟呀!”

“怎么能睡得不熟呢?”红狐狸说“要不是我,你就会永远睡下去不醒了。我不是警告过你，叫你在哪儿也不要逗留，一直回家去吗？”

然后，她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王子，并把王子领到他父亲的王城近旁的树林边上，为了预防万一，还给了王子一件普通的衣服，然后辞别王子，不见了。

王子走进城堡，就到马圈那儿去干活。谁也没认出他来。他听到有两个马夫在聊天：

“金鬃好马多么可怜哪。眼看着就要死了：它总是无精打采地站着,什么也不想吃。”

“请你们给它一点儿豌豆吃吧，”王子说。“我敢打赌，这马会吃的。”

“哈,哈!”两个马夫大笑道“这样的粮食,我们的耕马都不要吃。”

王子去拿了一点儿豌豆，给马撒在大理石的料槽里，抚摸着它的金马鬃，说道：

“我的金鬃马,你为什么这么悲伤呀?”

这时候，马听出是它主人的声音，立即四蹄踏动，打起响鼻，高兴地嘶叫，一下子吃起豌豆来。

这个消息传遍了整个城堡；连病中的国王也知道了他的一个侍从把金鬃马治好了。国王马上吩咐把这个侍从叫来，对他说道：

“我听说你治好了金鬃马。如果你能叫神鸟唱歌，那该

多好呢。神鸟总在发愁,翅膀耷拉着，什么也不想吃。要是它死了,我也活不成。”

“别怕,国王陛下。这鸟是不会死的,”王子回答道。“请您叫人拿点儿大麦粒来。神鸟吃了就会高兴，立即就会歌唱起来的。”

“哈,哈!”侍从们笑着去拿大麦粒。“他竟要拿大麦粒来喂神鸟，这种食物我们的鹅都不要吃。”

但是，侍从们终归不得不把大麦粒拿来。王子把大麦粒撒在神鸟的金笼里，抚摸着它的羽毛，说道：

“我的神鸟,你为什么这么悲伤呀?”

神鸟立刻听出是它主人的声音，于是鼓鼓翅膀，理理羽毛,开始跳跃、吃麦粒,并且唱起歌来,歌声优美动听,把病中的老国王的心都给唱活了。神鸟一连唱了两三次以后，国王有了力气，下了床，非常高兴，拥抱住那个陌生的侍从。

然后国王说道：

“我两个儿子带回来的那个漂亮金发姑娘，她一句话也不说,金发也不梳,饮食也不进,总是哭泣,我们可把她怎么办呢?”

“国王陛下,请允许我对她说一句话。也许她会快活起来的,”侍从答道。

国王立刻把他带到金发姑娘那儿去。王子握住她那雪白的手，说道：

“我的未婚妻,你为什么这么悲伤呢?”

金发姑娘当时认出是王子，欢喜得大叫了一声，扑到王

子的怀里

国王三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那个侍从竟把金发姑娘叫做未婚妻，而且金发姑娘又去拥抱他呢？这时，王子便说道：

“我的父王，难道你就认不出你的小儿子了吗？这神鸟、金鬃马和美丽的金发姑娘都是我找到的，不是我那两个哥哥弄到的。”

于是王子就将事情的经过全部讲了出来，金发姑娘又补充说他那两个哥哥用死来威胁她，不准她把他们干的勾当说出来。这时，老大老二都在场。他们看到一切都被揭穿,只吓得浑身发抖,体似筛糠,连一句话也说不上来了。国王听罢,勃然大怒,吩咐把这两个家伙杀掉,毫不留情。

到后来，王子便和漂亮的金发姑娘结了婚，得到他父王的半个王国，父王死后，整个王国就都归了他。

谜　　语

从前有一个年轻的女王。她长得十分美丽，远近出名。有很多人向她求婚，其中有两个王子，她最喜欢。可是又不能同时嫁给两个人，最后她只好选定了一个，拒绝了另一个。遭到拒绝的那个王子心里不住地想：“如果没有这个情敌，她一定会爱上我的。我要是把他杀掉，她也就会归我了！”真是想得出就做得到，在树林里打猎时，他就把女王选定的未婚夫给杀死了。

女王非常伤心。不过，她表面上并没露声色，暗地里却下定了决心，要为她死去的爱人报仇。为了纪念她的未婚夫，她叫人用他的颅骨做了个酒杯，杯上镶着金子和宝石，装饰得很美观；用他胳膊上的骨头做了四个华丽的案头烛台；用他腿上的骨头做了安乐椅上的四条腿；用他那美丽的长头发加上金线和珍珠编了条腰带。

不久，第二个王子便向她求婚，并且要求她马上答复。

“好吧，”女王说道，“明天请你到我这儿来吃晚饭，我给你出个谜语。要是你猜着了，那么我就嫁给你；要是你猜不着，那我就要你的脑袋。这就是我的回答。”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谜语会叫我猜不着呢？”王子心里

这样想。第二天他果然到女王这儿来吃晚饭。酒筵早已经摆好了。女王和王子入了坐，又吃又喝，有说有笑女王坐在自己那张安乐椅里，腰里系着那条腰带，用一只珍贵的酒杯喝着酒，桌上放着四个烛台，上面点着蜡烛。

吃罢晚饭，王子想听谜语，女王便说道：

“好,那么你听着,猜猜看吧：

我在爱人身上坐，
我把爱人细瞧着，
爱人爱人拥抱我，
爱人嘴里把酒喝。

“嘿，”王子说，“这个谜语真有趣，再好也没有了。来，你坐在我的腿上，我来拥抱你，你温存地看着我的眼睛、吻我。那时你的谜语就变成真事了：你说的这个爱人指的就是我。”

“你猜错了！”女王恼怒地说，站起身来。“我坐在我那被你暗害的爱人的腿上，”女王指着安乐椅说。“我看着他的胳膊，”女王指指那四个烛台。“而这条腰带是用他那美丽的头发编的。为了给他报仇，向你讨还血债，我用他的颅骨喝酒杀了人就得偿命。”

于是女王唤来侍从，叫他们把王子的脑袋砍下来。后来，女王没有嫁给任何人，独身过了一辈子。

水　　怪

相传在布拉格的波茨卡利亚地方,傍晚时分,人们经常在木筏上看见一个水怪。白天，水怪在水上，把好看的红飘带张挂起来。不管哪一个小孩子，只要一摸这种飘带，立刻就会掉进水里淹死。摆渡的船夫们都知道这件事，常在家里说：

“又出现飘带了,别让孩子们到水边去!”

水怪也常到集市上来。那儿的人们都很熟悉它。它总是穿一件绿色的常礼服，从左下摆上不停地往下滴水，他左手上少一个手指头，说话带着难听的鼻音。集市上的买卖人,特别是皮鞋匠们,要是看见水怪来,都非常得意,死气百赖地拉它来给开开张。他们最喜欢拿水怪当第一个顾客，因为做了这笔买卖，生意就会兴隆起来。晚上，水怪常到酒馆去喝啤酒。这时候，酒馆的女老板都高兴地说：

“绿衣老爷来了,现在顾客就会多了。”

无论水怪走到哪家酒馆，那儿总是聚拢很多人，不过，到了半夜，却总要发生一场殴斗，伤害人命。

据说,有一次,人们把水怪用韧树皮紧紧捆绑起来,它一动也不能动，便苦苦哀求道：

“哎哟，放开我吧，放开我吧，求你们就放我这一遭吧！我再也不上谁那儿去了。”

等到人们把它放开了，它就放声大笑。只听扑通一声，便跳到水里去了。

水怪的妻子也常到陆地上来。她的名字叫萨拉。有一家的主妇和她熟识，并且很要好。水怪的妻子常常拜访这个主妇。如果这个主妇想要和水怪的妻子聊天，就会走到河边呼唤一声：

“萨拉！”

于是，水怪的妻子立刻就应声从水里走出来。

这个主妇生了个孩子，请水怪的妻子做孩子的教母。

等到孩子长大了，有一次，水怪的妻子领着孩子到她家里去，他们来到河边。水怪的妻子往河里扔了一根树枝，树枝立刻变成了一座往下走的楼梯，象是通往地窖一样。这天水怪不在家中。孩子看见水怪的桌上放着许多盖子，便问那是些什么？

“你可别动这些盖子,下面盖的都是淹死鬼的魂灵。”水怪的妻子答道。

但是，当水怪的妻子不在屋里的时候，孩子由于好奇心，到底揭开了一个盖子，顿时从里边飞走了一个魂灵。水怪的妻子一回屋，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她晓得水怪回来会要把这个孩子淹死，于是趁水怪还没回来，赶快把孩子领到陆地上去了。

传说，有一个姑娘曾在水怪那儿当过佣人。她给水怪掌管全部家务。水怪每次出门的时候，都嘱咐那个姑娘，叫她不要把任何一个罐子盖揭开。水怪那儿有许多罐子，上面都有盖儿。姑娘有点好奇，从罐子旁边走过时，照末了一个罐子敲了一下，里面立刻响起回声，吱吱叫着。姑娘把盖子揭开，跟着从里面飞出一个魂灵来，它感谢姑娘搭救它逃出地狱。

“ 我一定要报答你的恩情,祝你幸福。”

水怪回到家，立刻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便说道：

“ 你准揭过盖子了！”

姑娘便求水怪不要生气，不过，尽管水怪宽恕了她，可她还是不得不立即离开那儿。

泉里的女水妖

很久很久以前，有三个林中女水妖，常到泉里来洗澡。一天晚上，农民戈列切克回家时，打泉边经过，看见了它们，其中一个使他非常中意。他象着了迷一样呆呆地站在那里，直看到女水妖们不见了。

从此以后，戈列切克就坐卧不安。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把那个女水妖捉住做妻子。于是，他每天都到泉边去，藏在灌木丛里等着，看女水妖们来不来。到了第三天，女水妖们果然又来了。它们刚一走近，戈列切克就从灌木丛里跳出来，一把抓住他心爱的那个女水妖的手，头也不回地往家里跑去。他并没有看见，那女水妖的两个女伴变成了两只小白鸽子，飞在她们女伴身旁，反复地对她说："琳达，琳达，琳杜什卡①，你可别说出泉里有什么水啊！"

琳达倒是一个好妻子，不过她却向戈列切克提出一个条件，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要提起她是个女水妖。戈列切克赌咒起誓地答应了。

有一天，戈列切克不在家。琳达去到泉水那儿，望了望

①琳达的爱称。

天空，舀了一瓢水，就回家了。到了家里，便吩咐长工们立刻把所有庄稼都收割下来，运到粮仓去，虽然田里的庄稼还发青，穗儿刚开始灌浆。因为收割的事都是她亲自照料，所以很快就全办理停当了。

戈列切克在回家的路上，就听说家里发生的事情了，人们把这件事添枝加叶地对他说了一大通。戈列切克气冲冲地走进家，看见妻子正站在绿穗中间，用瓦罐子里的水往上浇哩。戈列切克实在忍不住了，就对她嚷道

“你这个林中野兽,究竟干的是什么勾当啊？”

琳达正拿在手里的水罐掉在地上了，她忧郁地看了丈夫一眼，默不作声地现出一副难过的神情，跨出门去不见了。

第三天，突然来了一场狂风暴雨，夹着冰雹，田里的庄稼都砸得一塌糊涂，寸草不留。这时候，戈列切克才如梦方醒，知道琳达不是个凡人，她因为晓得要下冰雹，才一心想把庄稼抢救下来。

可是，当戈列切克来到了堆庄稼的粮仓的时候，他是多么惊异啊。原来粮食囤里堆满了熟透了的、象灌了金子一样沉甸甸的大粮食穗子，全部庄稼都象在田里一样熟透了。

戈列切克心里难受，痛不欲生，悔不该把妻子赶走。于是他就上泉水那儿和树林里去呼唤它，不过，这都是白费。戈列切克日日夜夜在泉边等待着琳达，就这样，再也没回家去。

后　　记

《花束集》是我利用业余时间于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一日开译的，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译完。根据的是一九三八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世界语学会出版的、托马什·彭坡尔博士的世界语译本。在翻译过程中，还承博士提供了逐句直译的世界语打字稿和有关的典故、风习的全部注译；他还给我寄来三种不同版本的捷克原著和爱尔本的诗文选集《宝库》。此外，庄寿慈同志把戈宝权同志送给他的俄译《爱尔本民间传说叙事诗·诗·童话》转送给我,作为参考。我是以世界语译文为主，对照了捷克原著，参考了俄译进行翻译的。初稿完成后请孙用同志根据世界语译文进行校改与润色。一九六二年定稿。十年浩劫期间，全部译稿幸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才得以保全“性命”于乱时。

一九七八年，我又对过去的译稿进行了两次校勘、修改和润色，希望它多少象个民间叙事诗的模样：既忠于原著，又近乎能上口朗诵的“创作”;一九八三年上半年,经宛庚同志根据捷克原著作最后的校定；同年下半年由他从原著补译了《花束集》第二部分《歌儿一束》,又由杨耀宗同志从俄文转译了童话数篇，这样才使这个译本臻于完整。

我一向认为，中国诗歌应当以生活为基础，从继承发展古典诗词、民歌与“五四”以来新诗的优良传统和借鉴外国优秀诗歌的创作实践中闯出一条新路来。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我才抱着学习与借鉴的态度动手翻译花束集的。但是就我这个平庸的老学徒来说，不论在创作与翻译上，至今只能把上述认识作为努力的方向。只要我还活着，我总是要学习和工作的。也只有用这样一个态度来感谢帮助过我的活着的同志与朋友，来悼念不幸在浩劫中早逝的庄寿慈同志和为世界语的理想而奋斗一生的托马什·彭坡尔博士，他来不及看到他曾经用汗水辛勤浇灌过的“花束”移植过来，终于花开华夏了。我更不能不带着十分悲痛的心情提到：为《花束集》剪枝修叶的辛勤认真的老园丁孙用同志于十月三日溘然长逝，今天是为他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开追悼会的日子，仅把这把‘花束’献于他灵前 安息吧，我的良师益友，孙用同志！

劳　荣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一日，于天津。